

甲辰年十月 第四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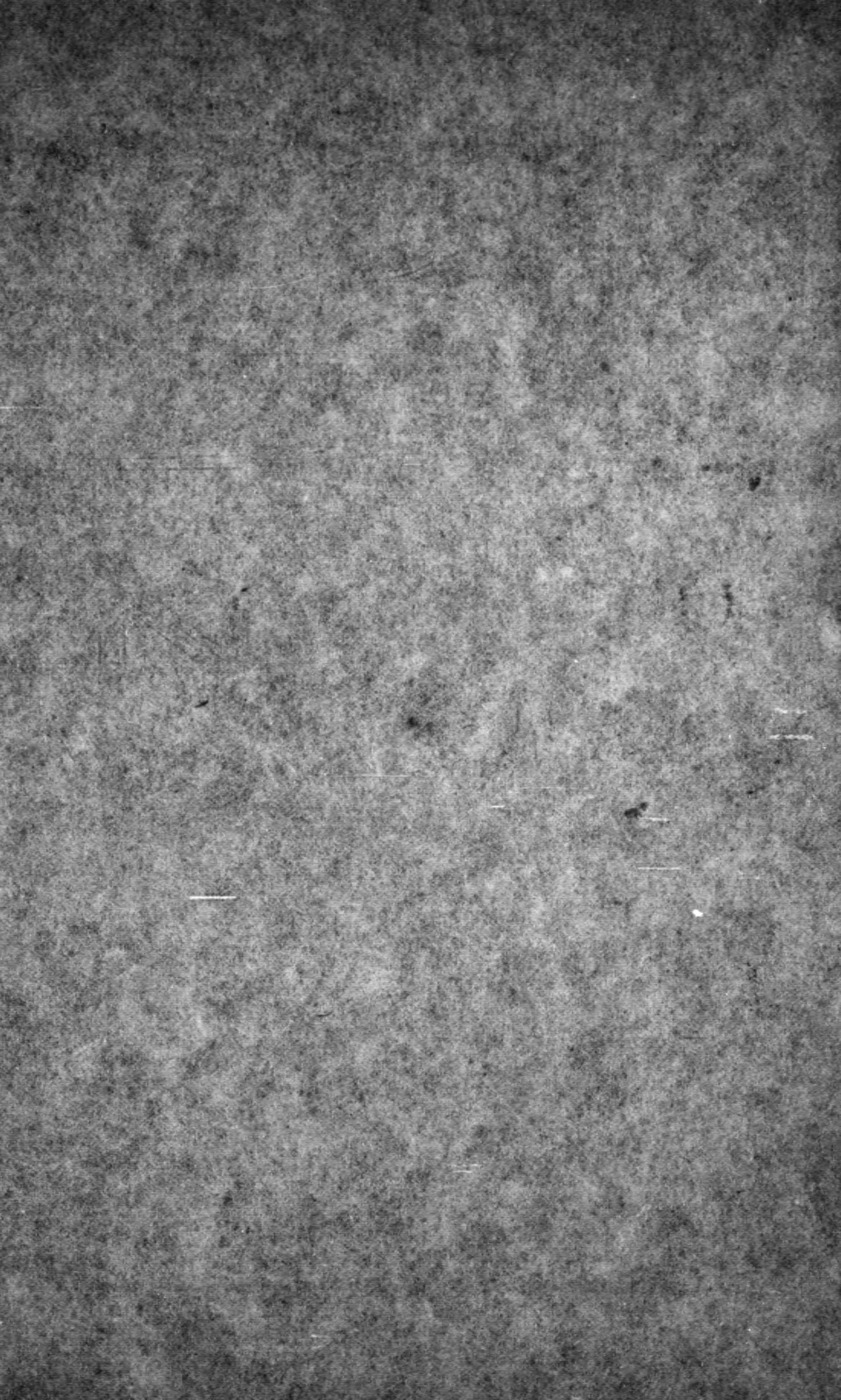
本社設在道廟路西

90-119

京話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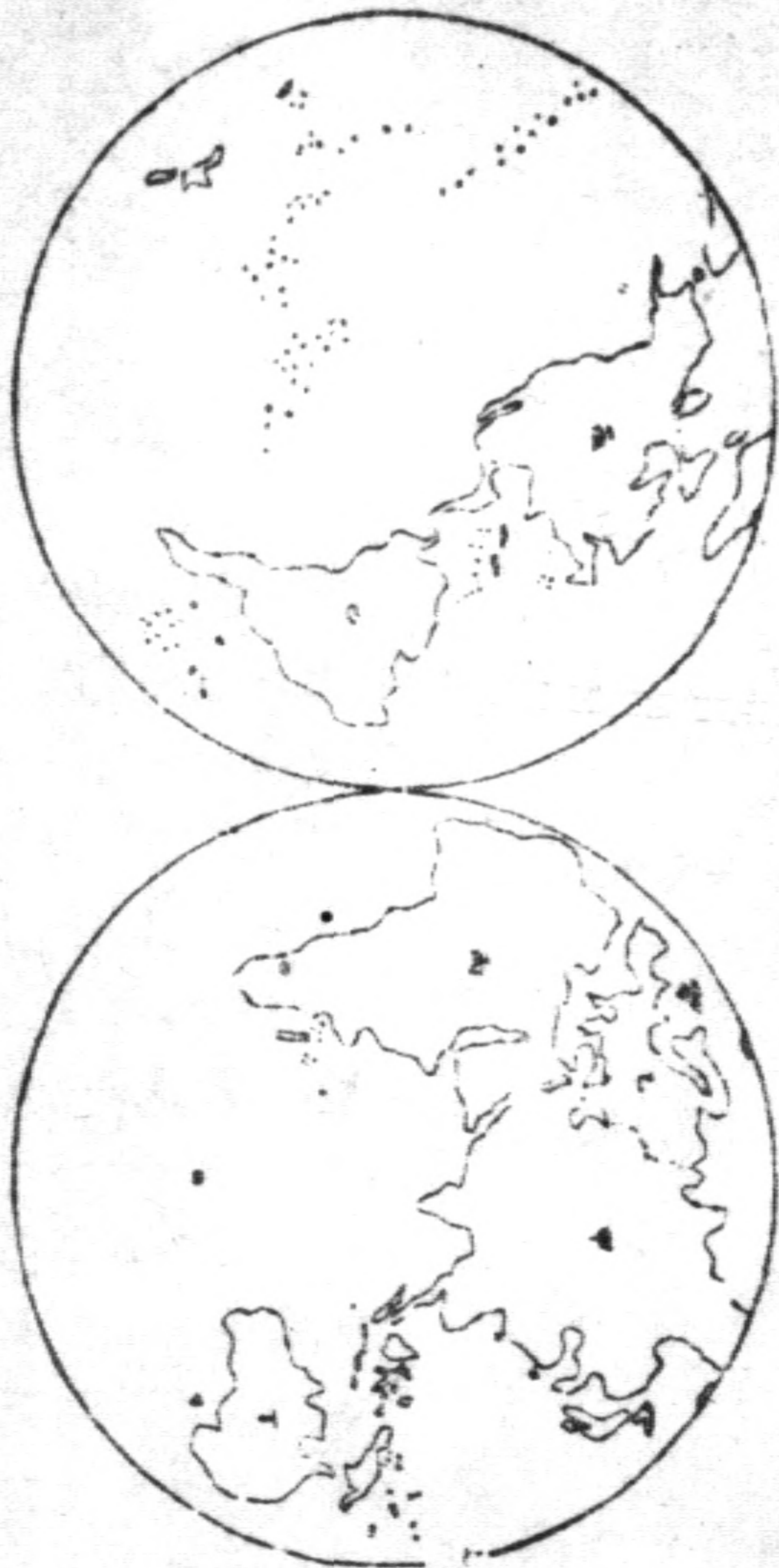
京外每本 式角四分

北京每本 兩吊文





(圖之半兩西東)



京話日報社

北京五道廟



親

涼 臨 日 照 攝

親

(東 西 兩 半 之 國)



北 京 正 統 圖

親

親



金華膏藥 金銀齒粉 甘草瓜子 椒鹽瓜子
 天九膏藥 上海時表 神妙手方 花露香水
 寶樹藥膏 石確藥膏 藥水藥膏 常州竹筴

碧綠貢茶 銀針貢茶 龍井兩前 景記皮絲 曹記皮絲 丹桂皮絲 中和淨絲
 幼絲水瀝 金華火腿 南京糖鴨 廣東板鴨 吳味香腸 五味香肚 南精對蝦
 陳年紹酒 江米酒釀 南精時魚 南精鯉魚 南精鱈魚 南精火腸 南精風肉
 南精鳳雞 南精蹄子 五香鱈魚 蝦子鱈魚 桂花海菜 鱈魚肉鬆 鱈魚肉鬆
 甘草糖漿 蜜製蓮子 蜜製佛手 蜜製金橘 蜜製芽菜 蜜製荸薺 蜜製蘿蔔
 桂花瓜子 玫瑰瓜子 五香瓜子 雲白糕卷 牙齦糖漿 花蔴牌牌 沖牙牌牌
 芙蓉香粉 桂花頭油 玫瑰頭油 一應俱全

寄售 湖北 江南 大彩票

格外公道

京都 前門外 聚大昌 南貨號 謹白



勝家工



藝機器

本公司開設美國紐約大埠業歷五十餘年資本六千萬元製機同廠六百餘處每日用工段萬餘名專做各等縫機及皮匠縫匠造機描花精字製草帽等工藝機器全球馳名歐美人士莫不家置一具上層者希以運動利便家常下層者用以營生足資養養近年南省一帶銷流甚鉅惟北客風氣初開因知其益多懷望者極多今本公司特延聘技師實人經理各事行內並無洋人仕商光顧租以借用分期付款均極其便登門學習另備教師不取分文保學五年出師代修若蒙留學均由女眷款待指陳幸勿觀照片記號無誤

北京德勝門內天津法界勝家公司謹白

裝訂 從八月初七日 起凡有送訂之 報一槩附送北 本館代裝皮面 用藍色洋紙題 籤與報首字跡 一律特此聲明

名醫 濟世 儒醫顧君夙精岐 黃內外大小方脈 無不精益求精治 師仕宦踵門求治 者十有八九並有 火學化學推拿諸 法無論男女婦孺 俱能立見奇功余 知之最深特敢直 陳抱患之家即速 求診勿誤 顧君寓果子巷內 延旺廟街南頭路 西普濟堂 陳永福啓

華洋繙譯處

竊以近來華商與洋商交易日繁每因文字不通往往誤事故約集華洋通才設立商業繙譯處一所舉凡商務文件如合同信札賬單估單等類或以洋譯漢或以漢繙洋皆可承辦薄取筆資并照西例決不宣洩與人如不關乎商業者一概不辦諸君如有繙譯各件即至皇城根口袋胡同商業學校面訂潤費可也

中華報延請訪友

本報不用白話出版在即如願備就將訪稿錄寄數條開明姓氏住址函送中華報主筆杭辛齋收閱合用者三日後定行函訂至訪稿登報後由本館擔負責任決無連累訪友宣布名姓之理某報不諳事理委罪訪友以致人人自危本館大不蹈彼覆轍幸諸友亮之 五道廟路西啓蒙畫報京話日報中華報經理彭翼仲白

本京新聞

私錢日多○近來拿獲的私鑄人犯 正法的已復不少 何以私鑄的錢 反到一天比一天多 現在市上通用的 竟一箇官板也沒有 以致各物昂貴 窮人的生計更難 但不想妥法 單禁私錢 又使不得 天津的市面倒敗 就是前車之鑒

洋兵酒後滋事○酒醉的洋兵 最須防備 前禮拜有兩箇法國兵 在石頭胡同 沿街亂竄 某曲班有箇姑娘 躲避不及 被他抓住 竟在院子裏 發起酒風來 把這姑娘衣服也撕破了 那情形已萬分不堪 巡勇在門前站着 並不管事 還是院內的客人 看鬧得不成話 把醉兵用好話哄了出去 那箇姑娘 已嚇得 牙關緊閉 真是可憐

無形教育○日本戰勝俄國 把打仗的情形 都畫出來 用五采石印 到處發賣 叫百姓看了 彷彿身臨戰地一般 便能振作精神 鼓勵勇氣 真是無形教育 現在京城裏也有賣的 買幾張給小孩子們看了 能知道戰陣的實情 并叫他知道日本人 與中國人是一樣的 他的國還比中國小 竟能打敗了俄國 若我中國要能自強 豈不比日本還利害嗎 孩子們能有如此思想 我中國便有箇指望了

各省新聞

釐捐局巡丁該殺○江浙等省 到處都有釐局 釐局的巡丁 大概委員親故居多 狐假虎威 勒索商民 無惡不作 凡題到巡丁兩個字 沒有人不切齒痛恨 前月江蘇某鎮 有個寡婦 背了兩疋布 到市上去賣 經過厘局門前 巡丁見婦人很有姿色 恰好天色還早 街隣多沒有開門 便借上捐為名 把兩疋布搶在手裡 望門裏便跑 寡婦怕丟了布 自然緊緊跟隨 那知中正其計 便把門關上 強逼行奸 寡婦不從 哭喊求救 巡丁怕人聽見 劈頭打了幾個耳刮子 堆出門外 却把布留住不還 可憐這寡婦 早起夜作 織成兩疋布 想賣了買些柴米 還要換回幾斤棉花 做箇本錢 不想被巡丁扣留 又羞又恨又苦 坐在地下哭了一場 無路可想 便一頭撞在牆上死了 巡丁見事不了 情急計生 把這牆狠命推倒 只當這婦人 坐在牆下息足 被牆壓死的 竟照此報案了事 你想還有天理沒有

山東墾荒報竣○山東萊陽一帶 荒地甚多 去年秋間 周中丞委林賓谷觀察 前往確查開放 現已報竣 回省銷差 共查出官荒五萬二千畝 收得契價 十二萬餘串 於經濟也不無小補

各國新聞

日本向英美借款○日本政府 已議定向英美兩國借款 將在倫敦紐約兩處 發出債票一千貳百萬元
 美選大總統投票○外國選舉人員 都用國人投票 投票的人 把心中要舉的人 開載在票 投在櫃內 期
 滿之後 點驗某人得票最多 便算舉定 現在美國選舉大總統 投票舉現任總統羅斯福聯任的 有二十
 萬票之多 大概羅斯福氏 定可聯任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鍾承祖道 你的話很是 我們且找地方喫飯 便離了茶館 一徑
 到天和館 這天和館是個江西人開的 專作湯餅麪食 很有名
 也算數一數二的生意 現在老東家得了半身不遂 他兒子管店
 由著性嫖賭 把本錢也挑空了 阿么和他少東家 也是很投機
 的賭友 所以到這裏來照顧 可借此探探昨天的局面 那知進門
 一問 少東家自昨晚出去 還沒有回來 只好找個坐頭 要了些
 包子炒麪之類 將就飽餐一頓 就一同到晁黑狗家裏 因天氣還
 早 賭客不多 沒有開場 鍾承祖和阿么商量 想兩個人合夥
 推個小牌圖 阿么也很願意 便掉開桌子 推起莊來 阿么先推
 鍾承祖坐在旁邊開配 推了幾方 風頭很好 除本錢還贏著五
 六串錢 鍾承祖手癢不過 要坐下去推 阿么被纏不過 只得讓
 他 那知頭一下 就賠了個滿堂紅 不上兩方 連本帶利 輸了
 個乾淨 (未完)



上諭 宮門抄

十月初七日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無引 見 興伯假滿
 請 安 召見軍機
 旨伊犁索倫營總管扎拉豐阿着作為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照例馳驛
 前往欽此

上諭袁世凱奏永定河漫口大工合龍一摺本年伏汛永定河水勢奇漲
 南北兩岸漫溢經該督飭令道員王仁寶等相機進占同力合作現在
 全工告竣不無微勞足錄應升之缺開列在前天津道王仁寶仍交軍
 機處存記署永定河道毛慶蕃着賞加二品銜藍翎候補知府夏人傑
 着賞加三品銜並換花翎試用通判署三角淀通判王其鑫着以同
 知仍留北河歸儘先班補用並加知府銜南六汛霸州州判李福銘着
 賞戴花翎候補州判德潤着免補本班以知縣仍留原省歸候補班補
 用藍翎補用守備李錫祉着賞換花翎正任永定河道衛杰南岸同知
 程鴻賓代理石景山同知試用通判文德均着開復革職留任處分南
 四工固安縣縣丞王治安着開復摘頂戴處分已革南二工同知用候
 補知縣良鄉縣縣丞方恩培着開復原官原銜升階仍以知縣留省補
 用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電 報

日俄戰報○俄軍捉拿華民 充當苦力 開挖戰壕 因此來往商人
 均須設法繞避

日軍圍攻旅順 近日砲火稍息 但嚴防出入 等他糧盡自斃
 鐵嶺開原一帶 時有紅鬍子來往 每隊或數十人 或數百人
 專毀鐵道電線 俄兵晝夜巡防 不敢稍息

兒童解字

昨日造句 濼
 字誤作紅字

漢 音汗 合流入江的大水 入江的地
 方叫漢口 在湖北武昌府 又朝代
 的名子 在秦朝之後 今相傳中國人為
 漢人

漳 音章 漳水有兩個來源 一從山西
 平定州 一從山西和順縣 到河南
 林縣 匯入濁漳

涇 音經 涇水的源 在甘肅平涼縣

渭 音胃 渭水的源 在甘肅渭源縣
 涇渭二水 一清一渾 流到陝西高
 陵縣 涇同渭相合 雖然合在一起 清
 濁分明 絕不相混

洛 音落 洛水也有二源 一出陝西商
 州熊耳山 名為南洛 一出甘肅慶
 陽府安化縣白於山 名為北洛

淇 音其 淇水在河南衛輝府 輝縣東
 北 經過淇縣 流入衛河

潞 音路 潞水就是濁漳

造句 要把用法講明

大漢 漳河 涇河 渭濁

洛陽 淇澳 濼黨參

填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春申君開○○○ 山東省名○○○

◎勤儉 ◎ (續第八十八號)

各國人無論貧富 都重自治 什麼叫自治呢 凡是一箇人 都有應做的事業 應盡的職任 若與我事業職任不相干的 便是外務 須要把界限分得清楚 總不要妨礙本等的事業職任 自始至終 勤勤懇懇 既不可因循懶惰 也不可過於勞苦 既不可奢侈糜費 也不可鄙吝吝刻 人但知道懶惰糜費 是壞事的根 不知過於勞苦吝刻 也正是勤儉兩字的對頭 怎樣講呢 人生的精力有限 勞苦過了度 未免精力不繼 不能持久 懶惰便因此而起 財用的進出有常 若過於吝刻 到後來必致多費 譬如百金能辦的事 却故意節省 只給五十 差着一半 如何能辦得了事 到後來事既不成 把聲名倒弄壞了 再要想辦 百金還未必成就 能成 合上前帳 已費了一百五十 不是要省錢反多費了嗎 所以處事 貴在有恒 立身首重自治 凡飲食起居 與一己的事業職任 都有個一定不易的常規 不等人催着督着 這就是一人的自治 (未完)

要緊新聞

報國寶券的大畧 ○戶部趙尚書 因為洋款分年償還 須每年加利 想法子一氣還清 打算辦一種彩票 取名國寶券 每張十元 分為十條或二十條 共出一萬萬張 合銀十萬萬元 中外人皆准購買 等到一萬萬張賣完 提出一萬萬元作彩 頭彩十張 每張得三百萬元 二彩十張 每張得二百萬元 三彩十張 每張一百萬元 其餘小彩 有得十萬的 有得一萬的 共有四百萬張 得彩的憑票取銀 不得彩的票 仍可向國家取回本錢 但須分做二十年 一年取回五角 准其用此票抵完錢糧稅課 大槩如此 詳細章程 還沒有擬定

山東鐵路工程 ○山東鐵路大權 全歸德國人手裏 從青島到濟南 久已開車 從濟南到德州 土道也快完工 還要由德州造到天津 唉 也不用說別的 譬如有一座庄子 這庄子裏的路 成了別人的產業 請問這庄子的本主人 還能安穩穩的管業麼 福公司鐵路出售 ○澤浦至道口鐵路 係福公司所造 因原訂合同 只能運煤 不准搭載客貨 無利可圖 原打算請中國備價買回 因為盛宮保 要福公司承買漢陽鐵廠 福公司不允 便將此路 賣給蘆漢公司 價銀七百萬兩

京 報

義人利王壽誕○本月初五日 即西歷十一月十一號 係義大利王壽誕 駐京義國使館 懸挂燈綵 外務部

官 奉旨前往慶賀

質庫封門○齊化門外後石頭道 前月新開了一個當局 招牌大書日商瑞隆字樣 并且有日本人六名 在櫃

招呼 因此地面官不敢過問 現經日本內田欽差訪聞 派差將該舖封閉 近來洋人 都違背條約 在內

地開設行店 侵奪華民利益 中國官不敢照約封禁 內田欽差此舉 毫不偏袒迴護 真可算得公正 不

愧為文明大國的欽差

洋人安設電燈○東交民巷一帶 現有美國人田貝 安設電燈 已佈置齊備 不日便可開點

善舉惠民○京城各處粥廠 遵照向章 本月初一日起 已一律開放 窮民乞丐 扶老攜幼 每日指望打粥

終日不離粥廠左右 雖能暫顧目前 但終非長策 人生天地之間 各有應做的事業 只喫不做 是空

耗有用的糧食 最不合乎大理 所以家有閒人家必窮 國多閒民國必亡 費了許多銀錢 培養這亡國的

材料 是何苦來呢 本報以為除了老幼殘疾 是應該撫養的 其餘年輕力壯的男婦 與十歲以上的男女

都應叫他們做工 做這一冬的工 也能積得幾個錢 等到粥廠停止 也可做喫飯的本錢 豈不是兩益

的事麼

各 省 新 聞

盛宮保病愈○盛杏蓀宮保 患病甚重各節 已紀前報 現接上海來信 說宮保精神甚好 所患係屬外症

俗稱為魚口便毒 與張呂保同病相憐 近來已醫治痊愈

又是一個和尚遊學○廣東有箇鐵禪和尚 捐寺產入學堂 親自赴日本遊學各節 已紀前報 現有四川涪州

天寶寺和尚 名叫佛源 具稟重慶府 願自備費用 帶徒遊學東洋 府尊張太守 大為嘉獎 立即批准

荒舖重開○天津義德銀號荒閉 已紀前報 現經 清帳目 出入相抵 還有盈餘 不致虧空 并由舖東呈

交房契作抵 值銀三萬餘兩 已由巡警局示諭 准其照舊開張 以便將票存 趕緊開放 免致牽動市面

已於初三日 照舊開張

請發國防○天津各商號 公舉王賢賓 齊世福二人 作為商會正副總理 已經商部批准 因稟請督憲給發商

務總會關防 以昭信守

各國新聞

瑞俄將有交涉○俄國波羅的海艦隊 在瑞典洋面 砲擊瑞典商輪 商輪極力逃避 倖得免難 因此瑞典政府 向俄國理論此事

俄國內亂○俄政府調預備兵出征 民間大為騷動 聚眾抗拒 政府派兵彈壓 那派去的兵隊 也不遵號令 與民黨合成一氣 因此亂勢更大 聽說這些抗命的人 係猶太人居多 恐一時不易平靖

公主仙逝(高麗國皇的公主 因病去世 也有人說去世的 是位皇子 並非公主的 不知到底是什麼人 候有確音 再為詳布



小說

◎猪仔記 ◎ (續前)

鍾承祖氣得眼紅耳熱 既推不下去 又站不起來 正在為難的時候 被盧阿么一箇耳刮打去 說你這倒運鬼 那裏來的晦氣 輸的錢可算你一箇人的 鍾承祖正沒處出火 趁這一打 兩個人便揪起來 同賭的人 便趁勢上前 混打混搶 晁黑狗見事不好 急忙上前喝住 兩箇人方纔放手 晁黑狗替他們結算 除現錢輸完不算外 還應開配各門 共需九千六百文 盧阿么抵死不肯認帳 鍾承祖又是一箇錢沒有 贏錢的人 逼著向頭家要錢 晁黑狗道 你們不要忙 誰贏了錢 不論多少 只管向着我 但是我一層 現現不能開發 你們諸位 且去喝碗茶 晚上再說 衆人聽了晁黑狗的話 便一鬩而散 只留著盧阿么兩個人 晁黑狗道 你們二人目前的帳 無論是算誰的 都還好辦 只是日子長了 我這裡也不能常常墊錢 要趕緊想個法子纔好 鍾承祖彷彿在醉夢裏一般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還是盧阿么 低著頭思想了半天 也是無法 晁黑狗道 我倒有箇法子 不知你們二位 願意不願意 承祖聽說有法子 不覺得把精神一提 (未完)

宮門抄

十月初八日 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祺公假滿

請安 召見軍機

明日辰刻入座聽戲

電報

日俄戰報○旅順日兵 近日因天氣寒冷 兵士多病 又暫停攻擊

俄軍在李大屯 被日兵擊敗 俄軍死傷甚多

陝西會黨○陝西來電 有會匪在新疆一帶 勾串回民 妄造謠言

已派兵嚴密查拿

江督行期○據山東來電 周玉帥定於初八日 由山東動身

廣西請款○廣西巡撫李仲帥 電請戶部速撥的款 以濟急需

電辦貢物○江督周玉帥 閩督魏午帥 與湘粵等撫 均先後來電

在京城採辦貢物 恭賀萬壽

兒童解字

瀘 音同 瀘江 在四川梓潼縣 流入

穎 音引 穎水出河南登封縣 東南流

滬 音戶 這種地方 就叫滬 借作淞

瀆 音讀 這個字的本意 當做滌通講

的是溝瀆 大的的是四瀆(長江 漢水 黃河 淮

水名爲四瀆) 不通勉強要通 亦可借用此

洋 音羊 中國把直隸 山東 東三省 作

爲北洋 江浙 福建 廣東 作爲南洋

滄 音倉 太陽初出 海上的景致 直隸

有箇滄州 所以東海又叫滄海

瀛 音盈 大海的周圍 就叫瀛海 瀛

海便是五大洋(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南冰洋 北冰洋)

造句 要把用法講明
瀛洲 滬城 四瀆 五大洋 滄浪 瀛洲
填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紙貴 ○○茶竹

普通教育宜多開半日學堂

中國百姓 要想自強 除了立學堂外 沒有別的法子 但是教育之始 有最難普及的一層 甚是可慮 外國立學 無論士農工商 都要進學堂去學 所以人人智慧 個個聰明 國家也就強起來了 中國人口衆多 曉得學堂好處的也多 但是讀書的人 大半都是寒士 有錢的很少 中國習俗 無論做生意的 做手藝的 他們汲汲皇皇 以謀衣食為第一要務 不肯先去講究學問 就是讀書的人 也先要想箇糊口的法子 養家的道路 才能把身子占得住 若是單單的一人去進學堂 把一家人口都不管 或是終年終日 長在學堂 沒有營生的時候 這是斷斷不能通行的 所以從前書院 人都願意去 因為有膏火的緣故 如今學堂人多不願意去 因為無膏火的緣故 若是有錢的進學堂 無錢的遂聽其自謀衣食 文雅的進學堂 粗蠢的遂聽其終身懷噎 恐怕能夠受教育的 只有十分之二三 不能受教育的 倒有十分之七八 豈是教育普及的主義嗎 (未完)

要緊新聞

熱河要電○熱河都統密電某部 說有某國人 在熱河地方 買通土匪 招募馬賊不少 恐怕鬧出事來 該部接到此電 打算照會某國公使 趕緊設法禁止 不知能禁止的住不能

請修秦晉鐵道○陝西到山西 中間隔着一條黃河 其間山嶺重疊 古人所謂表裡山河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貨物轉運 行客往來 為難的狠 外國人久想開辦鐵路 因為中國可開鐵道的地方很多 各國人實在忙不過來 所以如今還沒有開辦 現有陝西紳士姚某 具稟商部 請招集華商股份 自行開辦 擬呈章程十條 候批准後再行定奪 大約又不能批准

比國駐雲南領事到任○比國添派雲南領事一節 已紀前報 現經比國駐香港領事 派副領事吉君 前赴雲南駐紮 已電達外務部 轉飭雲南督撫接待 并飭屬下沿途保護

請裁巡撫○雲南巡撫林紹年 因奉旨裁汰冗官 請把雲南巡撫裁撤 雲貴總督駐紮省城 巡撫本大可裁汰 此外廣東湖北 事同一律 戊戌年曾經裁過 如今的辦法 還不知道怎樣

外務部要添顧問官○各國要緊衙門 都立有顧問官 專取品學兼優的人充當 預備遇事商量 商部已奏設顧問官名目 不過設在衙門以外 名不副實 現在外務部 也打算仿照辦理

外務部要添顧問官○各國要緊衙門 都立有顧問官 專取品學兼優的人充當 預備遇事商量 商部已奏設顧問官名目 不過設在衙門以外 名不副實 現在外務部 也打算仿照辦理

外務部要添顧問官○各國要緊衙門 都立有顧問官 專取品學兼優的人充當 預備遇事商量 商部已奏設顧問官名目 不過設在衙門以外 名不副實 現在外務部 也打算仿照辦理

本 京 新 聞

菊花進呈○萬壽點景 萬壽山上下 都排列菊花 所以市上細種 都被選進呈 花價漲了一倍
 下旗弔喪○各國的禮節 凡遇大喪事 都把高挂的國旗放下 以表哀悼的意思 本月初二日 高麗皇的公
 主去世 北京高麗使館 與各國使館 都下半旗
 夜不安枕○近來竊賊甚多 西南城地面 鬧得更兇 大有夜不安枕之勢 望巡局的老爺 飭兵丁格外留神
 查問私費○某省報解皇木到京 工部官吏 索費太多 事為鹿尚書所聞 便查問該司掌印 該司不敢隱瞞
 據寔回話 尙書命詳開清單 把費用多少 係多少人分 一一稟覆 因此該司十分為難 大概鹿尚書
 為公忠體國 必是要把此款化私為公的意思 但是能有幾何 那裏濟得了事
 創設八旗女學○裕朗西京卿的夫人 獨捐巨款 創設八旗女學堂 專收旗籍年幼女子 除學習華文外 兼
 習東西語言文字 聽說已布置妥備 不日便可開學

各 省 新 聞

粵督在桂過冬○廣西省城 係桂林府 所以廣西省也可叫做桂省 岑制軍因匪亂未平 打算在西省過冬
 以便調度一切
 出家人也挂了洋牌○近來因國卡勒索 各商船都挂洋旗 因冤屈難伸 打官司的都投入教堂 因官力壓制
 開報館的都冒洋商 此外如押當舖 以及一切風波之地 是非之場 只要用洋人出名 或是雇上兩
 名洋巡捕 便能平安無事 大獲其利 孟夫子說為淵驅魚 為叢驅雀 就是這個光景 現在愈出愈奇
 連和尚道士尼姑 也都挂了洋人牌號 為什麼呢 因為要查廟產立學堂 所以和尚道士着了急 有請藏
 經的 有花了大錢買勅建兩個字的 那還是笨做 刁巧的竟挂了洋人牌號 說是押給洋人的 也有到保
 險行保險的 杭州有幾處大寺 竟請日本和尚出名承認 看官場還敢清查不敢
 水晶火石礦○山東登州府某山 產紅白水晶火石 現在本地紳商 集股開採 已稟請東撫 咨行商部立案

各 國 新 聞

京釜鐵道完工○高麗京城至釜山鐵道 本月初四日(西十一月初十)全路完工 日本駐韓欽差 與兵隊各
 官 都到車站 舉行祝典

美國調停戰事○美國和平會 商議調停日俄戰事 已電達日俄兩國政府
 德國又派兵到南斐洲○南斐洲西南 德國屬地 聚眾抗拒 自春間至今 常有反覆○德國防兵 屢被殺害
 德政府決議派大兵進剿
 日本預算國用○日本政府 決算明年國用常費 需款一百八十兆元 戰費與公債利息 需款七百七十兆元
 統計需九百五十兆元 除租稅與增加各捐項 兩相抵銷外 還缺少五百六十兆元 須借民債外債補足

小說

◎猪仔記

◎ (續前)



向晁黑狗道 你說有什麼法子 只要弄得了錢 不論幹什麼 我都願意 晁黑狗問阿么道 你可願意 阿么說 你老能替我弟兄想法 還有不願意的麼 黑狗道 這樁事 大概你們也聽說過 只要你們兩位一點頭 我立刻就能替拿一百塊錢 鍾承祖不聽便罷 一聽有一百塊錢 便覺精神百倍 向黑狗請安作揖 說我的晁大哥晁爺爺 有這麼好道兒 爲什麼不早說 我給你磕頭 求你快快給我辦罷 晁黑狗道 現在元興洋行 來了個外國人 要招人到南洋去作工 每人能先給幾百塊錢安家 到那裏工錢是大的 地方是好的 去上三年兩年 就能發財回來 從前我們這兒去的人 那一個都是一千八百的 寄回家來 所以我替你二位打算 盧阿么道 拿了錢 不是就要跟了他走的麼 我聽說去的人 很是喫苦 (未完)

宮門抄

十月初九日 推班 張翼謝賞三品頂戴 恩 召見軍機
 皇太后明日辰初二刻升 排雲殿受賀畢入座聽戲

電報

日俄戰報○旅順俄軍糧盡已久 現在殺馬為食 司徒將軍激勵士卒 決意死守 故日軍又從緩攻 免得兩軍多傷士卒
 阿力塞甫總督 已於前日到俄國京城 適俄皇出城閱兵 當時未得進見 俄皇親送預備兵隊 開赴遠東 共兩萬餘人 已陸續起程

廣西軍報○四十八餉亂黨 現又外竄 岑制軍電飭各防軍 嚴密防堵 黃鎮軍忠浩 在湘南連得勝仗 已奉電調赴柳州會剿
 粵漢鐵路近信○粵漢鐵路自停工後 王中丞之春 在上海會議 近日又有仍令美國接辦信息

兒童解字

浙 音折 故叫浙江 俗名錢塘江 因越王錢鏐起 越在浙江 紹興府 浙全省 越過去講 贛音貢 贛江有二源 此字之本 源去脈 往北流去 名贛江 旁邊分出 的小 河 所以江西又 叫贛 皖音桓 在安徽省 內 所以 安徽又 叫皖 省北 叫 徽 音揮 因有 安徽 省 各 國 的 旗 號 也 叫 國 徽 蘇 音蘇 是 藥 名 本 死 而 復 生 亦 叫 蘇 州 府 有 姑 蘇 山 吳 音吾 在 蘇 州 古 時 吳 府 合 在 一 起 名 江 蘇 吳 國 在 蘇 州 連 浙 江 的 吳 興 會 稽 合 在 一 起 叫 三 吳 所 以 江 南 的 地 方 可 叫 吳

造句 要把用法講明

兩浙 吳越 贛江 皖城 徽號 姑蘇

填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四瀆是甚麼名子○○○○
 ○○之水 登○○○

普通教育宜多開半日學堂 (續前)

你看外國的教育 大中小學堂之外 又有多開半日學堂的法子 所以補那各等學堂 教不到的愚民 正是把沒有力量讀書 沒有空閒讀書那一等人 替他想出箇萬全的方法 使他兩不耽誤 又可就學 又可謀生 這個法子 好得很哩 原來半日學堂的法子 祇有半天功課 餘下半天 可以任隨各人 去做別樣生業 人就窮困極了 有這半天功夫 可以做事 何妨把那半天功夫 去讀點有用的書 寫點有用的字 多明些道理 出來做事 豈不更加智巧 更加歷練嗎 論中國人的心性 比外國要靈些 中國人的才幹 比外國要多些 所以趕不上外國的緣故 由於人多不學 所以不學的緣故 由於謀生不暇 人人都曉得說 衣食足而後禮義興 殊不知人無衣食 固然不能存活 但是不受一點教育 又怎麼能夠成人 況且求衣食的根本 還是要有學問 若不講究學問 不把道理明白了 把人情世故熟透了 不操點有用的本事 但憑空空兩手 去尋衣食 又豈能尋得着麼 (未完)

要緊新聞

法教士被盜索賠 ○法國某教士 在廣東高州府屬被劫 法公使照會外務部索賠 外部已電致粵省大吏 速為嚴緝破案

部議自造京張鐵路 ○張家口到京城鐵路 屢有華洋商人請辦 都沒有批准 俄法兩國 尤屬留意此路 現在商部堂憲 與張京卿振動商量 打算招集華款 自行開辦 以免外人下手

欽派考察商務 ○新授太僕寺卿張振勳 奉旨赴外洋各埠 考察商務 並督辦閩廣農工路礦 難民可憐 ○奉天四鄉 村莊民房 都被俄兵拆毀焚燒 鄉民無處棲身 逃往省城乞食 現在城裏難民 有兩萬多人 廟宇客棧 業經擠滿 後到的無地可容 都露宿野地 每到夜間 到處只聽哭聲 悽慘無比

有行善的 在空地搭些席棚 把婦女小孩 收留在內 增將軍立了八座粥廠 每天放粥兩次 但凍餓死的 仍是不少 可憐呀可憐 本館聽說上海善士 創辦紅十字會 各處捐款很多 何以奉天省城的難民 竟致如此 料會員聞信之下 必能前往搭救

改貢院為武備學堂 ○練兵處王大臣會議 在北京設立武備學堂一所 便就舉場改造 將派兵部長尙書為總辦 徐侍郎世昌 鐵侍郎良為幫辦 不知確否

一三十九第

本京新聞

祝嘏報名○萬壽祝嘏 都有恩典 所以各處廢員 都想乘這機會 開復原銜 或得頂戴（照例革員祝嘏 五品以下還原銜 五品以上 只賞六品頂戴）所以都向禮部報名 現計疊次報到的 共有官員五百餘名 耆民二千三百餘名 都准隨班叩祝

演戲接駕○樂部首領 傳各戲館當差人等 自初七日起 赴頤和園伺候 所以連日城外各戲園 都沒有好戲 有戲迷的人 不免悶悶不樂

同地異政○古聖之世 天下同風 傳為盛事 不想京城裏頭 同在一城之內 政令便彼此不同 北城禁娼

都趕到中城 果真能把娼妓永遠禁絕 貪官汙吏的妻女 可免得日後出醜 豈不放心 無如力又不能

徒借一日的官勢 威嚇此等無告窮民 殊屬無謂的狠 北城告示○北城察院 崇張二位 出示曉諭 說每逢四逢九城期 所有案件 都是隨到隨訊 並不積壓

商民人等 細微小事 可不必打官司告狀 花了錢又耽誤了事 更結下了冤仇 若真有冤屈 許到城期

當堂呈狀 本憲必親自判斷 秉公辦理 凡書差皂役人等 如敢從中取利 借端勒索 許商民當面稟訴

定要重辦 學生走失○匯文書院學生王長安 年方一十三歲 係山東人 本月初一日 忽然走失 不知下落 現在該

院長到海國懸賞尋訪 說有人知道送信 謝洋十元 把本人尋得送到 謝洋三十元

各省新聞

外人代興樹藝○林木種植 原為國家大政 中國古時也極講究 有虞衡的官 專管山林材木 到秦漢之後

國境日日開闢 土廣人稀 又加官民隔絕 都打算苟且敷衍 不再考究到此 近來東西各國 講求種

植之學 年精一年 通國之內 斷無曠土 所以工藝日興 取材不竭 有某國教士 見杭州城外近處

空地極多 本地官民 任他廢棄 毫不可惜 特籌款買地數百畝 專種果木蔬菜 以供城內食用

豬胎生人○畜類生人 偶見小說紀載 事之真假 不得而知 那知天下之大 竟は無奇不有 江西省城南

某鎮 有個飯舖 養着一頭母猪 前月產下一胎 竟有一箇人形的嬰孩 該鎮本屬通衢大道 往來行客

都往觀看 可惜未問是男是女 大概必有其因 講五行占卜的老先生 又該說是什麼異象 應在什麼

事上頭 這就叫妖言惑眾 切不可聽

接待西班牙公使○駐京西公使賈思理 遊歷東南各省 前月到了福建 署督憲崇將軍 優禮款待 住了一日 又到廈門 考查商務

各國新聞

募兵脫逃○波蘭為俄國的屬國 現因俄日開仗 俄國把波蘭土人 編入軍隊 充當豫備兵 波蘭人狠不願意 各自紛紛逃往別國 免得被俄人硬派去當兵 我想俄國人壓力最重 如今波蘭人竟不聽他的命令 可見全用壓力 也有辦不動的時候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晁黑狗道 老么 你真是箇死心眼兒 只要錢到嚙們手裏 不是箇活的嗎 現在你兩位 為的不是沒有錢嗎 只要弄得一二百塊錢 一夜的工夫 說不定贏一千兩千 到明兒就把錢還他 大不丁給他出上一箇月的利 他還能叫嚙們走嗎 鍾承祖是箇不願死活的 盧阿么雖知道猪仔的情形 經不得晁黑狗這一派巧言又急急的等著錢作賭本 便不知不覺的點頭願意 晁黑狗見兩人的意思 已是願意 又故意的推開 這就叫作欲擒先縱 老奸巨猾的手段 說這個主意 你兩個自己打定 以後發了財 是你們的運氣 以後若受罪 也別怨我姓晁的 我不過見你們為難 能盡力的地方 不能不盡力就是了 剛纔我說的話 你們也莫信以為真 且回去大家商量 想前慮後的 都算計妥了 是與不是 我明日聽你們的信 今天晚上有熱鬧的局 我也沒有工夫陪你們說話 這時候鍾承祖 已是心熱的很 恨不得立刻就拿過錢來 聽見說今晚有熱鬧的局 那裡等得到明天 便對晁黑狗說道 你老替我們打算的 萬沒有個錯 用不著再商量 就此一言為定 斷沒有翻悔 就是 我盧大哥 也是痛快脾氣 斷沒有不認帳的 但求你老人家 行箇方便 先借一二百塊錢 打過這個飢荒 就賽是重生父母了 (未完)

恭 賀

慈 禧 端 佑 康 頤 昭 豫 莊 誠 壽 恭
欽 獻 崇 熙 皇 太 后 萬 壽 無 疆

宮 門 抄

十月初十日 推班

藩台牌示○准補獻縣主簿趙國華赴任永平府教授文琥丁憂遺缺委
大挑教職閻汝楫署 趙州學正聯啓病故遺缺以試用訓導楊際隆
署 阜平縣教諭楊耀宗丁憂遺缺以候補訓導喬桂齡署 邯鄲縣
訓導王錫嘏丁憂遺缺以試用訓導弓汝納署 祁州訓導蘇守慈丁
憂遺缺以試用訓導齊福森署 鷄澤縣訓導李德馨病故遺缺以試
用教諭潘中和署 鉅鹿縣訓導張之琪病故遺缺以試用教諭吳旭
署

電 報

日俄戰報○現在奉天城內俄兵 數雖不多 却狠擾民 日兵仍沿渾
河攻擊 每日都有小戰
兩江總督行程○周玉帥由濟南至膠州 由膠州航海到上海 再換
輪赴甯 約十五前後接印

兒 童 解 字

音珉 閩是東越一種人的名子 地
在福建 所以福建叫閩

音見 人所創立的事叫建 又是地
名 福州 建甯 合稱福建

音褚 湖北省為楚國的地方 所以
湖北叫楚 這個字的本意 是叢生
的樹木

音鄂 湖北武昌府 是楚國的鄂城
所以武昌又叫鄂垣

音香 湘是水名 在湖南湘州 如
今長沙府地方 就是湘州

音元 沅亦是水名 流徧湖南全省
的西北地方 湘沅二水 都在湖南
所以湖南亦叫湘 又叫沅

音卞 古時大梁 就叫汴州 因汴
水取的名子 所以河南開封府 又
叫汴梁

音預 凡事先打算辦法 就叫豫
心意快樂 亦叫悅豫 又是地名
今河南省就是古豫州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八 閩 建立 楚漢 瀟湘 汴梁 遊豫

填 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江西有甚麼水○○ 蘇州有甚麼山○○

普通教育宜多開半日學堂 (續前)

就是天分過人 聰明伶俐 也能夠找錢 但他那沒有閱歷 沒有磨鍊過的 總比不上那進過學堂 受過教育的 本事要實在些 要完全些 這個道理 的確不移 如今國家振興學堂 從省城高等學堂起 以至各府州縣的中學 小學 蒙學堂等 次第都設起來 凡屬士民 都知道入學堂是要緊的了 但是官立的學堂 學生有一定的額數 不能人人都去 時候又不准一刻就擱 更不能分出身來 再去謀生 奏定章程 原有望民間多立學堂一條 所以補官力之不足 也是要望人人皆學 教育普及的意思 上年直隸天津府 曾設半日學堂三四處 不但讀書的寒士 踴躍進堂 連各行商務家 各行工藝家 都爭着把青年子弟 送去學習 天津學務 一時就振興起來 這是我中國半日學堂 第一次的效驗 後來保定省城 也就仿照興辦起來 地方借用廟宇 款項係募捐集成的 教習是師範學堂教習 輪流去教 學生分爲四班 每班五十人 一個教習 每天教兩班功課 每天功課只四個小時 只合兩箇時辰 共計學生二百人 每年止用四百多銀子 (未完)

要緊新聞

廣西亂事雜記○廣西會黨頭目最強悍的 數魏十二與馮廖二姓 從前各黨散漫 不相聯絡 現有陸某爲首 合各黨爲一氣 勢力更大 會黨女頭目數黃四姑最爲強悍 手下只二百多人 官兵竟不能動他 四十八峒會黨 在山內開荒屯田 地土極肥 種的稻米 每年兩熟 也有三熟的 所以裡而糧食充足 會黨所用火藥 都是自己製造 不能十分精美 現在有中興會接濟槍砲火藥 由香港龍州等處運入 極爲秘密 又派製造火藥工匠數名 混入會黨巢穴 所以近來會黨槍砲 與前不同 岑制軍出有賞格 凡生擒會黨頭目的 分大小賞銀數百 以至數萬 共七十餘人 都開有姓名 會黨也 備貼賞格 有能生擒岑春煊 或獻岑春煊首級的 賞銀三角 奏保能員○福州將軍崇善 在署理閩督任內 奏保候補道孫道仁 精明幹練 熟習兵法 督糧道啓約 辦武備 措置有方 鹽法道鹿學良 通權達變 體用兼賅 試用道孫傳覺熟悉洋務 措置咸宜 補用道候補知府福防同知呂渭英 內治外交 均能得體 以上各員 分別請加獎勵 已奉旨均著交部從優議叙

本報京新新聞

內古收交 以上各員 台照前報 已奉旨以善交...

萬壽進表儀式 ○本日皇太后在排雲殿升座 禮部堂官引導 皇上在拜褥上立正 鳴贊官奏 皇上跪 鳴贊

捧表跪 仍安設在黃案上 退 鳴贊官奏進表 大學士就黃案上捧表跪進 皇上跪受表文 興 恭捧由

中門進 總管太監二人 在二宮門檻內前引 至排雲殿檻外止 皇上進殿 至皇太后前 跪進表文 總

管跪接 安放寶座東旁黃案上 皇上興 出排雲殿 總管由檻外 引皇上至二宮門檻內止 皇上出二宮

門 仍至拜褥前立 恭候行禮 祝嘏行禮 ○禮部報名祝嘏人員 於初九日 赴頤和園 陳遞職名 聽候帶領往禮

工頭可惡 ○南非洲招工 業經各衙門出不曉諭 按照條約只准在通商口岸招募 不准侵入內地 從前有人

在京城招人 經地方官禁止在案 現在又有山東工頭 在京城打聽廠一帶 勾引年輕工人 實屬可惡

望地方官留心查禁 說近日官場習氣 更重情面 往往有奏參交查的案子 各省督撫

一遇此事 凡是道府大員 多半總說查無實據 含糊了結 又要應酬原參人的面子 不過把佐貳小官

(如縣丞巡檢等員) 參革一兩員 敷衍過去 以為自全 於是如此 實於國計民生 實害不淺 請嚴飭各督

撫 以後凡遇這樣案件 務必認真查究 不准仍照前辦法 專講情面 這位都老爺 也真是不怕得罪人

各半省新聞 不日蕭書由寒士 願聖慈堂 數各台商憲案 各台工憲案 聯年善時青乎千弟 送去

新銀元開鑄 ○張香帥奏改鑄元 每元重庫平一兩 與五錢二錢一錢的 已登前報 現在已奉到硃批准行

上諭 宮門抄

十月十一日 推班 慶王因伊孫得賞頭品頂戴花翎謝 恩 倫貝子因伊子賞戴花翎謝 恩 崑中堂專摺謝賞壽字等物 恩 敬中堂專摺謝賞壽字等物 恩 召見軍機

皇太后 皇上明日辦事後還宮

補初十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 溥鍾溥銳加恩均着賞給頭品頂戴花翎統曠着賞戴花翎欽此

電報

日俄戰報○烟台俄國領事 怕旅順早晚失守 在烟台青島等處收買中國民船很多 現已選了二十隻 空船放到旅順 以備旅順失守的時候 俄兵乘坐逃竄

渾河左岸俄兵 新添五大師團 聲稱三十萬 大炮一千二百門 時放氣球渡河窺探

美國新添海軍○美國現議添設海軍 全軍員弁 增為六萬四千四百四十五名 比舊制加多一倍

英俄交涉○俄海軍擊傷英國漁船一案 俄國已自認不是 英國現派博馬尼少將 為查辦此案的審理委員

海參威近信○海參威氣候 已極寒冷 到處都是積雪 港口雖未全凍 輪船進出 已極不便

兒童解字

兗 音眼 山東省地方 就是古時的兗州 兗州府曲阜縣 是至聖孔子的故里 縣北門外有孔林 孔子的墳墓在內 亦可以寫作洸

齊 音其 山東省偏東 都是齊國的地方 偏西是魯國的地方 所以山東亦稱齊魯 齊字的本意 當整齊講 又通作齋字

魯 音鹵 魯國是周公所封的地方 魯字的本意 當粗魯講

晉 音進 山西地方 都是古晉國地 所以山西稱晉 又當進字講

汾 音粉 汾水出山西北方 經過太原府 汾州的酒 最有名 就叫汾酒

陝 音閃 陝州在河南省西北 從先周公治陝以東 召公治陝以西 現在的陝西省 就是召公所治的地方

秦 音琴 陝西省本是秦地 所以陝西亦稱秦 西安府為省城 就是長安

造句 要把用法講明

兗沂 齊東 魯衛 二晉 汾陽 分陝 秦關 填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功○業 ○○爭雄 ○○竹

普通教育宜多開半日學堂 (續前)

此外司事人等 多有不支薪水的 堂內宗旨 是專教那無力入學的子弟 和那要想入官學又不合格的 所訂課程 是專教實在學問 以能夠拿來實用為主 這就是半日學堂的大概規則 政藝通報裡 把他開辦的章程載得最詳 法良意美 人人道好 各省如能仿照他辦 或募勸捐款 或在神會裏頭提點款來 無論城鄉 隨處多開半日學堂 堂內教習 就請師範學堂卒業學生去教 各色人等 一齊都進學堂 一齊都受教育 將來做莊稼的去學 講究農學 並可以曉得化學動植各學 就不致豐歉聽天了 做生意的去學 講究商務 曉得公司的利益 就可以擴充銷路了 做手藝的去學 講究工藝 精於製造 就不必仰給外洋了 以及開鐵路 開礦務 懂得的人多了 也不難隨地取材 果然如此 這便是教育普及 也算得是教養兼施 他們稱贊外國兩句話 叫做無地不學 無人不學 我們中國 也有趕上他的一天了 (已完)

要緊新聞

德國人在山東的舉動○德人經營山東 最注意的 是軍政上一切布置 其次便是商業 不惜人工 不惜錢財 務做到如願而止 特把近日的情形 畧說數段 徧告我內地同胞

現在鐵道經過的地方 如高密等縣 都有德國陸軍來往 其用意所在 明白人可想而知 無庸細說 德人在曲阜縣 建造天主堂一座 規模闊大 與皇宮一般 其中有兵士甚多 有火藥房 有軍裝庫 山東撫台 聘了一位德國人 充財政顧問官 因此東省財賦出入 德人無不盡知 生民命脉 從此將歸在外人之手

德人開設學堂 專教山東人 學德國語言文字 德國人在山東學中國話的 也狠不少

報効巨款○山西大富戶尉遲達 世居平陽府 相傳係唐朝尉遲敬德的後人 家產之富 為山西第一 就是蔚泰厚匯兌莊的東家 現在面稟山西撫台 願報効銀一百萬兩 充鐵路經費 聽說張中丞 已經替他代

奏 想必有非常的獎賞

添設電線○從河南到湖北等處電報 須由潼關繞過 諸多不便 現在陳筱帥咨商電政大臣 添設線桿 從

汴梁直達漢口 以免周折

粵漢鐵路停工○粵漢鐵路 現因兩省紳商 合議收回利權 所以暫行停工 從前美比兩國所用各工師 已

經撤回 美領事電請岑制軍 沿途保護

本京新聞

又是一件大命案○撫甯縣舉人王維勤 謀殺多命 前月總夜遲處死 現在刑部又出了一案 係貴州舉人馬某 謀殺業師王進士 與同學友陳貢生 兩家二十多命 也是因姦情而起 已由本省訊解到部 大約須萬壽後 方能研訊出奏 偏偏這些案件 都是讀書登達人做的 可見舉人進士到了今日 真是氣數已盡 單單謀殺人命 還是小事 最可慮的是 新學未興 舊學已亡 聰俊後生 把倫理廉恥 唾為陳腐 任情縱慾 無所不為 還謬稱維新 妄說自由 這樣的變法 怕要由人倫 變入畜道 滅國滅種的效驗 真不遠了

軍醫院開辦○練兵處設立軍醫院一所 在東城帥府園胡同 現已把房屋布置停妥 即日開辦 張天師到京○張真人元旭 月初航海來京 聽說暫駐鐵門某會館 按天師行台 係後門外火神廟 因此次來京 未經奏奉諭旨 故地方官未及供應 人參進呈○吉林將軍福順 採購大枝老山人參九苗 中枝參十四苗 共重十兩六錢 分盛兩匣 嚴密包封 派雲騎尉玉林齋運進京 赴內務府交納 恭備上用 共需工價銀二千一百七十八兩五錢

各省新聞

嚴防梟匪○江浙兩省梟匪 (販私鹽的 名叫鹽梟 搶劫拒捕 動輒千數百人) 近來十分猖獗 地方居民 受害非淺 浙江嘉湖兩府 被累更甚 聶中丞通飭各營 嚴加防範 湖州長興緊靠太湖 尤為梟匪出沒之區 特飭各鄉認真舉辦團練 以絕禍根

惡人惡報○江西等省 都有械鬥惡俗 鬥起來彼此聚眾 數百數千 打死了人照數抵算 要有一面多死一兩箇 便須再鬥 因此廢時失業 破家亡身 都不後悔 真是惡俗 近來晉江縣石獅鄉 有王董兩姓械鬥 幸得公親出場調處 已將和平了結 有董姓的從中挑唆 因而又鬥 有一天董在鬥場指揮一切 忽一飛彈 正中腦袋 立刻斃命 人都說惡人惡報 此雖近於因果報應之說 非文明人所道 但人在氣運之中 善惡相感 也有這個道理

安徽賑捐展限○安徽賑捐限滿 經誠中丞奏請 展限一年 仍照常收捐 已奉旨允准 秦中官報發行○自北洋創設官報 各省接踵而起 南洋四川湖北山東 都已開辦 現在陝西 也開辦了

京時 西車站 正晚車 開 上午七點十分 下午一點二十五分 來 上午十一點二十分 下午六點三十七分 派 開封 總派報處 京南 花牌樓 中西書局

各國新聞

日本賣西班牙違約○西班牙也譯作日斯已尼亞 因他接濟了俄艦隊糧食 日本向他責問 說有違中立條約 收買民間鐵路○日本政府會議 把全國民間鐵路 統行收買 凡商人集股創辦的鐵路 都由政府償還本息 把路權收回 以便全國路權 統歸於一 業經定議 不日便可施行

日本銀行調查全國財產○地價值銀七千兆元 家畜牲口一千九百兆元 家具四百兆元 航海商務二百五十兆元 各種營業(如紡織製造等類)三百兆元 礦務四百兆元 鐵路電線三千五百兆元 此外零星各物八百兆元 通國現存金銀二百兆元 通共值一萬四千七百五十兆元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阿么也沒有話說 管帳先生 便接過另紙謄真 寫了兩份 叫鍾 盧二人都畫了十字 印了手記 掌櫃的合晁黑狗 都算中人也 畫了押 又叫二人仔細看過 便交給晁黑狗 黑狗收起 鍾承祖 便催着走 還是盧阿么心細 說到底是多少錢 鬧了半天 我還沒有明白 黑狗道 你沒看見文書上寫着 是一百五十塊嗎 除去二成中用 一成代筆 淨存一百零五塊錢 這是公公道道的買賣 若是不願意 現在沒有過錢 儘可退回 只不過中用代筆 不能不算 要照樣的分派 盧阿么既到此時 也沒有主意 說不上不算 便合鍾晁二人 一起出店 晁黑狗對掌櫃的說道 中用 向著我算就是了 掌櫃的答應 三箇人便一齊回到原處 黑狗取出二百一十塊錢 把方纔賭輸的九千六百 扣去了十塊 足足的 給每人一百塊錢 說這兩封洋錢 你們仔細的查點一下 都是淨 光老板 我交代過了 便得把字據送給洋人 你兩個不能離開這 箇地方 (未完)

宮門抄

十月十二日商部 鑾儀衛 廟黃旗值日無引 見 召見軍機

電報

日俄戰報○東京專電云 日本發出匯票已過三次

俄皇下諭 召集九處軍務重地之後備員及軍醫 聖彼得堡莫斯

科 亞哲撤 亦在其內

波羅的艦隊一部分 馳至蘇彝士運河時 大為設備 運河兩岸

皆有衛隊札守

溝帮子俄軍主力 在白塔附近 于撫順 更增兵一萬云

俄國司令部 於昨日午後 發一公報云 二三日間 兩軍之前

衛之砲聲 不絕於耳

日軍穿塹安營 在坡德洛弗附近 發見日兵遺骸 一千五百具

以軍禮葬之 是後俄軍死傷之數 約官弁九十人 兵卒一千

八百人云

台灣地震○台灣前月地震 因此壓死之人 其數甚多云

兒童解字

甘肅

音干宿 甘字的本意 當甜字講 肅字的本意 當嚴謹講 甘肅省的名子 因甘州府同肅州起的地在陝西西北

新疆

疆音姜 新疆省 在甘肅的西北 同俄國交界

蜀

音屬 四川省成都府 便是古時蜀地 中國內地 四川地方最大 出產亦多 可惜道路難行 水旱都不易走

川

音穿 川字的本意 是大水長流 四川省有四大川 一岷江 二沱江 三嘉陵江 四大渡河 所以名為四川

粵

音越 廣東省 為古時百粵地方 所以廣東叫粵 古文發語的詞 往往用粵

瓊

音窮 瓊州 廣東省 孤懸在大海 中 早路不通 所以又叫瓊州島 此字本意 是最白的美玉

造句 要把用法講明

蜀漢

巨川 粵東 瓊瑤

填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野人

○○之政

周召○○

○○百二

●教民須知●

(來稿)

浙江寧海縣教案了結 賠了十萬銀子 湖北施南府 又出教案 還沒有辦了 江西瑞州府 三橋 饒州府 景德鎮 樂平縣 流店各處 又接二連三的 出教案好幾起 將來不知如何了結 又是外人的一場大買賣 昨日聽得趙瘦仙刺史說 教堂是人肉舖 各國領事是掌櫃的 教士教民是存貨 鬧教的是賣主 我政府是花冤錢的鬪老 鬧一回教案 做一回買賣 這幾句話 立論狠新 又比得恰當 只是中國的人肉 向來是不值錢的 要賣好價錢 請送到教堂裏去 只是賣完的時候 也要多爭幾個錢回來 不要叫開店的 全數拿了去纔好

要緊新聞

樂平賠款已定○江西樂平民變各節 已屢次登載前報 現由本地紳士出場調停 和平了結 所有毀壞教民

房屋 賠款三千兩 學堂衙署 也由商民籌款賠修 夏混天麻子 現仍在逃 沒有拿獲

紛紛開礦○近來華商呈請開礦的 多得豈有此理 不是說集股試辦 就是說籌款已成 其實要認真辦事

十箇裡不定有一箇兩箇 大半是借商部一箇批 好去騙人的股份 等股份到手 便算完事 因為這一宗

人 連累那真辦事的 也被人疑惑 以致大事難成 阻碍商業 莫此為甚 最好請商部堂官 凡具呈集

股開辦某事的 務要澈底清查 若是真實的 須竭力的提倡保護 必須叫他辦成 若不實在的 必須從

嚴罰辦 不可含糊糊 無論實與不實 都給他箇不痛不癢的批語 前月在商部請開礦的 共有一十七

起 其中未必無認真興辦的 特把各礦地名 詳紀於後 看將來有幾處辦成 一二玉田屬別山 煤礦二

處 三四豐潤車軸山 銅鐵礦各一處 五六七遵化小黑山 銀銅煤各一處 八九遷安夾壁山 煤鐵礦各

一處 十一密雲西屏山 煤礦兩處 十二十三昌平州山溝嶺 煤礦兩處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房山松

林山 煤礦四處 以上各處 都是批地方官查明稟覆 都是在直隸境內地 此外請辦各省礦務的 更不

計其數 為什麼辦成的 竟輕易聽不見呢

欽差議加土稅○鐵欽差議加各省土稅 其大概章程 係每土一担 加收統稅庫平銀一百兩 已由各督撫酌

量本地情形 籌議辦法

日人新修鐵路○由奉天安東縣 至雪裏站一路 日本新修鐵路兩條 一用人力推運 一用火車 轉運軍需

極為靈便

乍浦將開商埠○嘉興乍浦鎮 本是沿海馬頭 形勢險要 有滿洲副都統駐防 近來沙灘大漲 海船都不能靠岸 有粵紳沈某 稟請浙撫 就漲沙填築 開為通商口岸 浙撫批示 說向來無此舊案 姑且着洋務局查明再議 唉 事事要援照舊案 不知英租香港 法割越南 以及各口通商 為什麼不援舊案批駁呢

本京新聞

西域進馬○伊犁將軍馬亮 派委佐領齊某 與防禦毛瑞徵 管解駿馬八匹 又塔爾巴哈台貢馬四匹 烏里雅蘇台貢馬六匹 一併到京進呈 以備御用

銀號進貢○北京四恒銀號 最為著名 現在恒和歇業 還有三恒 聯名進呈萬壽貢物 黃緞萬名傘九柄 如意九個 均蒙皇太后賞收 首事人當蒙 召見 賞給袍褂料江綢二十四卷

熙朝人瑞○此次萬壽 各省祝嘏的壽民壽婦 年紀最高的 有山西省某命婦 年至一百四十五歲 其餘百歲外的 共有二十餘人 前日江蘇巡撫奏報 又有三品封典附貢沈毓桂 年屆百歲 請賞二品封典 并准其旌表 又有江蘇知縣李輔的生母衛氏 現年八十三歲 又丹徒民婦李王氏 現年八十八歲 都親見七代 五世同堂 並請照例旌表 以示嘉祥

私土扣留○有某省提塘 私帶煙土一千幾百兩 被崇文門查出 當即扣留充公

各省新聞

廈門美領事署火災○福建廈門 係通商大埠 有美國領事衙門 本月初一日十一點鐘 忽然失火 全署被焚 但沒有傷人 還算幸事

廣西招安游勇○岑制軍命分統陸勇 在武緣地方 招撫游勇一千餘名 即日帶赴南寧 追債保舉○近來官場保舉之濫 實在無以復加 但河工海運捕盜勸捐 種種名目 還算是認真出力 有益公事 那知愈出愈奇 蒙古王阿囊塔瓦齊爾 抗欠商民劉天運本利九萬餘兩 特爵圖賴 經債主控告 由辦事大臣委員審訊 硬照四折斷還 該商無法 只得具結了事 辦事大臣德麟 以委員斷案有功 便專摺保舉 請從優獎叙 在王爺賴債不還 已屬奇談 委員斷案 硬加折扣 更得保舉 豈不是奇而又奇麼 若將此項私債全數追清 應該如何獎叙 那州縣天天斷案的 更該如何獎叙 真不可解

各國新聞

日本公債募集○日本第三次公債 計發票八千萬元 即在東京一處 已可足額 凡一百萬元以下債主 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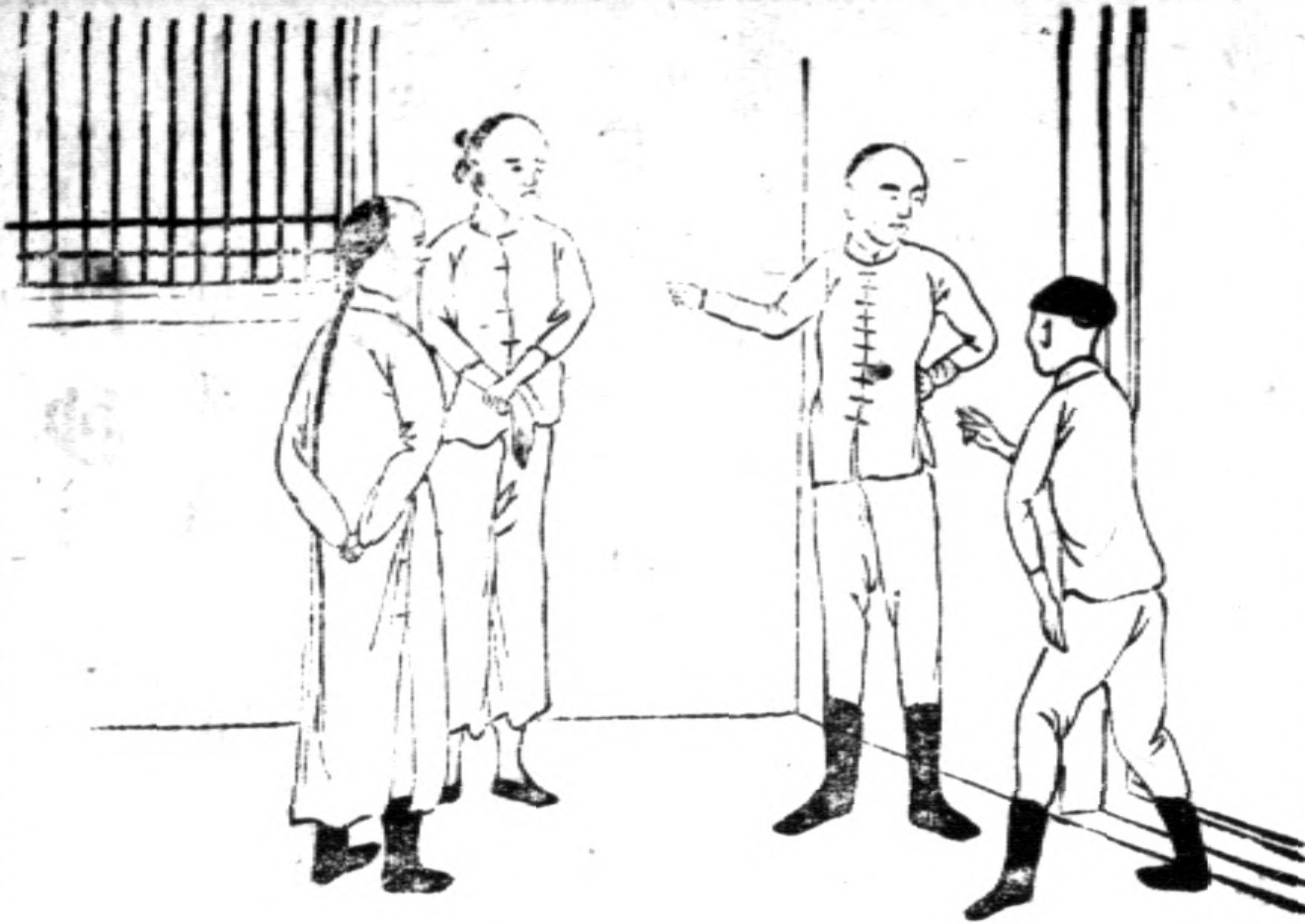
勝其數 茲將百萬以上各戶 詳錄如下
 日本銀行 二千萬元 第十五銀行一千萬元 三井銀行五百萬元 三菱銀行五百萬元 正金銀行五百萬元
 日本工藝銀行三百萬元 第一銀行三百萬元 以上各處 已足八千萬之數 此外零星小戶 數十萬至數萬 或數千數百的 集腋成裘 為數更多 以日本區區數島 京城之內 便有如許財力 通我中國京外各省 比日本人多地廣 竟不能及 這就是中日政策不同的緣故

小說

◎ 猪仔記 ◎

(續前)

老鍾的店帳 有行李作抵 我已交代過話 算多算少 掌櫃必開帳來 阿么的家裏 有什麼話 須趕快的交代 洋人作事 是最痛快 定不了什麼時候 說走就走 不要臨時麻煩 帶累著我的面子 說完了便叫他夥計阿三 看守着鍾盧二人 便望元興洋行去了 鍾盧二人 手裏有了錢 便不顧這箇那箇 晁黑狗這一片話 也沒有聽在耳內 放在心上 等到天黑的工夫 果然賭客陸續來到 開場大賭 晁黑狗回來 親自招呼 管帳的打開籌碼 鍾盧二人 搶先買籌 非常得意 指望一本萬利 恢復故業 開手的時候 還有點膽怯 不敢很下重注 到後來火氣提上 不顧死活 不知不覺 那一百塊錢籌 已是所勝無幾 鍾承祖望望盧阿么手裡 和自己也差不多 到得天明 局還未散 籌碼已是罄盡 無可奈何 只得又向晁黑狗借籌 黑狗很著臉不理 (未完)



宮門抄

十月十三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 兜欽等謝賞廕
 生 恩 堃公續假十日 李灼華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李灼
 華 于疏枚

電報

日俄戰報○日軍遣俄國降兵 携帶招降書信 放還旅順 數日後
 該兵仍來 并帶有俄軍回書 說俟會議停妥 即行歸降
 鐵嶺俄兵 添築砲台多座 一律完工
 俄軍到各處採買糧食牛馬 奉天附近地方 已搜羅一空 無物
 可買 只得出重價雇用華人 到新民府錦州府等處採買
 旅順俄艦逃出○日海軍封鎖旅順 極為嚴密 初九夜間 大風怒
 作 海中波濤壁立 俄國魚雷驅逐艦一艘 趁此時逃出 至初
 十早晨 駛入烟台口內 不免又添一番交涉
 日本親王抵美○日本皇弟 伏見宮貞愛親王 現已行抵美京 美
 大總統優禮接待

兒童解字

桂木生在廣西 所以廣西省叫桂
 省城叫桂林
 廣是寬大的意思 又是地名 兩廣
 地方 古時叫廣南 後來分爲兩處
 道 一處叫廣南東道 一處叫廣南西
 如今說廣東廣西 叫起來覺著

滇

音顛 滇池是一箇湖 在雲南省

梁

音良 水上架的木橋叫梁 屋上架
 頂的木料 如同橋梁一樣 也叫梁

貴

稱此地位爲雲南 漢武帝時候 喜
 事 就說慶雲見於梁州北方 所以
 有貴賤的貴 又是地名 唐朝時候

黔

音黔 黑色爲黔 貴州的北方 是
 雲廣交界 後來以成一省的名子 同

黔

從前楚國黔中地方 所以貴省亦叫
 黔南 中國人的頭髮 都是黑色

造句

要把用法講明

桂林

兩廣 滇南 橋梁 雲貴 黔首

滇

滇南 橋梁 雲貴 黔首

濟

填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投

專 件

◎ 日俄兩軍傷亡人數 ◎

上海字林西報 登載日俄兩軍死亡人數 自華歷三月十六 至九月初七為止 據兩軍官電登錄 其中細數 雖未必盡合 大概所差無幾 可見兩軍捨命相持 各不相下的情形 再參看歷次戰報 更可知日本雖屢次得勝 傷亡人數 實在也不少 士卒之勇敢 將帥之堅定 實為兵家所宜效法 特摘譯演成白話 以增長我國民的識見 以鼓舞我國民的銳氣

三月十六日鴨綠江	日軍傷亡一千零三十九人	俄軍傷亡二千三百九十八人	以上據俄帥苦魯巴金報告
四月初二西三里台	又 一百四十六人	又 三百人	
四月十二日南山	又 四千二百零七人	又 三千三百七十人	日軍在戰地檢埋俄屍六百七十四具
四月十八日得利寺	又 一千一百六十三人	又 九千二百七十人	又 一千八百五十四具
五月十四日分水嶺	又 一百七十一人	又 四百五十人	又 九十具
五月廿五日蓋平	又 一百五十三人	又 二百五十人	
六月初五日摩天嶺	又 二百九十九人	又 一千人	(未完)

要 緊 新 聞

紀亂黨頭目農寶廷 ○龍州農寶廷農志邦 係三合會大頭目 屢次糾眾起事 都被官兵打敗 月前又擾越南邊境 被法國防兵圍擊 拿獲農志邦夫婦 解回龍州 志邦在半路脫逃 復糾合死黨五六十名 暗藏山谷 以待時機 鄭京堂徧懸賞格緝拿 至今還沒有拿獲

河南民變情形 ○河南祥符縣 因沙地徵租 以致沙民聚眾抗拒 晉紀前報 頃悉九月二十前後 鄉民聯合三十一社 在城外攔截 不許柴米進城 因之城內百物全貴 祥符縣仍舊催交沙租 民心大忿 共推李元慶為首 砍斷電桿 約期本月初二起事 陳撫台聞信大驚 立派馬隊出城查探 命常備軍大隊 尾隨馬隊後面 出其不意 驟然圍攻 鄉民大半驚散 李元慶乘間脫逃 但把他家眷拿獲 解回省城 共傷官兵二人 鄉民五六人

電信秘密 ○皇太后面諭軍機大臣 說外來的西文電報 都關緊要 繙譯往往遺漏 且不免傳布消息 以後如有西文電件 不必繙譯 即將原碼送進 以免遺漏

回天票匪○兩湖新出一種會黨 名叫回天會 在會黨羽 名叫六座 每座統轄五百人 前月拿獲黨魁劉立卿一名 已就地正法

本京新聞

工部工程○工部衙門 奉旨與太常寺對調 已紀前報 現在太常寺 已把衙門騰空 由工部派員勘估 即日動工 限封印以前 一律修齊

外人強橫○自庚子以後 外國人來到中國 都是趾高氣揚 簡直目中無人 我中國就有那些沒骨氣的人 看見外國人 彷彿天神一般 拉車的要拉着外國人 那得意的神氣 比齊晏子的車夫 還加幾倍 真是可憐可恨 前天有個日本人 坐了輛東洋車 在大柵欄橫冲直撞 有旁邊的東洋車碰着他 便狠着臉惡罵 那些車夫 見他拉着外國人 不敢惹他 可巧碰着了硬手 上前把拉車的 劈頭的一箇耳光 那坐車的日本人 跳下車來 帮着車夫打架 把那人的衣服也撕破了 那人却不是怕外國人的 把那日本人糾到日本公使館 訴說情形 把這日本人 判了監禁五天的罪名 真是向來沒有的事 腳踏車大行○內廷當差人員 往來道路甚遠 又不能騎馬坐車 近來都購買自行車代步 又快又便 內監們都很喜歡騎 因此京城腳踏車生意 大為興旺

各省新聞

上海米麥情形○本月初 上海油豆米麥價日照錄於下 棧牛豆油十兩零三錢半 牛蘇油八兩六錢半 夾豆油八兩六錢半 常白破五元一角半 白新五元 白元六元五角 蘇同白破四元九角半 白新四元八角 白尖四元二角 里白新五元零五分 白陰元五元八角 白洋尖四元五角

各國新聞

台灣地震詳紀○台灣地震一節 已紀昨天報上 現據字林西報 載東京電報 說西十月三十號 台灣全地

震動 嘉義一府 更震得利害 毀壞房屋一百五十四所 壓斃人口七十八名 受傷的二十三名

俄國添造海軍○據法京巴黎報 說俄人在法國各船廠 訂立合同 重造海艦 共需費二百四十八兆盧布

俄日戰事遺談○俄日戰地遺下的屍首 經人考查 說日兵的屍體 都是握拳 俄兵的屍體 都伸直著

手 起初還當偶爾的 後見箇箇如此 纔考求其中緣故 方知日兵臨死的時候 係奮身不顧 恨不得吞

下敵人 不幸遇害 所以握拳瞪目 有死不干休的光景 俄兵受傷臨死 還指望活着活命 盼人搭救 所以死後有筋骨無力情形 此事雖出在日本人口中 未必可信 然確有至理

皇后親臨女學校○日本東京 有箇華族女學校 專為宗室 與官紳女子而設 每年舉行運動會一次 聚華族婦女 演習種種運動 前月係第十九次會期 日本皇后陛下御駕親臨 各親王王妃 與各大臣命婦 隨同本校職員 都到立翻奉迎 貴紳淑女 不下二千餘人 皇后賞金二百元 太子妃亦有賞金 直至四點鐘後 方纔回宮

小說

◎ 猪仔記 ◎ (續前)

鍾承祖道 你老別忒認真 幾塊錢的事還不打緊 晁黑狗也不理他 鍾承祖無法可想 把身上穿的長衫馬褂坎肩 和腰上帶的一塊漢玉 是乃祖作知縣得來的 一起脫給晁黑狗 黑狗接過估量了一回 叫管帳的打給他五塊錢籌 鍾承祖重又入局 再看盧阿么 已被阿三拉向裏間屋 關鎖上了 鍾承祖到此 心上更加著急 眼睛裏也看不出么三五六 把五塊錢 不上多時 又斷送盡了 晁黑狗把嘴一弩 阿三便過來 牽鍾承祖出局 鍾承祖正氣得無名火直冒 恰好阿三上前拉他 使用盡平生之力 一脚踢去 把阿三踢出有一丈多遠 撞在個茶几上 把茶壺茶碗 鏘琅的一聲 觸翻在地下 在局的人都嚇了一跳 (未完)



上諭 宮門抄

十月十四日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無引 見 裕中堂崑中堂
 等因伊子得保獎謝 恩 恩公因伊姪謝賞廕生 恩 張振勳前
 往閩廣請 訓 召見軍機 張振勳

上諭安成着補授伊犁副都統作為塔爾巴哈台叅贊大臣照例馳驛前
 往欽此

電 報

日俄戰報○日俄兩軍 在奉天南路 日逼日近 日軍兩翼展張

直逼俄軍 大戰之期 即在目前

奉天將軍 懇商日俄兩軍大帥 交戰的時候 兩國大兵 免入

奉天城內 還沒有成議

有希臘國商人 私運燒酒糧食 打算由新民屯運入 接濟俄軍

被日本軍政署查獲 全數扣留

俄國波羅的艦隊 已進蘇彝士運河 所有往北的商船 暫時停

止 等俄艦過完 再行前進

雲南亂信○雲南昭通府（在雲南東境）又有裁撤的營勇 勾結土

匪滋事 已派兵前往彈壓

兒童解字

吉林

吉林省在盛京東北 省城就叫吉林
 林 叫發祥呢 發是發達 祥是祥瑞 怎麼
 發達最早的祥瑞地方 要算吉
 林一省

黑龍江

黑龍江省城 在齊齊哈爾
 合吉林 黑龍江 盛京 稱為
 東三省 現在日俄戰爭 就
 在東三省 這三省統叫滿州

蒙古

蒙古字的本意 是草芽初出土的樣
 子 凡地皮上高起來一塊 像
 小墳頭似的 都可以叫蒙 不必
 專指墳墓說 草芽初生 一定
 頂起 形狀正似蒙 所以蒙上
 艸頭 古是古今的蒙 蒙古本
 兀同古的聲音相似 蒙古分
 當中有一段大沙漠 沙漠的北
 古 南邊叫內蒙古 沙漠的北
 邊叫外蒙

青海

青海在甘肅的西邊 歸西甯辦事
 大臣所管 黃河 金沙江 都
 由青海來的

填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一枝

秦始皇愚○○

專件

日俄兩軍傷亡人數 (續前)

六月初七日橋頭 日軍傷亡四百二十三人

俄軍傷亡二千人

六月十三日大石橋 又 一千零七十七人

又 二千人

六月十九日折木城 又 八百六十人

又 四千二百五十人

六月二十日榆樹林子 又 九百四十六人

又 二千人

七月二十五日遼陽 又 一萬七千五百三十九人

又 二萬五千人

八月初五日沙河 又 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九人

又 六萬九千二百零一人

統計日軍傷亡四萬三千九百零二人 俄軍傷亡十二萬零四百八十九人

按此外還有小戰 不下五六十次 每次兩軍死傷 或數人 或數十人 約計總在千數以上 旅順死傷之數 日本將及五萬人 俄軍不知確數 統計海陸兩軍 兩國死傷之數 已到二十萬以上 真稱得一場大戰 或勝或敗 都可為史鑑上的光榮 最可憐我中國民人 被兩軍砲火打傷 與潰兵踐踏的 不下四五萬人 還有因戰事 家業毀敗 窮困至死的 更不可計數 却毫無價值可言 這是我海內同胞 應該無心切齒 必須有昂然獨立 與人血戰的一日 這數萬枉死的人 纔算沒有把性命白扔 唉 但不知在那一天呢

要緊新聞

柳州難民被劫 ○廣西柳州府 自前次失陷 商民元氣未復 八月以後 亂勢更緊 府城紳商 都携眷逃避

有上向桂林的 有下赴潯梧一帶的 前月初間 有逃難民船百餘號 走到附近石龍河地方 被大股亂

黨搶劫 此地雖駐有武匡軍 與常備軍 可惜兵太少 前幾天又被亂黨打敗 所以不敢出頭 把百餘船

人物 全行擄去

錢法日壞 ○自各省通用銅元 原有的制錢 慢慢銷滅 行用銅元的市鎮 要找一兩串制錢 也都沒有 大

概都被銷毀作廢銅變賣 (制錢一吊值銀七八錢 能化淨銅六斤 每斤能賣銀二錢七八 共可得銀一兩六

七錢 有這樣厚利 那能禁止 恐怕不上三五年 制錢便銷毀盡了) 但鑄出銅元 為數無多 不敷流通

因此錢價大漲 各處奸商 輾轉私運 若不速定章程 把錢法整齊畫一 不但商務受累 恐民生國計

也從此糜爛 必有不可收拾的一天 不要把這件事看小了 當做他無關緊要

蒙古又戕俄官○戕字是個殺害的意思 凡殺人殺物 都可叫做戕 或說戕害 或說戕殺 都是有意殺害

比悞殺門殺的情節較重 據文匯報說 俄國遠東總督 委派波敦諾夫少佐 帶了五個隨員 往蒙古查探 現在都沒有下落 猜疑被蒙古人戕害 不知確否

溫州又激民變○溫州天主教某洋人 鎗斃平民一人 地方官袒護教堂 不替死的伸冤 以致衆心不平 各縣互相聯合 聚衆一萬餘人 與教堂爲難 城內道府各官 張皇無措 把城門關閉 嚴加防守 一面電稟省城請兵 怕又要鬧成大事

本京新聞

日本人胡鬧○據本月十三日大公報 說有日本人澤田熊八郎 勾串了張永張聞風這些匪棍 在京北白廟村等處 大肆兇橫 勒捐各項生意 前月曾有鄉民來京控告 提督衙門雖派工巡局訊辦 到底沒有傳案 以致該處鄉民受苦不堪 唉 今天我中國 儼然還有政府 民間已這樣受氣 還不趕緊設法自強 到了高麗越南的地位 那還堪設想麼

火車漲價○西路火車 從前三等車沒有蓬窗 搭客雨淋日晒 受罪的狠 現在把二等改作三等 頭等改作二等 一等都有蓬窗 所有車價 比前畧爲加增 計北京到保定 頭等五元四角 二等三元六角 三等一元八角 北京到順德 頭等十四元一角 二等九元四角 三等四元七角

賭風日盛○屢奉禁賭的告示 都是爲差役們生財 出一次告示 多一層花費 各處賭局 並沒有禁得一箇 現在齊化門外 還有二十多處 聽說局頭 都係營員 或是宗室 手眼通天 所以毫無顧忌 餉銀遺失○有某省餉銀 已解到戶部 還沒收庫 初十夜間 忽然失去一箱 委員無法 只得認賠 後在部內馬號裏 尋得原箱 已經劈碎 追問看守兵役 有守門兵丁兩名 已逃避無踪 其中必有可疑

各省新聞

操演行軍○北洋常備軍第三鎮 定於本月十五後 全營開赴河間一帶 操演行軍陣式 須本月後方回

鹽泉頭目曾國章 業已就獲 現又捉到潘義一名 聽說是曾國章的先鋒 解到武昌訊辦

馬賊猖獗○山西邊城內外 到處馬賊縱橫 客商往來 受害非淺 屢次捉拿 東捕西竄 終難除根 現在

張中丞 又委防軍左營李都司 督率馬步十營 前往勦辦 未知能否肅清

各國新聞

兩輪互撞 ○德國輪船海利斯 與日本輪船賴姬 在港內互撞 各有損傷 已控官審理

日開議院 ○日本皇帝 訂十月二十四日 舉行議院開會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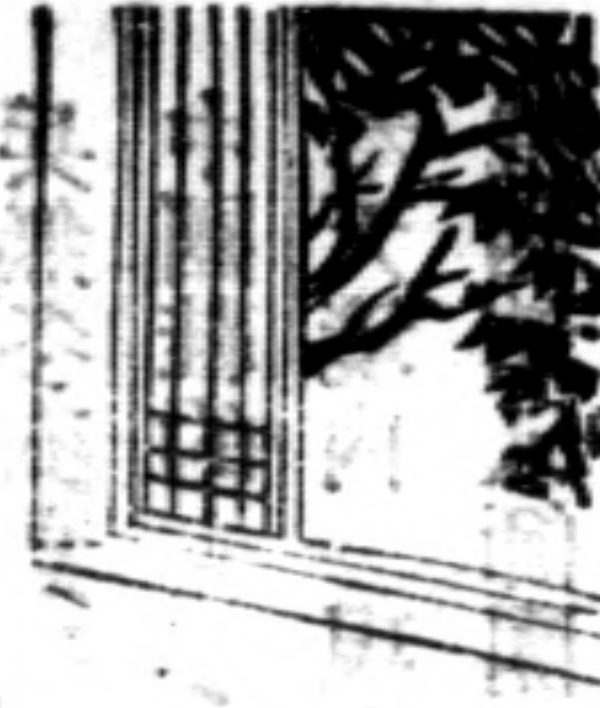
日開新埠 ○日軍後路 由高麗平安道鎮本浦前進 今在大同江上游三十海里 開一埠頭 建造市房 修築鐵路 與京義鐵路相通 所有轉運兵餉各輪船 都進泊此埠 因此各商雲集 現已有日本人四千餘名 以備鴨綠江封凍以後 後路軍需 都由此埠轉運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晃黑狗連忙趕過 把阿三扶起 看看還沒有受傷 便回過頭 向著鍾承祖罵道 你這狗養的 真好混帳 一面罵 一面舉起那蒲扇般的手 就是一箇耳刮 鍾承祖連哭帶喊 說不要拿我同盧阿么一般看待 我的爺爺 我的父親 都作過實缺知縣 晃黑狗不

等說完 又是一箇耳刮 說怪不得你那樣囚氣 原來你的夢還沒作醒 你知道你祖父是知縣 你就不該如此 給你祖父丟人 想你祖父作知縣 不知有多大德行 纔養你這箇寶貝 我老實給你說了罷 你的賣身契 已在洋人手裏 你今日已是個猪仔 老老實實的 還有人喂你點草料 要不老實 就打死你 也算不了一回事 (未完)



上諭 宮門抄

十月十五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 湖南學政支恒榮請 訓 植公續假二十日 召見軍機 支恒榮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年冬至令節次日在皇極殿受賀皇帝親進表文欽此所有應行禮節該衙門敬謹預備欽此

電 報

日俄戰報○旅順俄兵 糧盡已久 近日天氣嚴寒 又降大雪 俄兵無冬衣禦寒 都搜掠華人衣服穿着 所有俄兵 十有九箇穿中國鞋的

奉天境內 現在已經降雪 寒暑表降至二度

俄國第八師團 已由哈爾濱南下 苦魯巴金將軍 候該師團到齊 即行前進

墨西哥改變錢法○墨西哥國 現在改用金錢 所有銀錢 仍舊製造 專為運到中國行用 (中國通用的鷹洋 都是墨西哥造的)

制軍行程○上海來電 兩江總督周玉帥 憲駕已到江寧

廣西軍報○廣西亂黨 竄入貴州一股 現已撲滅

兒童解字

西藏 藏字念平聲 是收藏的藏 念去聲 四川交界 地土很寬大 可借民

亞 次一等的 很扁 彷彿一件高長東西 這箇字的本形 所以低一等的像欄杆

歐 音歐 這箇字的本意 同嘔字一樣 欠字就是人 嘔吐 必要彎腰

非 音飛 也是 都在歐羅巴 西洋各國 歐羅巴三字 非

當不是兩字講 阿非利加洲 在歐洲 的南方 東北接連亞洲 這四個字 也是 是繙出來的音 阿是開口的音 所以不 叫阿洲 叫非洲 非洲的土人 都是黑種

今天的單字雖少 註解已多 恐兒童不易記認 不再加增

◎女界良言◎

某君痛婦女纏足的惡俗 沈迷不悟 作了一篇五言歌 勸導世人 特為抄錄 叫小孩們當小曲兒唱唱 佈告五言歌 勸人莫纏足 纏足無益處 猶如坐地獄 男子不通情 以為悅心目 誰知做婦人 日夜暗啼 哭 少小三五齡 任由人綁束 痛苦非不知 皆因從世俗 步履甚艱難 筋骨交攣曲 血脉不流行 患疾連心腹 富貴世家人 身邊有婢僕 只可為扶持 難代痛骨肉 至若平等人 要事姑伯叔 撫兒兼煮飯 奔波復勞碌 苦楚向誰伸 惟有淚盈目 更有一種人 朝吃晚不足 還是將脚纏 此真野蠻俗 其中有緣故 恐難聯姻媿 幸今人智開 大為變風俗 不論農工商 果然醒了目 何愁無佳偶 何愁無鳳卜 識時達世人 豈論貧富族 諸君有良心 急對妻兒囑 早脫殘毒路 免受生刑梏 人人立此心 家家自得福 本來天生成 圓顛定方足 何必障無端 自傷殘骨肉 身體不完全 自問亦要哭 若以為佳人 何不盡去足 倘云分大細 非關此名目 就論小事情 偶遇火燒屋 纏脚行不能 大脚走速速 若逢走兵戈 愈更知慘酷 何況今世界 外人占我國 同種許多人 都要向天祝 速除舊弊端 婦女之厚福 既纏即刻放 如出生地獄 將來為慈母 世代產英淑 男女皆完全 子孫血氣足 人種若壯強 可以救大局 奉勸世間人 切勿迷惡俗 男子肯唱提 女人自聽囑 各省已風行 放足當從速 自此女運亨 造出萬世福

要緊新聞

俄艦無故自沉○本月初十日 俄國魚雷驅逐艦一隻 由旅順逃至烟台 進口停泊 已紀前報 十一日早晨 忽然自行炸裂沉沒 不知何故 其船上之人 全登岸入俄領事館 內有婦人一名 據說是司徒塞爾將軍的夫人

廣西捷報○日前廣西摺差進京 在兵部投遞摺子 據說摺內全是要緊事情 現時南甯潯州各處 官兵屢次 大得勝仗

俄兵傷病數目○現時俄國兵隊 由奉天到貝加爾湖一帶 受傷害病的兵 人數很多 大約有八萬六千名上 下 沿路各醫院裏 全都擁擠不開

日員戕殺華官○奉天土藥捐總局 日前派委員馬瑞臣 前往鳳凰城等處 查看土藥畝捐 不知為什麼事 忽有日本武員 把馬委員殺死 究竟為什麼事 候訪明再登

本京新聞

恩賞花翎○此次萬壽大典 凡內廷當差官員 全都蒙恩賞賜 惟有軍機處人員 老佛爺念其差使勤苦 有

一律賞戴花翎的話 不知確否

創辦造紙公司○茲有四川商人屠某 在商部稟請 集股三十萬兩 在京城開設造紙公司 仿造外洋各種紙

張 以挽利權 已奉商部批准 現在三里河以南 買妥地基蓋房 已由火車運來機器不少 字號是博利

公司 大約須明春開張

條陳蠶桑○翰林院講官某君 具摺條陳要政 大槩說要求富國 須有自然之利 要求自然之利 必須興辦

農桑 請飭下各省督撫 務必把種桑養蠶的法子 設局勸諭鄉民 切實興辦 不准以北方土地不宜 借

詞推諉 隨摺有蠶桑十二法甚好 就怕各大吏視為具文 仍舊是能說不能行

餉銀被竊續聞○戶部失餉一事 昨已登報 今探明此事 實係看守銀庫的大兵二人 見財起意 夜裡趁無

人時 把餉鞘劈開 分携銀兩逃走 現由該營官派人查拿 不知能否拿住 本報按此等奇事 皆因中國

當兵的 多半是游手無賴 沒有受過教育 不由的一見錢財 便生貪念 把天理國法 全都忘了 只圖

一時快活 將來案破被獲 難免身首異處 真是可恨可憐

公使眷屬回國○日本內田公使的夫人 因為腿上有病 總不見好 北京冬天太冷 不易調治 暫時回國就

醫 明春再來中華

歸政消息○本月初十日皇太后萬壽 傳聞萬壽後 就要歸政 (就是把行政辦事的權柄 交還皇上自己作主

皇太后不管事了) 京外各處 早已紛紛傳說 中外各種報上 也有紀載這事的 可不知道真不真

寶券暫緩入奏○聽見戶部人說 趙大司農前出主意 要辦報國寶券 已登前報 但章程雖然有了 本打算

就要具奏 後來因為這件事 關係很大 總得再細細商量 所以還不能出奏

各省新聞

火車失事○津榆鐵路 昨由唐山開往秦皇島 走到石門地方 因閘夫攔閘錯誤 以致火車誤入存車死道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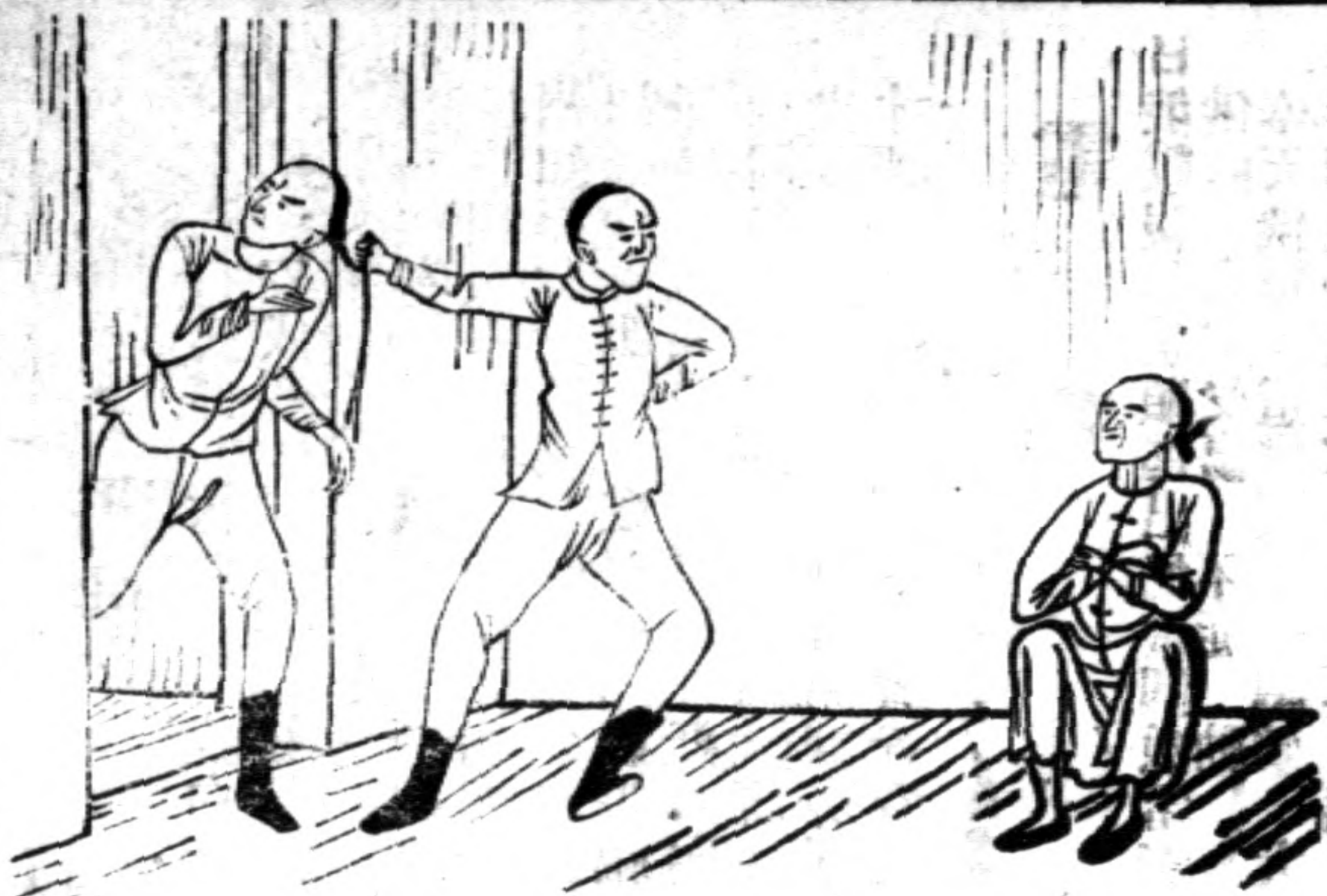
內 車頭撞壞 幸而就是看火的人 稍微受傷 其餘搭客人等 全沒受傷 真是萬幸

學生立會○福建省城各學堂學生 均聯絡一氣 創立青年自治會 每月聚會一次 會中大致 主持民族主

義 自治精神 現聞已開會數月 會員約百餘人 此次是第五期聚會

各國新聞

俄皇信夢○俄皇生平最信邪說 近來因戰事大敗 心緒更覺不佳 每夜睡不安神 常多怪夢 有法國人某最善解夢 俄皇常宣召進宮 極為信服 近日俄皇又得一奇夢 夢見母牛三頭 一肥一瘦一瞎 又召法人占解 是主何吉凶 法人想了一回 說道這夢很容易解 肥的係皇上的兵部 瘦的係皇上的士卒 瞎的辨不出肥瘦 便是皇上自己 俄皇聽說大怒 從此再不召他占夢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一面說 一面把鍾承祖頭髮挽住 一把拖出 牽向裏間屋 與盧阿么鎖在一堆 那知這屋地窖下 還關着四個 也是晃黑狗買妥 等着販賣給洋人的 連鍾盧二人 共是六箇 晃黑狗整賺一千多銀子 這天晚上 便把這六箇人 拿繩子把辮頂子穿上 牽了一大溜 都趕向元興洋行 洋人箇箇過磅 記明斤數分兩 又拿火漆 在額上烙上印記 兩條腿 都用一尺二寸長的鐵鍊拴上 一起趕入地窖裏頭 專候開船 這地窖是專養猪仔的 每窖一百個 既滿了數 便把鐵門封鎖 (未完)

演說

京話日報第一百號祝辭

京話日報 自從七月初六出版 每日發行 風雨無阻 到本月十七日 已出滿第一百號 雖不敢說風行海內 京城內外 却也銷得不少 要說北京的報 還要數京話日報 銷數算第一了 這就是文理淺顯 價錢便宜的效驗 我們的盼望 雖未能如願 一年多經營的苦心 也不算辜負了 但是人情風俗 還與從前一樣 並沒有什麼改變 學校商業 也還是萎靡不振 並沒有什麼進境 論京話日報區區的力量 原無轉移風化民俗的大力 但半年以來 天津上海北京 新出的報章 不下數十種 每種也必有數千張的銷路 看報的必新添好幾萬人 爲什麼也毫無效驗呢 難道報紙這樣東西 在外國就有大力 到了中國 便無用了嗎 這也不然 其中還有緣故 古語說的好 上之所好 下必有甚焉者 上位的人 一舉一動 爲民間最注意的 新出的報紙雖多 能到大人先生眼裡的 狠是有限 往往拿謠言兩字 一筆抹煞 所以看報的人 也將信將疑 不過把報紙 當箇消閒解悶的物件 這就是難見效驗的一大原因 (未完)

要緊新聞

陸軍改良○傳聞政府中 打算把中國陸軍 仿照日本制度 改爲師團旅團聯隊 (如第幾師團第幾聯隊等名目) 官員也改爲將官佐官尉官 (如陸軍大將陸軍中尉的稱呼) 現已調查日本陸軍省的章程 聽說不久就要施行

俄兵放氣球遇險○奉天俄軍 每遇天氣晴朗的時候 常升放氣球 窺望日兵的踪跡 每球能乘四人以上 用旗號通信 前月俄兵忽放一大氣球 接連無數長繩 高入雲漢 日兵鎗砲對准攻擊 幾乎把繩子擊斷 險遭不測

鬍子突毀鐵軌○寬城子西南方家屯地方 (奉天北四百餘里) 突有紅鬍子數十騎 趁俄兵不備 燬去鐵路兩段 并掠去財物不少 俄人急派兵追捕 已經不及 葡萄牙商約畫押○葡萄牙國通商條約 經盛宮保呂尙書 與葡國欽差 在上海商議停妥 共二十條 已於本月初五日 彼此畫押

電調留學生○商部前調日本留學生數人 派到各司當差 還不敷用 現又電調美國留學生數人 奏請賞給職銜 襄理財政律例各項要政

本京新聞

整頓釐卡○昨有某御史具奏 說近來外省各釐卡 每遇商船經過 往往故意刁難勒索 如一掛外國旗子 就隨到隨時查驗放行 不致絲毫遲延訛詐 致令商船多掛洋旗 這分明是叫中國商人 全去使仗洋人勢力 利權盡為外人所奪 請旨嚴飭各省大員 認真察禁 不准再有這等情弊 以為維持商務之計

懸賞拿人○戶部失去餉銀一千 看守兵丁逃走 已登前報 現在姜軍門 已知會各地面嚴拿 如有人把這兩個逃兵拿住的 賞銀八百兩

請開標局○現有六品經制孟鶴齡 (經制是武職官 比外委大一級) 在商部具稟 打算在香港寶坻兩縣 分設天成標局 已經商部咨順天府查覆

乞丐日多○各處設立工藝局 原為的是收養窮民 若果認真辦理 簡直要飯的可以沒有 京城裡也有工藝局 還有教養局 更有許多養廢物的粥廠煖廠 有這許多地方收養窮民 乞丐雖不能沒有 似乎應該比前少些了 那知道不但不少 反倒比前加多 真不可解

各省新聞

學堂重開○江蘇無錫大學堂 因抽提米業廟捐 以致廟董鼓煽各米商 聚眾毀學一案 已屢登前報 端撫台飭錫金兩縣 迅速賠修 免悞學生功課 現在已一律修齊 業於本月初一日 照舊開學

名宦立祠○已故雲南迤南道 陳宗海 籍隸浙江 由知縣起家 薦升道員 歷任都有德政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 補授迤南道 修軍政 勸人才 改書院為學堂 設農工商務局 又捐廉購買茶種 勸督民間栽種 在任二年 百廢俱舉 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積勞病故 民間感念遺德 呈懇雲貴總督丁振鐸 奏請建立專祠 并把生平政績宣付史館

煤油價落○美孚公司 新近運到煤油數十萬箱 因之市價大跌 美孚牌每箱三元 榮光牌二元六角 瑞記牌二元一角

各國新聞

西洋參的來歷○西洋參載在本草 說能清熱補虛 滋陰潤肺 治虛火虛熱 與虛不受補的症候 最見功效 數亞美利加洲 產的最多 從前外國人 當他廢物 把他喂牛喂羊 自從通商以來 有教

土來過中國的 看見秘魯國巴西國 與美國各處 野地裏都有這參 知道中國人最貴重的 便立了箇公司收買 不過幾分洋錢一斤 還要揀大的 到後來銷路愈大 野生的不夠行銷 便設法栽種 近來在美洲 上等貨也要三四金圓一斤 本年出產更少 每斤售至金錢四五元 每年這一種參價 要換中國幾百萬銀子 還有連翹黃柏等類 在外國都是廢物 都運到中國來賣錢 每年的價值 也不在少數 這就是通商的益處 可惜我中國人 不知考究外國的風土人情 不能把中國廢物 運到外國去賣錢

小說

◎ 豬仔記 ◎ (續前)

每窖有一個印度人看守 手裡拿着個六尺多長的鐵簽 要有拌嘴鬧事的 便拿這鐵簽亂刺 再要倔強不服 又用夾猪毛的鐵錐 拔頭上的頭髮 一錐一下 連皮帶血的一塊 憑你怎樣的強漢 到這時候 也不能不叫饒了 可憐鍾承祖 那裏受過這等刑罰 既然身入樊籠 只好捻著鼻子忍受 有一天地窖裏面 一箇猪仔 害了熱病 叫喊的很難受 印度人報知洋人 洋人來看了一看 說不要傳染別人 快把他拖出去 便不問死活 一把抓住頭髮 拖了出去 鍾承祖看了 甚是寒心 無奈既落在這裏 插翅也飛不出去 自己懊悔 連打自己嘴巴 已是來不及了 在地窖裏熬了十來天 纔牽著上船 壓在船艙底下 和地窖內也差不多 恨不的也得個熱病 索性死了 倒也乾淨 那知偏偏能喫能睡 一天挨著半天餓 身體反倒結實 一些病也沒有 (未完)



上諭 宮門抄

十月十七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值日無引 見 召見

軍機 本日 皇太后 皇上升 皇極殿英國使臣薩道義

日本使臣內田康哉法國使臣呂班韓國使臣閔詠喆等 覲見 呈

遞恭賀 皇太后萬壽國書

上諭袁世凱奏東明黃河伏秋大汛獲慶安瀾一摺直隸東明縣南堤本

年伏秋大汛內掃壩墊陷危險異常經在工文武員弁紛投搶護現在

節屆霜清仰賴 神靈默佑獲慶安瀾寔深寅感發去大藏香十枝着

袁世凱祇領交大順廣道文冲虔詣李連莊高村黃村 大王廟敬謹

祀謝以答 神庥餘依議欽此

電報

日俄戰報○俄軍第四師團 現已到齊 苦魯巴金將軍 也由鐵嶺

前往奉天南境

日本攻旅順各軍 連日狠不得利 前敵損傷甚多 現又添調新

兵補缺

粵漢鐵路近聞○粵漢鐵路 雖由湖南湖北廣東三省紳士 籌款自

辦 但意見不合 湖南紳士 有仍交美國承辦之說

廣西軍報○岑制軍因軍火不足 電請南北洋 趕快解運 以濟急用

兒童解字

暹羅

暹音軒 日光前進叫暹 所以是
日進兩個字拼成 暹羅國在亞
洲南方 本是暹國同羅斛國的地
方 後來合在一起 稱為暹羅
咸豐同治年間 常來進貢 自從
英國滅了緬甸 法國佔了安南
左右的強隣相逼 雖然說規模不
能 竭力振作 雖然說規模不
能夠支持到今 也就很不容易了

安南

安是不危險的意思 虛用安字
就當俗話的那字講 安南國古稱
越裳 亦叫越南 從前也是常常
進貢 光緒甲申年 被法國佔據
現在的王位雖存 一切政治
都不能自主了

緬甸

緬音免 甸音店 緬是渺遠的樣
子 甸是田原 緬甸國在暹羅
西邊 從前也是十年一貢 光緒
十一年 被英國人給滅了 緬甸
東北有一小國 名叫南掌 也被
英法兩國劃分 此地同我們雲南
交界

今天的名字雖少 註解已多
恐兒童不易記認 不再加增

京話日報第一百號祝辭

(接續第一百號)

這件事也不能專怪看報的人 我們做報的 也該當自己留心 雖不能字字確實 都是親眼目睹 大凡是關係重要的事 必須加意審慎 不可道聽塗說 變亂黑白 叫明白人看了 自然不值一笑 叫不明白的看了 反倒迷迷糊糊 壞事實在不小 本報資本微薄 不過借筆墨餘潤 做個開通風氣的先導 不要說是南北各直省 就以京城內外而論 不下一百數十萬人 我們通共印這幾千張報 能夠給那幾個看的 若要開通風氣 至少也要印出十幾萬張 纔能夠人數的十分之一 但非有大人先生 提倡在上 高人志士 勸導在下 專仗着筆墨的力量 總不能把這數千年習成的舊俗 一朝改變 所以做報的人 狠盼京城內外的白話報 能多出幾種 每種能行銷幾千萬張 庶幾風氣日開 我中國的國勢 還有轉弱為強的日子 本報今日幸出至第一百號 雖略有風波 也還能支撐 雖賠墊工費 也還不算多 看將來還有個指望 特把心事演說出來 請教閱本報諸君 看說的對不對

要緊新聞

滇省警電 ○雲南巡撫電達政府 據稱該省昭通一帶 現有裁汰的散勇 勾通土匪滋事 十分猖獗 已派某道員 帶兵前往勦辦

逃員通匪正法 ○兩廣總督岑制台具奏 已革副將熊瑞清 前因案革職發往軍台 不候發遣私逃 飭拿未獲 現又更名改姓 私來桂林 (廣西省城) 踪跡詭秘 勾通巡長王永貞 在羅錫三烟館藏匿 替土匪偵探

軍情 暗查官軍舉動 王永貞勾串同謀 現已拿獲一併正法 羅錫三候拿住另辦

閩省鐵路要電 ○福建紳商 公電同鄉京官 說有翁某與法人私自立約 攬辦閩省鐵路 此事關係很大 福建人頗動公憤 請大家協力阻止

押犯出洋 ○廣西英領事 在梧州設立招工廠 招人赴南非洲開礦 因廣西民風 怕出遠門 都不願前往 廣西撫台 出了一個主意 凡監禁罪犯 准其出洋做工 前月已得百數十名 委縣丞吳寶善易廷鏘 由省城押赴梧州 交招工廠驗收

廣西廣甯縣受傷○廣寧縣城 前被亂黨圍困 知縣鄭某 身受重傷 眷屬也都被難 因此自請交卸 現在雖有官兵援救 地方商民 已受害不堪

本京新聞

發抄慎重○日前政務處面囑上諭處 所有封奏的摺子 未經發抄之件 預先不必提明 以免各報紙紛傳洩漏 并且有不知摺內細情 隨便妄為添改 為的是早先登報 也不管是與不是 任意胡猜亂寫 此弊不可不防

籌款艱難○練兵處王大臣 現因籌款不易 十分着急 雖經各省認款報解 數目狠是有限 斷不敷用 整頓錢漕各事 也沒有頭緒 要等鐵侍郎回京 用他所提的款接濟 又怕緩不濟急 所以這幾天 政府甚是為難 沒法子下手 足見中國的財政 空乏極了 再不力求振作 挽回利權 以後的事 一天難似一天 說起來實在寒心 唉

又奪航路權利○風聞某國公使 連日向外務部會議要求 要把從安南到廣西 添設內河輪船 許他專行輪船的權利 想外務部各堂官 未必能應允此事
車夫逞兇○昨日下午 順治門大街 有宅門坐車的車夫 與拉煤的大車爭路 竟把拉煤車夫 用木棍毒打 立時倒地氣絕 幸經旁邊人解救甦醒 可怪的是紫街練勇 竟在旁邊看熱鬧 既不彈壓 又不解勸 不知這樣練勇 要他何用

各省新聞

又有人私賣礦產○浙江台州府臨海縣西鄉山頭 有煤礦一所 前由華商某公司承辦 今台州紳士賀鏡泉王香谷 與安徽賀某 (賀某是台州軍營中武員) 彼此串通 把礦賣給英人 由英商集股開採 現時賀某已到上海 訂立合同 聞本月二十二日 已經簽過字了

派捐易激民變○順天密雲縣某大令 勒派各鄉村攤捐 又有劣紳張某 集捐銀十餘萬 款存錢店 鄉民憤憤不平 難免鬧事 即如河南省 也為清查沙田開徵 鄉民聚眾抗糧 大起風波 人心搖動 鬧的狠不得了 奉勸地方官 要辦這派捐的事 萬不可過於急切呀

俄軍現情○探聞旅順俄軍 現存的糧食 還可以支持數月 僅是牛羊等肉 其餘一概沒有 常把受傷的馬匹 宰了吃肉 雞鴨鵝蛋等物 更是不能看見

各國新聞

首相患病○英首相巴爾福君 因患血管發炎的症候 所以不能到內閣會議
 內務大臣往奧○德國內務省書記官 普沙都司開伯爵 上月底前往奧京維也納 以便與奧國訂立商約
 美總統創立弭兵會○美總統創設的海牙弭兵會 俄日兩國 都不願與聞此事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真是活該受罪 悶在黑洞裏 不見天日 不知過了多少天 輪船
 纔靠了碼頭 揭開艙板 抽機筒的水 沖洗船裡的污穢 這纔看
 見亮光 自顧渾身上下 已同黑漆一般 自己的臉 却看不見
 看同伴的人 個個變成黑奴形狀 只剩了箇白眼珠 沒有染黑
 料想自己 也是這箇光景 不覺一陣心酸 眼淚滾滾的下來 那
 知外國人 揚著皮鞭 正來點查名數 見鍾承祖在那裡哭泣 便
 警頭警臉的一頓亂鞭 打得腦袋縮到了脖子裏 連個大聲也不敢
 出 點完名 仍舊閉上艙門 因為內中有幾個猪仔 把自己辮子
 繞緊在脖子上 想圖自盡 脫了這個苦惱 被印度人查出 告知
 洋人 把所有猪仔 一概剪去辮髮 剪下來的辮髮 堆了兩大
 堆 船上的大副 見了喜歡的很 出二十塊錢買了去 說可以結
 成船纜 比棕繩還合用呢 (未完)



◎論中國人的劣性◎

中庸上說天命之謂性 孟夫子說人性本善 孔夫子說性相近習相遠 可見天生一個人 原有一副極尊極貴 極善極靈的本性 從娘胎裡就帶出來 不能不說是老天爺給他的 所以謂之天命 天命的性 原沒什麼 不善的 只因人事感觸 七情六慾 都能移易人的性情 什麼叫七情呢 就是 喜 怒 哀 樂 愛 惡 懼 什麼叫六慾呢 就是 耳 眼 鼻 舌 身 意 這七情六慾 只要沾着一樣 若沒有限制 便能 把本性改變 還有一種性 雖非本性 却和本性也差不多 西洋的大儒 叫做他遺傳性 是從祖父遺傳下 來的 譬如父母好酒 生下的兒子 多能喝酒 父母暴躁 生下的兒子 往往性急 這遺傳性 能傳至十 代八代 還有父母有病 如吐血肺癆等類 也能傳給子女 好幾代不止 不過這遺傳性 還有個分別 有 從父母平日的性情傳下來的 有因受胎的時候 一時的感觸 便鍾定在胎兒身上的 更有受胎以後 這十 個月裡頭 所聞所見 或心中思想 奇異古怪 與平時不同 也能把胎兒性情改變 所以古人最重胎教 這是天命之外 更須各盡人力的 (未完)

要緊新聞

嚴辦土棍○張家口外 自從貽穀將軍 設局辦理開墾 各游牧地方 已經開成熟地 沒有報糧升科的 現 時也還不少 近有口外痞棍 名叫袁萬才 綽號二文子 冒稱是某制台的本家 口外鄉下人 常有受他 欺負的 又在烏拉鄂博地方 私開東牛羣牧地 現被地方官拿住 不知怎樣懲辦 候訪明再登 匪首就擒○廣西匪黨頭目滕正義 又有個黃四 混名獨眼龍 結黨六七百人 在上林縣三里墟附近屯聚 本地紳士 暗地到軍營報信 營裡連夜帶隊去攻打 匪黨拚命對敵 直打了兩天兩夜 纔把賊匪打敗 共計打死三百多名 奪來快鎗馬匹不少 滕黃兩個頭目 已受重傷 拿住後隨就死了 官兵割下二人首 級 解到左江道衙門領賞 原來滕正義是漏網的大頭子 岑官保懸過三千元的賞 余道台驗明是真 已 如數的發賞

慈躬清恙○皇太后因萬壽慶賀 起居勞碌 兼之內政外交 事多棘手 不免宵旰憂勤 (宵是夜間 旰是日 間 宵旰憂勤 是一句古話 說天子管理天下大事 白日黑夜 都不得閑空的意思 以致聖體遠和 現 已傳太醫院 早晚請脉 服藥調理)

本京新聞

電帶無效○美商長命洋行賣的電帶 說得神乎其神 幾乎無病不治 有江蘇陸部郎 因他夫人有病 花七十幾兩銀子 買一條電帶 那知病勢仍然照舊 毫無效驗 前天請了同仁醫院的一位女大夫 據說電帶的治病 本來沒有什麼力量 也和吃燕窩人參一般 不過花的錢多 心裏以為必有功效 不覺精神一提 似乎病勢減輕 其實與病症 毫不相干 這位女大夫 也是美國人 真是閱歷之談 但中國人愛花冤錢 真明白道理的 能有幾個呢

逃兵拿獲○戶部遺失餉銀 看守兵丁逃走 懸賞緝拿一節 已兩紀前報 現已在庄拿獲一名 嚴訊並無偷銀實據 只好暫為監禁

違約放槍○某某等三國衛兵 都在泡子河演放槍彈 向東面城牆攻擊 打得七穿八洞 勢將坍塌 查各國約章 洋兵本不應在華界演操放彈 何況攻擊城牆 不知中國地方官 所司何事 竟毫不問訊 把個皇

皇都城 像無主權的荒地一般 豈不可嘆

逆倫重案○順治門外炸子橋 有個姓董的 母子兩口過苦日子 不料他的兒子苦中尋樂 合本街蓆舖的寡婦通奸 往來情熱 想做長久夫妻 事被老娘得知 想兒子沒有進項 母子兩口還不夠過的 那能再添

一箇人喫飯呢 急急回覆那寡婦 還訴了一番窮苦 兒子得知 羞愧難當 又怕寡婦因此看不起他 就

悞好事 把他母親恨入骨髓 使用菜刀狠命連砍 估量必然至死 便偷偷的跑了 那知他母親 受傷雖重 却沒有致命 慢慢的醒轉 便到西城公所喊控 經委員趙老爺准理 并請洋醫 替老婆子治傷 一面出差緝拿逆子 并傳寡婦到案

各省新聞

電阻運米○葡萄牙國 要運米接濟澳門 已向外務部商訂數目 現在廣東五大善堂 赴撫台衙門呈遞公稟

懇電達外務部 阻止此事

偷運軍火○岑制軍因西省軍火 每多弊端 特飭沿途關卡 每逢軍火經過 必須認真搜查 日前有某處委

員 由省城押解大幫軍火 前往潯州 用鴻亨輪船 拖帶桂林船三號 經過都城釐局 一一查驗 內中有通碼十萬個 護照上並未載上 箱上也沒有封條 不免疑心 打電到善後局查問 果然沒有此項通碼

趕緊追提 已經去遠 只得電飭各關 以後務要留心 這十萬通碼 早送給會黨受用去了

各國新聞

御醫被捕○高麗御醫四名 為替皇太子妃治病 用藥不慎 都被捕拿
 俄兵又殺猶太人○去年俄國人 在輕溪納夫地方 虐殺猶太人數千 慘毒毫無人理 東西各報 沒有不替
 猶太人抱屈的 本年九月十六至十九日 又因招募兵士 致與猶太人為難 在花梯希略地方 放火搶掠
 所有猶太人店舖產業 一概拆毀

小說

◎ 猪仔記 ◎ (續前)

鍾承祖看了很覺新鮮 纔知道天下沒有棄物 什麼東西 都是可以
 賣得錢的 回想從前 自己遭踐的東西 不計其數 真是可惜
 如今後悔 已無及了 正在胡思亂想 忽見洋人 開了艙門 已
 領着買主估價來了 把所有的猪仔 共分作三起 十八歲以上
 至二十四五歲的為一起 三十歲上下的為一起 四十歲上下 和
 那有病的 另為一起 可巧盧阿么 和 承祖同在一起 兩人見
 面 覺得格外親熱 却不敢交談 鍾承祖看盧阿么 嘴上生了個
 熱瘡 頭髮剪去 如同鑿子柄一般 渾身漆黑 穿的那條破褲子
 褲脚已撕去了一箇 那情形真是可笑 再看同在一起的猪仔
 共有一百多箇 情形都差不多 還有那生病的一起 骨瘦如柴
 站立不穩 還要時時刻刻喫皮鞭痛打 更是可憐 (未完)



上諭 宮門抄

十月十九日內務府 國子監 廂蓋旗值日無引 見 掌儀司奏二
 十五三十日祭 奉先殿醇王瀛貝勒行禮 召見軍機
 上諭商部奏職官入署賄託據實糾參一摺據稱工部堂主事榮光函致
 該部郎中毛祖謨為商人關說煤礦經該郎中呈堂舉發傳訊榮光信
 函寔係親手所繕並有邀准後允餽銀兩親立字據為證等語榮光係
 屬職官宜如何束身自愛乃敢赴部賄託毫無顧忌寔屬行為荒謬着
 即行革職以肅官箴欽此

電報

日俄戰報○俄軍在奉天南境 到處開壕築壘 十分忙迫 因探聽
 不出日軍主力所在 (大帥的營盤 便是主力所在) 所以不敢
 進攻 日間時放氣球 夜間時放電燈 探看日軍消息 旅順日
 軍 又寫了招降書信 送給俄軍 俄統領司徒西爾 決計不降
 廣西軍報○黃統領忠浩 在柳州與亂黨接戰 擒斬甚多 但亂黨
 都是零星小股 四散分竄 到處都有同黨接應 甚難肅清
 法國因龍州有亂黨出沒 與越南交界 要派兵在龍州內地駐紮
 鄭京堂孝胥 再三辭却 還沒有定議
 欽差提款○欽差鐵保臣侍郎 在江蘇一省查提款項 大約有五百
 萬光景 現在此等款項 暫留不動 候回京奏明 再行指名提撥
 賠款難籌○各省籌賠款 已是筋疲力盡 現在各國 又要改用
 金磅 須把銀子 買了金磅 交付 每年又要多出一千多萬 各
 省督撫 因實在無處籌畫 除袁張三督外 都電達外務部 合
 軍機處力爭 那知外務部已經答應 再難挽回 真是第一為難
 的事
 奉天要電○傳聞增將軍有電到京 說這幾天的俄兵 有意往西調
 動 打算駐紮庫倫新疆一帶

兒童解字

波斯 也是一箇國名 波斯兩字是虛字 兒
 水流動便能生波 當此字講 波斯兩字的聲音
 也是 爲一回教的 同阿當汗俾路芝
 交界 現在北邊受俄的大國 古時很
 強盛 眼看著就要滅亡 東邊
 受英的患

亞拉伯

拉是拉扯的拉 伯是父親的
 字 拉是拉扯的拉 伯是父親的
 與盛的時候 亞拉伯各國最
 來朝貢 後來衰敗 歸土
 其所管 有一半屬了英國
 土耳其三字 念的快了 就
 是突厥兩字 突厥在漢朝時
 候 盛的時候 不得 地勢很
 險要 如今歐洲各國 大家
 保護他 惟恐被俄國侵吞
 大家夥的意思 他的國土 是
 土耳其 只因他的國土 是
 黑海出入的咽喉 保住了他
 還不至漲大

土耳其

土耳其 只因他的國土 是
 黑海出入的咽喉 保住了他
 還不至漲大

今天的名字雖少 註解已多
 恐兒童不易記認 不再加增

◎論中國人的劣性 (續昨稿)

我中國女學不興 胎教一層 久已不講 貪財愛命 竟成了通常的性質 在南宋的時候 已有這箇風 所以岳飛岳老爺 說文官不愛錢 武官不惜命 天下就太平了 其實不論文武 都是替國家出力 各有應盡的責任 豈單單的不愛錢不惜命 便算了麼 只因這時候的人性 已沾染的習氣太深 苟且貪利 退縮怕死 把天下事敗壞的不堪 所以岳老爺有這兩句話 那知到了明朝末年 風氣更壞 有人把岳老爺這兩句話 又推進了一層 說文官要錢不要命 武官惜 又要錢 做官人的性質 既弄到如此 天下事那有不敗壞的呢 因此明朝的氣運 也就完了 所以貪財愛命這兩層 竟成了我們中國人的遺傳性 近幾年來 又從貪財愛命上頭 生出一種劣性 這劣性真是斷送我中國的根苗 比貪財愛命 還利害幾倍 (未完)

要緊新聞

俄兵虐殺華民 ○奉天溝帮子來信 說俄兵在白塔堡 誣賴本地鄉民 有勾通日本軍營的事 無緣無故 就把本處民人 殺了好幾十個 你說我中國人 有多們冤 有多們慘呵

奉省近聞 ○離盛京西三十里 俄兵駐紮的地方 稽查來往行人 十分嚴緊 中國人是不必說了 昨有英國

兩個人 美國的一個人 也被俄兵拘禁起來 因為沒有俄國護照的緣故

浙江松陽會黨 ○浙江松陽縣 歸處州府管 有會黨數千人 打算起事 因此民心惶惶 有錢的都搬家逃避 頭目叫黃金保 縣城內業已罷市

粵漢鐵路的原因 ○粵漢鐵路 原由美國人出名 設立合興公司 其實暗地裏的事 是比法兩國的力量 已

登載前報 現據警鐘報說 定議的時候 伍侍郎廷芳 正做美國欽差 得他們公司三十萬金 督辦盛大

大臣 又每月送三千一百金元 兩年以來 都按月照送 現在事既敗壞 便要把紙窓揭破 所以盛伍兩

大臣 都不願把合同作廢 這些情節 在警鐘報說的確鑿有據 但本報細想 粵漢鐵路 關係重大 若

歸了比法兩國 不但與蘆漢聯成一氣 與東清合西伯里亞鐵路 也成了第一家 直是把中國的地土圈去

將來俄法兩國的兵 可以直行南北 毫無阻擋 那還能站得住嗎 我想伍大臣 自幼受文明的教育 愛

國熱心 自非他人可比 盛大臣久辦洋務 深明利害 若貪此小利 把國家大事不顧 那還對得住人麼

所以我想這件事 怕未必的確 但也不能不叫我中國人知道知道

本京新聞

新生入學○大學堂考取的預備學生 定准本月二十一日入堂 十一月初一日 與師範生一律開學
 參劾無謂○張香濤官保 自從光緒初年 出任山西巡撫 歷任各省總督 到如今已三十年了 他的學問文章 也很有人佩服 內政外交 辦的也都不錯 現聞有位黃都老爺 具摺奏參 說他不勝封疆之任 大家想想 張官保久任封疆 并非一年半載 請問參的動參不動 這箇摺子 豈不是上的無謂嗎
 點景拍照○頤和園因為萬壽 點綴景致不少 布置的十分好看 現時老佛爺傳旨 叫把各段點景 用照相的機器照下來 共計照了二三十處景致
 又有指望開保○本年萬壽 皇太后下過旨意 不准鋪張 以免糜費 各衙門派辦萬壽的官員 以為不能得保舉 也都不甚喜歡 那知辦理萬壽 老佛爺憐念各官辛苦 仍有恩典 所以承辦各員 又打動開保的念頭 現已暗中謀幹去了
 各部議開學館○戶部衙門裏 自從趙尚書奏明 立了個計學館 館裏各司員 也還肯認真去學 將來戶部的公事 辦的必能得力 現聞吏禮兵刑工五部的堂官 也商議都立學館 凡是本衙門要緊公事 分出門類 立定功課 分派司官學習 大概就要奏明開辦
 進士出洋留學○大學堂進士館學生 呈請赴東西洋各國留學 (留學是去入外洋的學堂 學成了纔回中國) 已有二十多人 赴西洋的只有四箇人 東洋路近費省 所以願去的人多 已由學務大臣 定了路費學費 每人每年多少 不久就可動身

各省新聞

警察調員○江蘇端撫台 因蘇州開辦警察 已經一年多了 辦的狠不得法 皆因承辦委員 不懂警察的章程 所以不能合格 奏調學過專門警察的學生 候選教諭董玉麟 戶部筆帖式連印 前往江蘇 好辦警察的事
 工藝進步○聽見江西京官說 江西省的工藝 大有起色 官私各工廠 製造出來的 就像肥皂毛巾 東洋絲布 這些箇東西 都能照洋式仿造 毛布一宗 更可以抵制洋貨 可惜沒有發賣所 堆積的貨很多 總得想法子 推廣銷路纔好

各國新聞

美國大風雪○美國西南一帶
俄艦武員凶橫○據路透電說
手就打 他們醉鬧的時候
隊的凶惡胡鬧了

忽有極大風雪 以致紐約與南境西境
波羅的海艦隊的武官 往往喝醉了酒
竟會有殺死五箇人的事 船上的兵丁

火車往來 盡行阻隔
上岸任意亂鬧 在街上逢人就罵 動
下船私逃的 竟有四十名 可見這艦



小說

◎ 猪仔記 ◎ (續前)

這時候洋人 已推了一個洋
磅 要一個個稱了份兩 還
有一個皮傢火 像氣墊那麼
個東西 叫稱過的猪仔 使
勁用拳推去 那邊就有一個
鹹 指在洋碼子上 這是試
驗各猪仔 有多少力氣 好
定價錢 驗過之後 一個一
個都記在冊上 另到帳房議
價上了 印度人在船上悶了
一個多月 也溜到門外散蕩
散蕩 衆猪仔看見沒人管束
便有一個年輕的 把脚上
鍊子 和脖子上的鎖 都使
勁掙去 一溜烟就望外跑
你想到這地方 人生路不熟
如何跑得了 (未完)

上諭 宮門抄

十月二十日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無引 見 黃永安謝賞廩生 恩 鹿傳霖等同鄉官謝 恩 莊

王延伯各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上諭倉場衙門奏監督執法營私任用倉匪據實糾參一摺北新倉監督景豐等任用倉匪種種舞弊自應嚴行懲辦監

督兵部員外郎景豐理藩院主事存聯均着即行革職以儆效尤倉匪章順書手藍肇林均着交刑部嚴行審辦其在

逃之周光宗着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拿務獲歸案訊辦欽此

補十九日奉 上諭袁世凱奏查明順天府等三州縣災歉情形請分別蠲免糧賦一摺直隸州東明長垣三州縣濱臨

黃河村莊本年被水秋禾歉收若將應征糧賦照常征收民力自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開州等三州縣成災五

六分村莊應征本年錢糧著蠲免十分之一成災七分村莊應徵本年錢糧著蠲免十分之二成災八分村莊應徵本

年錢糧著蠲免十分之四其成災五六七分村莊蠲免本年錢糧著蠲免十分之五成災七分以上村莊蠲免本年

莊蠲免本年錢糧著蠲免十分之六成災七八分村莊蠲免本年錢糧著蠲免十分之七成災九分以上村莊蠲免本年

年節年錢糧同歉收村莊未完節年錢糧暨出借倉穀等項均著緩至光緒三十一年秋後起征仍減免差徭以紓民

力餘著照所議辦理該督即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該部知道

欽此

上諭袁世凱奏查明各屬秋禾災歉請蠲緩糧租一摺本年順直地方六七月間節次大雨山水下注以致永定瀦龍等

河隄岸漫決濱臨各河窪地禾稼均多被水並因天時不齊各屬有被雹被虫被旱被霧被風之處當將應征糧租照

常征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所請照所有勘明成災五六七八九分及歉收三四分不等之武清等二十四州縣又

勘明歉收三四分不等之通州等二十州縣應征錢糧及各項旗租均著按照原奏所開被災分數分別蠲緩帶征並

應征屯米穀豆草束竈課學租旗產錢糧河游海防經費儲備軍餉廣恩庫租通津二縣屯租一併分別蠲緩帶征其

兵部馬館鑾儀衛地租永濟庫租帶征租及出借倉穀籽種口糧牛具等項一體蠲免並分別蠲免差徭以紓民力

該督即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之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欽此

電報

日俄戰報○旅順機器局 被日本海軍砲擊 十六日下午 全局延燒 直到夜間 火光未熄 俄兵敗退 遺棄

死尸三十六具 傷亡約一百餘人 被日軍生擒六人 日軍傷少尉一名 弁兵二十八名 俄兵敗退 遺棄

俄軍馬匹 凍餓死的不少 不敷戰陣之用 食用牛隻 也幾乎斷絕 因托回回教人 在新民府一帶 購

買牛馬 不論價值 因此牛馬市價連日飛漲

專件

廣西防勦主客各軍表
廣西自本年夏間 紹軍叛變以後 朝廷念邊隅緊要 不惜帑金 添派江鄂湘滇粵東五省客軍 前往助
勦 各軍不時添減 今將九月分 各營兵數 與駐紮地方 統領銜名 列表如左

雲南滇軍	廣東銘字軍	廣南發字軍	湖南剛字軍	湖南健字軍	湖南忠字軍	廣東棠字軍	廣東常備中軍	廣東武巨軍	濟字軍	柳防軍	廣勝軍	保商軍	成字軍	綏靖軍	保安軍	熙字軍	警察軍	定武軍	常備新軍	常備軍	常備軍	
四營	三營	兩旗	三旗	三旗	六旗	四營	四營	八營	八營	兩營	一營	一營	兩營	三營	三營	四營	五隊	三營	三營	五營	五營	
調授湘藩劉春霖	知縣符開銘	參將張嘉鈺	副將劉鯤	記名提督張慶雲	狼山總鎮兵黃忠浩	知州陳兆棠	候補府崔祥奎	知府王瑚	右江道龍濟光	知府濮賢恒	都司劉鴻芬	歸士膏總局督帶	參將劉成貴	副將宋尙傑	右江鎮黃忠立	右江鎮黃忠立	候補府清泉	前署柳慶鎮革員楊發貴	候補道王瑞閣	臬司劉心源	統領銜名	統領銜名
柳州府融縣境內	柳州府洛容城境內	柳州府懷遠古宜境內	桂林府龍勝義甯境內	桂林府龍勝境內	柳州府懷遠縣境內	柳州府融縣來賓羅城馬平境內	柳州府融縣象州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柳州府融縣羅城境內

要緊新聞

留學生爭論鐵路○東西洋中國留學生 公舉了一箇代表人(舉一人出場 代達衆人的意思 名叫代表人)
係楊孝廉度 已到上海 與湘粵兩省紳士 爭論粵漢鐵路事權

本京新聞

石路續工○石頭子馬路 燈市口一帶 舖墊已快完了 聽說等這裡完工 先由西安門 一直修到西直門

為的是預備上頤和園 來往平穩 別處隨後再修

失餉認賠○戶部失餉的事 迭紀前報 戶部堂官 因為這宗銀子 是看守的兵丁偷去 狠是有氣 要上摺

子奏參 現經某軍門照數認賠 這件事纔算了結

派辦地球○據時報說 有旨懿派鐵侍郎 在上海英國洋行 定買大地球一架 山川府縣 用二十五樣顏色

分別畫出 全用中國字註明白了 限十二月運解到京 價銀一萬二千元

撫甯命案出書○撫甯舉人王維勤 謀殺李姓全家十三命一案 屢次登報 現已有人 把這件事的起末原由

演成一部小說 共計四十二回 名叫殺生報 用鉛字活板排印出來 大約下月初就可發賣了

兵部裁吏續聞○風聞兵部衙門 自從裁書吏以後 所有應辦的公事 辦起來狠覺着為難 各省來往的文書

應收應發的 也常有錯誤 近來承辦司官 實在無法 多有把從前的書吏 暗地叫到宅裡 給他些薪

水 好幫着辦理公事 傳聞這樣說 也許是書吏們 故意造的謠言

禁開小押○小押重利盤剝 本干例禁 京城自庚子以後 凡開小押的 都掛洋人招牌 地方官便不敢過問

其實京城非通商口岸 若照條約 開行棧倘且不准 何況小押 好在中國官 是不看條約的 生怕得

罪了外國人 不但不敢封禁 還要派兵保護 豈不可笑 本報說了已不止一次 現在外務部 已照會各

國公使 所有京城各小押 無論是那一個的牌號 限六箇月一概歇業 以後無論何國人 都不許開設

各省新聞

查辦安徽俗話報○安徽俗話報 出報以來 銷路很廣 現在因此報的說話 過於激烈 由上海外國領事

照會上海道 要叫想法子改好 若不改好 便把報館的人嚴辦等語 上海道扎飭英公堂查究 說查那報

所載的亡國篇 用意悖謬 醒夢歌 聲聲與外洋人為仇 煽惑愚民 有碍邦交 深堪痛恨 查報後載明

上海四馬路 南昌普益書局 與新馬路大陸印刷局 顯是由滬上刊印 究竟是何人所為 望趕緊查明嚴

禁 勒令改好 不知英領事如何辦理

買辦服毒○漢口禮和洋行買辦韓登堂 因揮霍太過 虧空行內銀至三十七萬 不能交還 竟服生烟自盡

當由該行稟請德領事 照會閩道查封

各國新聞

奇人奇事○美國人漢瑪利夫 和人打賭 約定了五年以內 步下行走 要繞過地球一週 贏美國銀七萬五千塊 這項賭本 是英美各國大報館湊的 約明就由美國京城起身 并不多帶行李資財 一路之上 仗着演說 和賣照片 得點兒銀錢 作為路費 從此周游各國 剛剛五年 果真把地球繞了一圈 洋人性情好奇 又有定而不可移的志向 所以纔能做成此事 這就叫做冒險精神了

小說

◎ 猪仔記 ◎ (續前)



不上一刻工夫 便被印度人捉回來了 洋人又叫拿一條麻繩 把逃的那箇猪仔 拴住一個手指 一箇脚指 吊起來用皮鞭細細的抽着問他 那猪仔真像殺猪似的叫喊 滿嘴的洋爺爺 洋祖宗 說饒我的年輕 饒我個初次罷 那知這麼叫喊 外國人也不理會 只是使勁打 打得皮開肉爛 鮮血淋漓 叫喊的聲音慢慢的低下去了 方纔住手 却是仍舊掛着 不上三刻工夫 拴的那箇手脚 已腫得像竹筒一般 洋人還不肯放 再用皮鞭亂打 打了半天 一些聲息也沒有了 方叫解下一看 原來已一命嗚呼 活活的給打死了 洋人看他已死 也並不憐惜 叫拖了這箇死人 到各猪仔面前 叫他們仔細看看 再有逃去的 便是這箇榜樣 衆人那敢細看 都嚇得魂不附體 (未完)

宮門抄

十月二十一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享公續假十五日 召見軍機

十月分缺單○京府順天糧馬通判劉于祐革 知府福建

福甯錢溯時故 知縣湖北咸豐趙曾蕃安徽祁門恩楓

舒城錢人龍山東清平梅汝鼎俱丁沂水胡德修近山西

太谷葉在 簽近河曲姚學鏡保升江蘇寶應陳庚未過堂

縣丞山東益都鍾成捐離任 巡檢奉天錦縣李奉寬故

電報

日俄戰報○日軍在沙河沿岸 轉運軍裝糧食 往來不絕

留學生大起風波○現因粵漢鐵路一事 東西洋留學生

都發電爭論 又因某制軍捕殺學生某某等 以致

外洋留學生 羣抱不平 公舉代表人 出場理論

雲南嚴防邊界○雲南有電報到京 說廣西的土匪 雖

目下捕滅了不少 無奈賊匪的黨羽 大半逃入雲南

邊境 現已派兵嚴防

立碑紀念○俄在北里擊沈英國漁船 除賠償撫恤外 并在被災地方 建立石碑 以為紀念 這一通石碑

也和克林德牌坊差不多

兒童解字

希臘 希音西 是簡少的意思 臘音臘 就是臘月 的月分 就叫臘月 每年底的祭祀 名爲臘祭 所以年底

個國名 希臘是最古有名的國 在中德舜禹時代 他就強盛起來 到中國漢朝時 國土滅亡 作了土

耳其的屬地 西洋各國 因爲他是各國開化的首領 在咸豐年間 又把他扶助成國 西洋的文字 都是

從希臘文化出 如同中國的大篆一樣 埃及 埃及音哀 塵土就叫埃 及是個虛字眼兒 就

國名 比希臘還古 在非洲的東北角上 到了中國 唐朝 被隣邦亞拉伯所滅 後來又屬了土耳其 本

朝道光年間 同土耳其打仗 打算自己獨立 兵力不 足 求英國相幫 因此就歸英人保護了 國裏的古跡

有方尖金字塔 人面石獅 最大的工程 有蘇彝士河

俄羅斯 俄音莪 頃刻之間叫俄 俄羅斯二字聲 斯的名子 也不一樣 都是繙譯不同的原故 如今

中國叫他俄羅斯 省文叫俄 日本叫他露西亞 屬地的人 這部落名目 叫做鄂爾羅斯 因此中國人

就稱他爲鄂爾羅斯 後又改爲俄羅斯 他的國土最大 東西佔歐亞兩洲 一國元朝的時候 把俄國收拾的

很苦 如今的蒙古 都是元朝後人 眼看著俄國就要 報仇 中國同他通商的時候 都是由旱路來往 如

今佔了東三省 日本人怕他害自己 所以開了大戰 如

今天的名字雖少 註解已多 不再加增

恐兒童不易記認

專件

廣西防勤主客各軍表

(續昨稿)

軍名	營數	統領銜名	駐紮處所
雲南滇軍	六營	湘藩劉春林	慶遠府與貴州交界處
慶字軍	四營	知府白玉書	慶遠府屬境內
邊防榮字軍	十營	都司陸榮廷	慶遠府屬境內
王總統衛隊	兩哨	統帥王芝祥	慶遠府屬境內
兩廣督轅親軍	一旗	特用道張鳴岐	柳州府屬融縣境內
衡字軍	五營	提憲丁槐	桂林府屬城內
貴字軍	兩營	副將張得貴	思恩府屬境內
廣東綏遠新軍	四營	提憲丁槐	思恩府屬境內
廣東綏遠正軍	四營	總兵何友山	泗城府屬境內
邕防軍	兩營	知府潘江	南甯府屬境內
邊防武健軍	八營	京堂鄭孝胥	龍州府屬邊一帶
龍防軍	兩營	太歸道謝汝欽	太平府屬境內
廣東安勇	一營	歸太歸道節制	上思直隸廳境內
色防軍	兩營	百色同知書通	百色直隸廳境內
鬱防軍	兩營	知州李日謙	鬱林直隸州境內
歸防軍	一營	知州沈秉炎	歸順直隸州境內
潯防軍	兩營	知府惠綸	潯州府屬境內
梧州防軍	三營	關道王壽慈	梧州府屬境內
鎮防軍	兩哨	知府賀源清	鎮安府屬境內
平防軍	兩營	知府賀源清	平樂府屬境內
廣東喜軍	一營	平樂府知府	平樂府屬境內

要緊新聞

王之春劣蹟敗露○已革巡撫王之春在上海辦理鐵路 忽又與俄國某大員密議 所以上海各報紛紛傳說 王之春怕走漏他的密事 拿了道勝銀行的鈔票一萬元 送給上海某報館 原要求他包含的意思 不料某報館沒有收受 反把這情節登報 王之春無法 又給某制台 打了一個電報 要想彌縫他的劣跡 不料想愈躲閃愈露形兒 反把他一片私心 和盤托出 真是弄巧成拙了

日捕德船○上海德文報說 有一隻德國輪船 裝載了皮衣毡條 還有肉食藥料等物 打算到牛莊掛口(日俄打仗 名爲兩戰國 戰國之外 名爲局外國 局外國不准接濟戰國) 其實要暗暗送入旅順 現在被日本拿獲

本 京 新 聞

縣大老爺做壽○本月十九日 署大興縣錢錫來生日 衙門裏演唱女戲 款待賀客 一天到晚 車馬盈門

十分熱鬧

愚民輕信謠言○北京人最愛造謠言 也最愛聽謠言 庚子的義和團 就從謠言造出來的 本月初間 又有 人造了個謠言 說本月二十這一天 是日月合璧九星聯珠 人要燒香求禱 定可獲福 就有那沒見識的 報館 也跟着胡說 弄得人人傳說 當做一件千年難遇的祥瑞 九門提督知道了 怕民心浮動 又要鬧 出事來 趕緊出了一張告示 說並無此事 欽天監也沒有這個摺子 大張曉諭 辨明這個謠言 民間也 該不去信他的了 那知到了二十這一天 仍有人起了大黑早 燒香點燭 磕頭求禱 也有跑到城牆上看 的 也有扒在房頂上觀的 其實太陽在大東邊 月亮在大西邊 合璧在那裏 就是合璧 又與人什麼相 干 這就叫輕信易惑

走頭無路○北京的上海班 八月節後 因北城驅逐 都趕到了中城 因此泉升謙安等客店 都住滿了 現 在中城 也下令驅逐 把各客棧裏住的妓女 又都趕出 十八九兩日 各班紛紛逃避 大有走頭無路光景

條陳學務○燕都報上說 有一位都老爺 上了一本 條陳學堂的事情 據說將來學堂裏 有可慮的事四條 有大毛病的事六條 應當趁早防備 業已奉旨交學務處辦理 通行各省大小學堂

鄉下人真冤○京北白廟村的鄉民 在那尙書轎前喊冤 控告張永等人 勾通日本人澤田熊八郎 硬行派捐 已紀前報 這箇案子 當時就交工巡局查辦 許久還沒有傳案 所以張永等胆子更大 口稱要把這原

告打死 澤田熊八郎也帶著日本人 到白廟村大鬧 鄉下人真沒了活路了 體操可觀○大學堂仕學館 有體操一門功課 各學生用心習練 每到操演的日子 教習領著學生 一齊到

操場 都穿著體操衣服 隊伍整齊 操法狠熟 看的人個個誇讚 裁驛歸郵○聽說政府裏議定 從明年起 把各省的驛站 一概裁撤 京外來往公文 都歸郵政局遞送 如

此辦法 可以省許多糜費 不過地方官有些喫虧 此事辦妥 極其方便 且莫因小失大

禁令難行○近來巡城的都老爺 出了煌煌的告示 貼在各飯莊酒館門口 說不許帶了娼妓飲酒 老實話就是 不許叫條子 所以各飯莊酒館 有客人要招呼條子的 都不敢答應 只有陝西巷某酒館 說是有外國人保護的 仍舊可以招呼女局

各省新聞

嚴查私鹽○津榆火車 往往夾帶私鹽 現因蘆商王觀保等 具稟鐵路總局 已奉督辦大臣 扎派姚提調伯純 合張鄭兩委員 嚴行搜查 並在各站 張貼告示 諭商民人等一體知悉
保護回籍華商○廣東福建這幾省的人 到南洋西洋的很多 或是經商 或是做工 很有發財的 只因本籍的親戚朋友 合地方上的光棍 聽說某人發了財回家 就要想法子敲詐 所以這些人 雖是有錢 都不敢回家 近來疊奉諭 飭各省督撫 認真保護 現在閩廣兩省督撫 已妥擬章程 凡是華商從外洋回來 地方官須切實的照應 若有刁紳惡監 借端訛詐 定要重辦 從此外洋遠客 當不致再受人欺侮的了
奸拐人口○近來各處招工 除南非洲之外 還有雲南鐵路局 貴州鐵路局 都在天津招人 這是明的 還有某某兩國 也在天津一帶 招募年輕力壯的粗人 有的說是到青泥窪做工的 有的說是到奉天兵營做工的 但有人能招得一百名 或四五十名 格外還有酬勞 所以有一等做慣人販子的 紛紛的向內地勾人 或用虛言哄騙 或用奸計逼勒 更有邪藥迷拐的 京城左近 常有人家十七八歲的孩子 無端的失去 永無下落 望地方官留心緝訪 如有此等奸人 務要重重的辦一兩箇纔好

各國新聞

募集兵丁卹款○日本婦人 在英國募化捐款 為戰死兵丁家眷的養贍 至西歷九月底止 已共捐得英金二萬零二百零八磅 又十四先令三辨士
巴拿馬運河○巴拿馬係美國南境地名 此地一面通太平洋 一面通大西洋 中間隔着這塊旱地 形如蜂腰 一般 以致兩洋船隻不能往來 現在美國要在此處開挖一道運河 與蘇彝士河一般 (蘇彝士河 在歐洲南斐洲北 一面靠地中海 一面靠紅海 中間有二百多里沙地 從前西洋來到中國的船 須繞斐洲南 向東 再折回北來 要走半年 自從此河開通 便從地中海 直通紅海 能省走一萬多里) 工程已將過半 五年以後 全河開通 東西兩洋 又開一條捷徑 從前商船往來 走南邊的 將慢慢的移到北邊 世界開通大局 必要一變

上諭 宮門抄

十月二十二日商部 鑾儀衛 廂黃旗值日無引 見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
熙皇太后懿旨 從來立國之道 惟在保民 近年以來 民力
已極凋敝 加以各省 攤派賠款 益復不支 剝肉補瘡 生計
日蹙 深宮慘懷 民瘼常切 疚心聞各省 督撫因舉辦地方
要政 又復多方 籌款 幾同竭澤 而漁 其中官吏 之抑勒
役之騷擾 劣紳訟棍 之播弄 皆在所不免 吾民有限 之脂
膏 豈能堪此 剝削 言念及此 能無惻然 前特明白 宣示
有各省 捐派等 款 除有 大宗 收數者 姑准 照辦 外 其餘
立名 目及 苛細 私捐 著即 概行 禁止 凡地方 應辦 要政 仍
着 次第 推行 一切 學堂 工藝 有關於 教養 之事 但當 官為 剴
切 勸導 應由 紳民 自行 籌辦 不准 藉端 抽派 致滋 苛擾 各
該 督撫 務當 督飭 屬員 深維 邦本 共體 時艱 勉付 朝廷 不
忍 重累 吾民 之至 意 欽此

上諭前據魏光燾張之洞會奏 改建製造局廠一摺 特派鐵
良馳往 詳加 查勘 再行 籌議 併查 核期 杜浮 糜該 侍郎 行
並將 所過 省分 出入 款項 一併 查核 兩處 審定 該局 廠應
抵江南 如已 事着 即遣 赴滬 查核 兩處 審定 該局 廠應
否 建地 勢何 處合 宜即 行回 京覆 命仍 將經 過地方 營
務 留心 查看 至各 省司 庫局 所一 切款 目毋 庸調 查着 即
責成 該省 督撫 認真 整頓 不准 浮收 濫費 力戒 侵欺 以恤
民艱 而重 國帑 欽此

上諭商部奏 新紳捐建 農工小學 堂收教 墮民 懇恩 除籍 一
摺 浙江 墮民 雍正 年間 已准 除籍 自新 乾隆 年間 議准 本
身 改業 下逮 四世 清白 自守 者准 其報 捐應 試等 語 現在
該 紳議 設農 工小 學堂 俾營 實業 以廣 造就 着照 所請 行
至 畢業 後應 如何 一體 給予 出身 之處 着學 務大臣 照
成案 辦理 欽此

海軍的根本

兒童解

英吉利

英是初開的花 最美丽的才幹 亦叫英吉

就是大英國 是名子 英國本名英吉利 在歐羅巴
西北海當 共三分 島 其實只有二大島 英國都名巴
倫敦 雍正 年就通 中國 香港 道光 咸豐 時代 同俄國 失
了和 兩次 開仗 佔據 香港 重訂 條約 英人 本國 失
地土 同日本 差不多 據講 求商務 國勢 日強 要歸 比他
所管的 地方 都同 本國 地土 不聯 約計 起來 要歸 比他
本國大 幾十倍

法蘭西

法蘭西是法蘭西 是法蘭西 是法蘭西 是法蘭西 是法蘭西

文叫法國 在歐羅巴 南邊 同英國 隔著 一海 西國 省
可以望得見 中國 嘉慶 初年 拿破 倫就 命法 國兵 力最 強 被
有大名的人 物 就是 法王 拿破 倫就 命法 國兵 力最 強 被
人給囚困在海島 佛郎 明末 年拿 破倫 就命 法蘭 西兵 力最 強 被
器就叫佛郎機 佛郎 明末 年拿 破倫 就命 法蘭 西兵 力最 強 被
光緒十年 同我國 爭奪 安南 王位 據 為已 有議 院主 裁
窺探 雲南 廣西 都城 名巴黎 王位 據 為已 有議 院主 裁
叫做民主國 都城 名巴黎 王位 據 為已 有議 院主 裁

德意志

德意志是德意志 是德意志 是德意志 是德意志 是德意志

子省文叫德國 在歐羅巴 南邊 同英國 隔著 一海 西國 省
聯合 二十六 邦 成爲 一國 內中 以普 魯士 爲首 曼
國嘉慶 年間 法國 同他 開仗 內中 以普 魯士 爲首 曼
出了 看不能 再成 國了 普魯 士出 了 一 位 維廉 帝 離
底報了 法國 的仇 又破了 奧地 利阿 改國 號爲 德
志 如今 地球 上的 陸軍 又租 借我 膠州 灣 都是 爲大 興
日買 了南 洋一 小島 又租 借我 膠州 灣 都是 爲大 興

◎說戲本子急宜改良◎

俗語常說的兩句話 戲台底下落眼淚 替古人擔憂 這兩句話 不過是個歇後語 人人說慣了 誰也不去想那話的意思 我今天把這兩句一思 恍然大悟 覺著很有些道理 天下最容易感人的事 沒有比戲再好的了 所以各國把這件事 看作了很要緊的一端 所編的戲文 都要經文部大臣鑒定 然後纔准排演 爲的是無數的人民 萬不能一個一箇的當面教導 有了好戲文 受過教化的人 自然愈感愈深 就是那些頑劣不率教的 叫他眼睛看著 耳朵聽著 戲台上的一舉一動 傳出神來 不怕他不知感動 若是隨著人的意思 胡亂排演 必定要編出傷風敗俗的戲 取一時的快樂 留無窮的隱憂 中國的戲文 當初也很講究相沿久了 祇作爲消閒解悶的玩藝 不去再加考訂 演出種種怪像 牛鬼蛇神 淫詞蕩曲 鑼鼓響處 不論戲文好歹 只要是個名角 任憑演的怎樣無理 喝彩的聲音 彷彿連珠砲一般 這種聲音 實是從肺腑發出 若再唱各種奸盜邪淫的戲 更覺興高彩烈 樂不可支 大家想想 這是甚麼緣故 聲音之道 感人最快 何況登臺排演 臺下的人 不知不覺便認假爲真 所以壞戲比好戲更容易動目 如今各名班 要是沒有好花旦 班運必不興旺 上海天津各處 更是奇想天開 實事求是 添聘了許多女角 專演各樣淫戲 如此的胆大妄爲 人心怎麼樣會正 風俗怎麼樣會良 (未完)

要緊新聞

江元兵輪下水○南洋向日本神戶船廠 定造兵輪四艘 現已造成一艘 名叫江元 本月初十日下午水 全船都係鋼質 長一百七十英尺 寬二十八英尺 吃水七英尺 載重五百六十五噸 每點鐘能走十三海里 前面裝十二生的快砲一尊 後面裝十二生的零五快砲一尊 兩旁裝麥克心快砲四尊 奉省好官○奉天新民府增太守 平時最愛百姓 又肯辦理新政 籌款開了學堂 現又要辦農學的事 派人上江浙地方 去買桑樹秧子 好教鄉下人養蠶 像這樣真心辦事 實在是難得的好官 派查學務○風聞有一位大臣 因爲各省學堂學生 多有沾染習氣 往往鬧出事來 可慮的狠 打算請旨派查學官員 分往各省 爲的是一面訪查 一面勸化 公摺保舉人才○福建紳士林自華 是三品卿銜戶部郎中 學問很好 各國的洋文 和政治法律 全都通曉 現聞兩湖張官保 閩浙魏制台 公遞了一個摺子 保舉人才 大約必可以重用

北絲減稅○中國蠶絲 南貨比北貨強 價值高下 也差多了 但完納厘稅 是論斤兩 不論貴賤 因此北貨更是吃虧 更難暢銷 現經袁宮保創議 把北絲稅則 照向定的數目 打八折完納 通俗教育茶話所○保定省城裏 衆位紳士 立了一箇茶話所 就在四川會館小學堂裏 每到禮拜這天 開會演說○不論什麼人 都可以去聽 從一點鐘起 到四點鐘止 講的是中外交通的大局 辦理新政的益處 古今忠孝節義的故事 各處的新聞 最可以引人增長見識 開發心思 開發演說會 比出報的好處還大 中國不識字的人多 非此不可

招雇師範生○山東省開了師範學堂 (範是法子 師範學堂 專學當先生的法子) 沒有人願意去考 學務總辦 要趕緊辦成學堂 沒了法子 嚴派各州縣 快快保送學生 州縣也沒了法子 只好各處招募 聽說每人一年 許給雇價銀六十兩 大家這纔肯來 內中也有老學究 也有無賴子 人品狠不整齊 這樣的師範生 將來怎樣爲人師呢

難民遇救○中國紅十字會 派了委員三人 在奉天西邊一帶 搭救難民 每天逃出來的人 常有二三百名 至少也有四五十 各委員認真搭救 辦的狠好 這些難民 可算有了生路了

本 京 新 聞

學生與教士大鬧○某學堂學生 因萬壽聖節 西什庫教堂 紫綵慶賀 要進去看看熱鬧 被教士攔阻 彼此爭吵 到第二天 學生的父兄 前往教堂 與樊主教理論 樊主教和和氣氣的勸了一番 答應把攔阻的教士責罰 學堂的學生 還不知道 又約齊了二百多人 前往教堂大鬧 主教寫信給學堂監督 後來是怎樣了結 還不甚知道

面奏錢法○聽說有位大員 皇太后召見時候 問到京裏的銅元 通行不通行 這位大員回奏 說這宗銅元 使着狠方便 就是叫奸商收買了 運到別處去的太多 所以京城街面兒上 倒周轉不開 總得禁止住私運 再叫鑄銅元的省分 多解些個進京 街市上纔能流通

京西土匪○京西灰廠河套一帶 自從庚子亂後 賊匪很多 姜營的大兵 去年拿辦過幾回 安靜了好些日子 現時駐紮的兵少 明火路劫 又出了多少案 目下姜軍門 派了三百人 前去訪拿 聽說土匪的頭兒 名叫夏得勝

商部奇聞○順義縣有個商人打算稟請商部辦順義的雜貨牙行託一個朋友替他謀幹這朋友安心不善誑騙着他花了好些銀錢可就不見面了這商人急了自己到商部遞稟收稟的委員看了看稟帖驢唇不對馬嘴不收他的他就大呼小叫說你使了我多少銀子爲什麼不收我的稟帖委員狠覺奇怪叫差人把他扣住只怕要吃苦子了

各省新聞

奉敬老拳○山東省師範學堂總辦某道台脾氣不大好有一位姓史的教習從日本游學回來也有點兒脾氣不知因爲了甚麼教習和總辦打起架來直跑到道台屋裏舉拳亂搥幸虧有兩個日本教習在座極力解勸纔得干休學堂裏鬧成這箇樣子豈不叫外人笑話

川省機器局罷工○四川機器局工匠五百餘人一齊罷工聯名在督轅具稟控監工委員鄭大令營私剋扣已派沈道台查辦

士習日強○日本人最重勇力稱爲尚武精神無論士農工商總以會經當兵爲榮所以能戰勝俄國近來中國士人被日本感動已漸變文弱舊習現在湖北招兵文學士人投營的實在不少統計有五百多人可見風氣日開真是非常可喜的事

大冶煤礦推廣○湖北大冶煤礦出煤很好現用土法開采每日出煤十噸據礦師勘驗若用新法開挖每日可出煤二百噸煤層極厚足敷數百年之用有本地周徐二紳士集股推廣已在某洋行訂購各種機器以備改用新法

各國新聞

韓亂難平○高麗咸鏡道亂民濫起不能勦辦因那裏俄兵聲勢甚大高麗官兵軍械都被俄兵取去所以各地方文武束手無策

電賀聯任○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已被公舉聯任業經登載前報近據倫敦來電說德皇已電致美總統敬賀聯任的大喜

俄醫院傷病兵數○貝加爾湖與奉天一帶俄國軍醫院容留傷病兵丁共有六萬八千名之多

葡皇遊英○本月十一日上海文匯報接英京訪事電報說葡萄牙國皇與皇后同行赴英現在已到倫敦

種痘激變○德京柏林來電說美洲的巴西國因頒行種牛痘章程不便於民激成太亂

宮門抄

十月二十三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

翁斌孫假滿請 安 庫倫辦事大臣樸壽到京請 安

立侯文樸謝賞廕生 恩 吏部奏派驗看月官 派

出溥善 張英麟 戴鴻慈 綿文 徐世昌 松桂

陸潤庠 成章 召見軍機 樸壽 程友琦

電報

日俄戰報○俄兵在吉林一帶 搜買牛馬糧食 勒索民

間車輛 望奉天鐵嶺等處運送 每日至數千輛之多

因此鄉民 都紛紛逃避

日軍圍攻旅順 這幾天又紛紛調動 豫備大舉 口

內的俄艦 大半受砲火攻壞 不能運動

在烟台爆沉的俄艦 所有官弁水手人等 日本公使

請中國地方官 嚴加羈押 不准回國干預戰事

廣西軍報○署兩廣總督岑制軍來電 說黃鎮軍忠浩

連日進攻 頗稱得手 現在已把第二三峒攻破 拿

獲亂黨 抄得糧食很多

兒童解字

昨日的小註 同我國失了和一句 我
字誤成俄字 國內沒有王位一句 沒
字誤成設字 錯誤甚大 實是校對人
粗心 特此聲明

奧斯馬加

奧斯馬加 是屋裏的西南隅 論語
上王孫賈說的 與其媚於奧 寧媚於

竈 當時本有祭奧的禮 都是些神道設教 最不可
解 因為奧是屋隅 所以凡隱藏不露的 都可以說

奧斯馬加 當此字講 馬是騾馬 加是加減
這四個字拼起來 念得快了 便是大奧國的名字

○奧斯馬加 本名奧大利阿 省文叫奧國 從前和
日耳曼共一主 最盛的時候 義大利 荷蘭 都

受他的壓制 中國同治初年 奧王跟匈牙利國女主
成親 兩國合為一國 稱為奧斯馬加 都城叫維也納

義大利 義是仁義的 義 事物情理相宜 都可稱
本可通用 古時有太字音 無大字音 義大利三字

就是大義國的名字 義大利本是古羅馬 義大利三音
權力很大 為歐洲一統的大國 漢朝時候 羅馬的

國 漢書上的大秦國便是 羅馬敗後 分為許多小
國 被奧法等國所欺 到了中 咸豐末年 重新立

國 名義大利 都城就在羅馬 天主教皇 居在羅馬
很 是作威作福的 現在教皇的權 被義大利奪去了

佩玉 尋常的意思了 今不再叙 古人遭了喪 便不
瑞 玉是玉的美名 所以從玉字旁 前已說過了

佩玉 尋常的意思了 今不再叙 古人遭了喪 便不
瑞 玉是玉的美名 所以從玉字旁 前已說過了

佩玉 尋常的意思了 今不再叙 古人遭了喪 便不
瑞 玉是玉的美名 所以從玉字旁 前已說過了

佩玉 尋常的意思了 今不再叙 古人遭了喪 便不
瑞 玉是玉的美名 所以從玉字旁 前已說過了

佩玉 尋常的意思了 今不再叙 古人遭了喪 便不
瑞 玉是玉的美名 所以從玉字旁 前已說過了

佩玉 尋常的意思了 今不再叙 古人遭了喪 便不
瑞 玉是玉的美名 所以從玉字旁 前已說過了

佩玉 尋常的意思了 今不再叙 古人遭了喪 便不
瑞 玉是玉的美名 所以從玉字旁 前已說過了

演說

◎說戲本子急宜改良 (續昨稿)

所以京城的戲園子裏 不准婦女入座 固然是怕人多起鬧 也未始不因為戲文不好 大庭廣眾之下 實難為情 果真戲文好了 勸化日久 人人知禮 婦女看戲 却又何妨 中國此時 上中等的人 就是自己不開通 所來往的親友 也還有些明白的 可以聽點好話 看點好樣子 獨有那下等多數的人 自小沒念過書 差不多一字不識 要想勸化他們 無論開多少報館 印多少新書 都是入不了他們的眼 一定要叫他知道些古今大事 曉得為善為惡的結果 除了戲文 試問還有甚麼妙法 也不必講求高雅 就是二簧梆子腔 能悅俗人的耳目 那纔算是救急的良方 如今上海地方 出了一位名角 叫作王笑農 編了許多新戲 浪費了一番苦心 不過用意太深 下等的人 還不懂看這種戲 並且有些傷時 出了租界 便不能唱 恐怕不容易行開 據我們的淺見 先把妖魔鬼怪的戲 一概禁止 免得再弄出洪若老祖 齊天大聖等事 義和團的舉動 何曾不是從戲裡學來的 禁吊了這等戲 愚民的心中 少了許多鬼鬼祟祟 可就容易跟他講理了 再把奸盜邪淫各戲 想法子改好 戲台上淨出正生老旦 有時候也嫌沒有趣 不妨把奸淫的結果 全本演完 不准有頭無尾 聽完了這本戲 人心裡必定要動一動 更編些改邪歸正 發奮自強的戲文 並處處表明合羣愛眾的公德 (合羣愛眾 是大家合在一起 彼此相愛 同國的人 不可傷害同國人) 從這個地方下手 較比學堂報館 功效必定大多了

要緊新聞

中州看報社○河南省念書的人 約會大家 籌出一筆款來 把中外各種報紙 揀好的買許多份 租一所房子 置買些桌椅 凡在河南省的人 不論是誰 如要看報 都可以隨便去看 另有幾條章程 也狠妥當 這是開通風氣最好的法子

湖南要案實情○湘省學堂鬧事 昨已登報 現訪得實在信息 據說這件事 各報上紀的 其說不一 其實鬧亂子是營兵 并不是學生 為首的兩箇人 已經正法 一名張得勝 一名徐占標 不過牽連着學堂的学生 和日本留學生 湖南撫台 把名簿業已燒了 張宮保又打電報 請駐日本的欽差監督 嚴嚴的約束 以免再生出事來

礦務辦法○商部因為各省礦務 辦的總不得法 打算聘請外國有名的礦師 作為教習 再把各國的礦律 編譯出書來 好教辦礦務的學習 或者可以有起色

本京新聞

文明舉動○昨天東交民巷 有兩箇日本兵 一同走路 遇見俄國武官 日本兵照常立正（立正是恭敬的意
思）舉手行禮 俄武官也舉手還禮 絕不露出一點兒有仇的樣子

善堂改良○彰儀門西大街路北 舊有資善堂義學 庚子亂後停止 至今並沒開辦 現有本堂從前的學生楊
君 因堂中有存款二千餘兩 合同事們商量 打算立一箇教養局 有人勸他 不如改建學堂 要求速效
教養局比較學堂 自然來得快些 商議了幾天 不知究竟怎樣辦理

教養進步○五城創設的教養局 共分十一科 已見本報 這些日子 新織一種布 名叫平紡布 銷路到很好
還有帶子一科 買的人更多 可見工藝這件事 只要辦理認真 不愁沒有進步的

謠言惑衆○東單牌樓羊肉胡同 有一個男子 名叫胡桂林 披散着頭髮 自稱奉天神派下來的 叫他檢字
紙 嘴裡又背四書 又念經咒 已經工巡局拿住送部 前兩天德勝門 又有一個披散着頭髮的 有四十來
歲 穿淺藍道袍 手裡拿着小香羅 借化緣為名 佈散謠言 從身上掏出字帖兒 給大眾看 像這奇奇怪
怪的人 萬不可留 趁早兒拿住辦了 免的他謠言惑衆

攔阻有因○前次本館人員 走過東交民巷口 遇見一個十七八歲的人 騎着一匹驢 手裡倒提着一隻鷄
美國的巡捕上前攔阻 不准他去 那人不解何故 文明國的規矩 雖是一隻鷄 也不准非禮虐待 試想
倒提着鷄脚 那鷄何等難受 要在一外國 一定要受罰的了 何況東交民巷 出過告示 不准走驢 嫌他
叫得聲音不好聽 一時犯了兩個錯 無怪巡兵攔阻 怎奈那人始終不明白 真是可憐

各省新聞

私造功牌○天津巡警局 訪聞安徽人婁雲卿 向來私造功牌獎札 哄騙人的銀錢 派了巡捕 到河北獅子
林 把他拿住 起出假印戳子 功牌獎札 有一百多張 解到局裡審問去了

奉天近信○俄帥普魯巴金將軍 在奉天城外 蓋了好些房子 預備過冬

創立運動會○保定高等學堂 因東西各國 無論什麼學堂 每到春秋兩季 天氣最好 有賽跑的 有賽球
的 為是引學生的高興 活動筋骨 仿照這個意思 立一所運動會 每年兩次 一到三月九月 定日子
知會大家 預備三宗銀彩 跳勝了的得銀虎 跑勝了的得銀馬 踢球勝了的得銀獅子 回到學堂 仍舊
存起來作為公彩 得彩的另給獎賞

各國新聞

風雪過大○據路透電報說 前兩天北海洋面上 忽然起了風暴 船有刮翻了的 傷人不少 英國的北邊 密多蘭士地方 也是大風大雪 把電竿都截斷了 火車也不能開行

志士遺囑○日本人橫川省三 因偷進哈爾濱 查探軍情 被俄國拿住殺了 臨殺的時候 寄五百塊錢 捐入俄國紅十字會 俄國不忍收他的 打算給他的後人 因交日本政府 送還他家裡 誰知橫川省三 兩箇女兒更好 說這一項錢 我們要收回來 就不是父親的志向了 兩國打仗 本是為公 並非為私 紅十字會是個大公無私的善舉 日本的紅十字會 款項很足用 所以一定要捐入俄國 姐兒兩箇 拿着他父親的遺書 (遺書是臨死之前 寫明了身後的事 交代兒女) 去求法國欽差的太太 再替他寄到俄國 你說這姐兒倆 見識高不高

笑談

官場笑話○某省的運台 不大認識字 有人恭維他 說駭政辦的狠好 這位運台大人 告訴他的師爺 說你看這個人 連恭維人都不在行 我辦的是鹽政 他怎麼說是茶政呢 師爺聽說 不由的哈哈大笑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鍾承祖合盧阿么二人 到了這個時候 彷彿把身體 掉在八丈深的冰窖裡面 只覺得眼前一陣烏黑 十萬八千毛孔 一箇箇都起雞皮疙疸 兩手兩脚 直冷到十指尖頭 渾身上下不住的抖擻 似乎一陣心酸 像要哭出來的光景 却有一塊黏痰 梗住在咽喉裏頭 再也哭不出來 只有兩汪眼淚 像斷線珠兒似的 直流下來 這時候的情形 憑你有十張嘴 十管筆 也說不盡 也寫不出鍾盧二人的苦情 可憐一個堂堂知縣的少爺 竟落到這步田地 盧阿么回想他的妻子 寄住娘家 連個信兒也不知道 不知要怎樣的掛念 心中如刀攪的一般難過 兩箇人正在如醉如痴 胡思亂想 不提防洋人 已把這一起的猪仔 拍定價錢 分賣給各路的敗子 鍾盧二人 却落在 一箇姓王的販子手裏 這姓王的是福建廈門人 自幼在美國金礦做工 狠積下幾文錢 等到後來 美國起了禁止華工的例 把在那裏的中國人 都想著法兒收拾 姓王的受不了這苦楚 便把所有的東西 都變賣了 帶了些銀錢 在南洋做箇買賣 本來原不想販賣猪仔 這一天偶然撞見 無意中做着這樁生意 (未完)

宮門抄

十月二十四日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無引見

召見軍機

告示

商部示諭前傳職場立濱迄今未到爲此再行催傳務於三日內來部問話勿得延誤爲要此傳 二十三日

又前據該職商呈稱合費在山東黃縣設立煤業公司請准註冊立案等情業經本部咨行山東巡撫飭查並經批示在案茲准山東巡撫復稱據黃縣知縣王蓋臣詳稱查龍口販運煤斤商人均有行棧若設一家公司不許他人販賣是該職商獨享其利轉廢他人數家之行業無異於壟斷居奇等情據此咨請核辦前來該職商等稟辦松華煤業公司不過運煤販賣並非製造新物得以專利者可見既據該縣查得恐其壟斷居奇自難准其註冊立案所請應無庸議此批 右批職商馬慶熙等知悉 廿二日

電報

日俄戰報○旅順左近 新埋布的地雷 甚是嚴密 日兵連次進攻 傷亡極多 前報云 不久旅順即破 如今看來 俄人堅忍 一時還難得手

兒童解字

荷蘭 荷音何 蓮花也叫荷 ○又音賀 身上負負 東西名荷 荷蘭的荷 當念賀 這兩個字音 也是國名◎荷蘭在我們宋朝時立國 地土多水 人民都會駕船 到了明朝 先來東方佔據南洋各島 同中國海路通商 屬荷蘭最早 他們的一種人頭 髮是紅的 所以呼爲紅毛 後來英國東來 奪了他 許多地方 如今的國勢 遠不如從前了

比利時 比音匕 兩件東西 放在一起爲比 所以寫兩個匕字 又音必 意思同音匕 稍 差一點 如朋比爲好的比 就音必 利是利害時是 時候 三個字音 也是歐洲的國名 ◎比利時國 在荷蘭南邊 所奉的教 與荷蘭不同 彼見仇敵苦 戰多年 中國道光年間 自己獨立 亦來通商 阿 非利加洲 有一小國 名康果國 又名剛果 比利時 王 兼爲康果王 可是康果不歸比利時管 彷彿開店 似的 一位掌櫃的 管兩處東家的買賣 各有各的帳

西班牙 班音頭 排列位次叫班 一類的人 也 叫一班 牙是牙齒 西班牙三字的音 本 是日斯巴尼亞 念快了 就成三音 這三音 也 是國名 ◎西班牙 就是日斯巴尼亞國 中國明朝 時候 派哥倫布尋美洲 大半收爲屬地 國勢富強 到了本朝嘉慶以後 各屬地都自己獨立了 近來 同美國打仗 又失了南洋飛律濱島 自己所有的 除去本國 只剩北非洲一處 屬地一失 國勢便弱 可怕可怕

今天的名字雖少 註解已多 恐兒童不易記認 不再加增

今日戰報○旅順左近 新埋布的地雷 甚是嚴密 日兵連次進攻 傷亡極多 前報云 不久旅順即破 如今看來 俄人堅忍 一時還難得手

本報又得罪了德國欽差

本報前一箇月 因為把南斐洲招工的情形 從實紀載 又因小說猪仔記 記中國人在外洋當猪仔的 描摹的窮形盡致 英國欽差看見了 怕從此得不着這箇便宜 到外務部羅索 外務部飭五城公所 雷厲風行的要本報出具甘結 本報這甘結 是不能出的 只得親自向英國欽差理論 英國欽差 派他翻譯傳說的話 狠是明白 會演說在第七十三號至七十六號報上 題目是(本報忽逢知己) 諒眾位看報的 都看見過的了 不想前幾天 德國的欽差 又拿了一張京話日報 到外務部去羅索 說是登載了膠州的什麼話 本報細想 沒有登載膠州的事 只有第九十五號 要緊新聞裏 有一段叫做(德人在山東的舉動) 說的是(德人經營山東 最注意的 是軍政上一切布置 其次便是商業 不惜人工 不惜錢財 務做到如願而止 特把近日的情形 畧說數段 備告我內地同胞 現在鐵道經過的地方 如高密等縣 都有德國陸軍來往 其用意所在 明白人可想而知 無庸細說 德人在曲阜縣 建造天主堂一座 規模闊大 與皇宮一般 其中有兵士甚多 有火藥房 有軍裝庫 山東撫台 聘了一位德國人 充財政顧問官 因此東省財賦出入 德人無不盡知 生民命脉 從此將歸在外人之手 德人開設學堂 專教山東人 學德國語言文字 德國人在山東學中國話的 也狠不少) 這段話 也不是本報杜撰 字字都有來歷 容我們有了工夫查出來 請大家看看 凡稍微明白時事的人 閉了眼想想 德國人在山東 是怎樣個舉動 大概本報演說的 還沒有百分的一分 (未完)

要緊新聞

清查礦產○現時南北各省 有礦苗的地方 五金百產 沒開出來的狠多 聽說商部堂官會議 定了章程 請特派礦務大臣 聘請專門的礦師 帶着懂礦務的隨員 赴各省查驗礦產 會同本省督撫 隨查隨驗 隨驗隨開 這是大開利源 頂好的法子

俄兵苦況○有人從東省回來 說俄國軍營裏 冬天的衣裳 還沒預備下 近來奉天地方 早下了雪 天氣很冷 俄國兵真凍不起了 一個個叫苦連天 軍令司趕緊派人 雇中國的婦女 給他們做棉衣 每件工錢三四角 已趕成了兩萬多件

求有用之書○張香帥會同袁宮保 說本朝有用的書 沒有刻出來的狠多 派人想法兒搜尋 從乾隆到同治年間 共找着了一千三百六十幾種 交保定學校司 查對明白了 再奏交學務大臣 刻板刷印出來 分散大小各學堂

西藏擬設將軍○這一次唐欽差赴西藏 原是商量條約 辦理善後等事 現聞政府裏 打算添設一位將軍 多練些新兵 就派唐欽差署理將軍 可不知道真不真

法人又干預廣西○法國的欽差 又到外務部 說是廣西的土匪 鬧的利害 官兵總平不了賊 現時兵餉又 狠短 像這樣情形 實在可慮 法國一定要出兵餉 替中國平亂 不知道外務部怎麼回答 酌量減捐○現時南北各省 因為派捐太重 常常鬧事 都是地方官辦理不善 皇太后面諭大臣 叫打電給 各督撫 酌量減少捐數 不可招百姓們怨恨 真是莫大的恩典 借地屯煤○駐京的德國穆欽差 到外務部商議 要借鎮江租界 作為屯煤的碼頭 聽說上海德國領事 已 派人查看地基去了

本京新聞

回教過年○回回教裡的人 奉中國的正朔 相沿已經很久了 但是他們過年 還按着回回歷的日子 本月底 是回教新年 在教的全都辟穀 (辟穀是不喫東西) 名叫把齋 有錢的在禮拜寺行善事 賑濟本教的窮人 真正會造謠言○張天師從南邊來 沿路上賣符捉妖 騙人的錢財 前幾天進京 住在鐵門廣信會館 因為 沒奉明文 所以還沒有出頭 各廟的道士 都去拜會 孝敬金銀 天師大可發財 平常人謠言惑眾 犯 了案就要辦罪 像天師這樣的法力 可不知算造謠言不算 興辦開墾○風聞政府裡 因京外各省 應該辦的事很多 無奈籌款不容易 各庫裡全是空空的 拿什麼去辦 事情呢 故此行文各省 派州縣把所有的荒地 認真細查出來 招人開墾 也是開通利源的好法子 口操南音○大學堂仕學館 添講公法一門 請來的教習 是福建人姓林學問很好 可惜是一口南方土語 北方人全不能懂 各省的言語不通 真是苦事 京卿行期○唐少川京卿 奉旨前往西藏 十八日請訓 已於二十四日 帶着隨員一齊出京

各省新聞

輪船仇殺○安平輪船 到天津剛剛進口 正在上船下船 亂鬧鬧的時候 聽見有個中國人 大聲喊叫救命 過去一看 這人滿身是血 脖子上的刀傷 砍的很重 幸虧氣管沒斷 所以沒死 船主叫人抬到醫院 去治 兇手早已跑了 江省請棟○黑龍江將軍 奏到一箇摺子 因為辦事的人少 差遣不過來 請棟發十員 奉旨交吏部照辦 豫匪搶奪餉銀○湖南解餉委員 押解一萬多兩銀子 走到河南獲嘉縣地方 忽有賊匪多人 攔住車輛 把 餉銀搶去 解餉官着急 怕脫不了干係 吞烟自盡 不知地方官怎麼辦

輪船趕到○天津紫竹林碼頭 現時進口輪船 共有五十四隻 十分熱鬧 這是向來少有的事 因為快封河了 所以各宗貨物 全都趕着運來 奉天近信○奉省城南渾河地方 俄國人防備的狠嚴 搭了十座浮橋 預備往南攻打 無奈兵丁的衣帽 都不齊全 傳說是俄兵官從中剋扣 如此看來 不但中國的營規不好了

各國新聞

比國賽會○比利時國 百年賽會的日子 又不遠了 聽說我們中國 還要派一位監督 已經給各省行文 如果果有商人願意去的 務必呈明 好趁早預備 德員演說○德國有一個會員 在外頭游歷過十幾年 日前回德國京城 演說日本的商務 十分靈動 即如中國山東鐵路上 所添商務的好處 也全叫日本人佔了去 德國並沒有得便宜 他果如打勝俄人 日本商務更好興旺 我們德國的商務 就好像一隻船 擱在乾地上了 德法允借俄款○德國柏林各銀行 預備下二十兆磅 法國巴黎銀行 預備下三十兆磅 共計五十兆磅 為是借給俄國 定准五年 或是七年還清 股票在明年正月發出來 俄武官受傷○俄國武官苦特親尼夫 從前在天津住過 名聲很好 有他的朋友 從天津寄了一封信來 說他在遼陽打仗 中了炸彈 腿上受的傷狠重 已經截去了一隻腿 回國養傷 大約性命可以保住

小說

◎ 猪仔記 ◎ (續前)

却好鍾盧二人 落他手裡頭 看待得還算不錯 居然一天還有兩頓吃 鍾承祖這帮人 嘗不着米飯的滋味 拿不着碗快 差不多有一個多月了 好容易見了米飯 如他鄉遇見了故交一般 又悲又喜 狠命的搶着吃了吃 真是比燕窩銀耳 還要得味 可惜只過了兩天工夫 便有一個人 販了去賣在這個洋人手裏 從此這帮人 墮入畜道中 連一些人味兒都沒有了 一黑早起出去做工 到二更天放回窩舖 還要搓草繩十丈八丈 纔得睡覺 苦熬了一年多 除了同帮猪子之外 連一箇中國人也見不着 這一天 幸遇見了這位華先生 又是幼年的同學 真算得救星到了 那裏還肯放手 這是鍾承祖半生的歷史 做書的不能不把他補叙一番 如今是交代完了 便當言歸正傳 接叙前文 (未完)

宮門抄

十月二十五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 錫公因姪謝
 賞慶生 恩 值年旗奏派管理新舊營房 派出榮慶 太常寺奏
 派贊引大臣 派出松鈺 崇恩 召見軍機 特圖慎
 皇太后 皇上明日辦事後還海

電 報

旅順戰情○二十三日夜 日使署接公報云 日軍已佔據松樹山以

東各要隘

又云連日苦戰 喊殺衝擊 又佔據松樹山後山頂 連附近各塹

壕 一律佔據

俄軍設路○俄軍在沙河後面 耗造輕便鐵路

俄艦開行○俄艦出波羅的海 裝載煤斤 已離蘇彝士河碼頭

蒙賞賽星○亞歷克塞夫 辭遠東總督職後 西歸俄都 俄皇溫言

寬慰 並賞給三等寶星

兒童解字

葡萄牙 葡音蒲 萄音桃 葡音是果 子的名兒 因為他盤蔓 叫

做藤本植物 借葡萄牙三字的音 譯 成一個國名 有人悟會錯了 說葡萄牙

必是多生葡萄 眞眞是箇笑話 牙 本是古西班牙的地 中國宋朝時候

纔分立爲國 明朝時候 航海東行 佔據南洋各島 並佔據澳門地方 後來

被荷蘭西班牙所奪 現在所餘的 他的都 澳門一處 並非洲東邊的地方

那威瑞典 那是那裡的 又從此 威 瑞字前天講過 典是威武的

半截是册字 下半截是丌字 當作几案 册上可以寫故事 放在案上 以表恭

敬 那威 瑞典 本是兩個國名 被丹馬 國所滅 後來瑞典先恢復 和那威併成一

國 稱爲瑞那 地土寒冷 出產不多 道光年間 亦來通商

丹馬 丹音單 赤砂叫丹 紅色亦叫丹 丸藥多是紅的 所以亦叫丹

丹馬兩音 亦是國名 丹馬國人 最能 航海 強盛的時候 兼併瑞那兩國 衰

敗之後 屬了日耳曼 明朝時代 重新 立國 同治年間 同普奧戰敗 割地講

和 國土不大 正當波羅的海口 所以 爲歐洲有名的國

爲歐洲有名的國

本報又得罪了德國欽差

(續前) (昨日得字誤德)

要把德國人 侵佔我中國主權的事 一樣樣都說出來 怕有三寸厚的一大本書 還寫不完呢 前天這幾段事 是上海報上說的 本報不過摘了幾條 德國欽差 既看到我這京話日報 想必是無報不看的了 爲什麼別種報上 可以說得 並且可以說得比這個利害 就不敢過問 獨是我京話日報一開口 就有外國人紛紛的找到外務部說話 可見我們外務部 是個好說話的地方 我們中國 現在雖沒定出報律 就有報律也逃不出人羣的公理 本報是中國人 自然說中國人的話 譬如人家裏 看見有個外客 在大廳坐着 要安鍋竈 放鋪蓋 指使家裏的用人 竟要侵奪主人家的權柄 雖是主人愛客 不肯得罪 那禁得做子弟的 背後不言三語四呢 這豈不是箇至理 何況今日德人在山東的情形 豈止安鍋竈 放鋪蓋嗎 全是要把這廳房改造 還不許我做主人的說一句嗎 我實實在在對衆位說 我們出這京話日報的本心 原爲的是我四萬萬同胞 糊糊塗塗的 倒有一多半 不知道如今是怎樣箇局面 外國人的勢力 一天增漲一天 簡直要把我中國人 當做牛馬奴隸 要把我中國的鐵路礦山 都作爲他們的產業 你想要等到那個時候 我中國人都得聽外國人的號令 賽過現在的埃及印度人一般 試想想還有人味兒沒有 但凡稍明時勢的人 大概是不能不着急的 心裡着急 由不得嘴裏要說 但是單仗着嘴說 能有幾個人聽見 所以賠錢費工夫 做這京話日報 原爲的要叫中國的人 都明白現在的時勢 都知道外國人的用心 却不是叫我同胞仇恨外人 學義和團那些野蠻舉動 爲的是知道時勢艱難 外人強橫 須要人人發憤 立定志向 做個有用的人 (未完)

要緊新聞

奏止鑄用金幣 張宮保奏到一摺 說美國精琦前次來 虛定出金子價錢 改用金幣 (幣就是錢) 和我們中國現時的情形 狠不相宜 只有壞處 沒有好處 無論權柄給外人不給 這件事萬辦不的 說的十分懇切

判斷英俄船案 ○英國漁船一案 現由英俄兩國 商議明白 可以和平了結 兩邊請的判斷人 我們中國也在其內 黃種人干預西國的事 這是向來沒有過的 真是頭一遭兒 想來是入瑞典公法會的效驗 謠傳不實 ○中國聯俄的話 前些箇日子 京外紛紛傳說 其實政府裏頭 並沒有這個意思 全是外頭造的謠言 萬不可信

本京新聞

印度巡捕無禮○東火車站 雇用印度巡捕 不過借重保護他的國 可以狐假虎威 在中國也充充洋人 喝醉了酒 胡亂打人 不止一次 前次車站軋死福來棧的夥計 就是因被打逃跑鬧的事 有印度人出頭 便草菅了一條人命 昨天有人說 日本通運公司的小工 又被印度巡捕打傷 打了還不算 硬賴這小工 犯了規矩 說他在車道上出了恭 公司當小工 豈有不知道車站規矩的 日本人倒還看得起中國人 很替小工抱屈 向站長某老爺講理 老爺兩面不得罪 指小工臉上受的傷 說是此人有害眼的毛病 並非印度人打傷的 還要把小工送到鐵路總局 唉 印度無國 有人保護 便不敢得罪 老爺是中國人 小工也是中國人 照此辦理 反不如同種不同國的日本人 唉

匿名帖又見○京城地面 近來又有粘揭帖的 裏頭的話頭兒 簡直跟義和團一樣 可是沒有保清兩箇字 又跟義和團的意思 彷彿不大相同 管地面的老爺們 不可不查訪查訪

侍郎行踪○開平煤礦的事 總得張翼侍郎 親到英國 纔能辦的明白 現在賞給三品頂戴 由袁制台保奏 好教他到英國去 一同去的 有海關上的德瑞琳 當初辦這件事 他是要緊的見証人

請設農部○有位都老爺 上了一箇摺子 說農務是國家根本 東西洋各國 立農部 開農學 把這件事看的狠重 中國不講究農學已經久了 現既設了商部 整頓商務 也應該設立農部 振興農務 并且各外省 也都得設農務局 好細細的考求

各省新聞

馬賊內竄○熱河馬賊 鬧的狠凶 本月十五左右 有馬賊一二百名 從熱河地方 竄到臨榆遷安北邊 把鄉村裏的住戶 搶的十分利害

迎接俄使○奉天省城 有俄國某大臣 奉俄國皇上的諭 到那裡查看軍情 苦將軍排隊迎接 中國增軍帥 也攙齊了執事 坐轎子接出城來 預備的公館 就在戶部衙門

晉省礦務○山西各票莊的商人 本錢最厚 稟請山西巡撫 說是全省的礦產 有應該開的 請歸本省商人 自辦 免的把利權都叫外人奪去 巡撫也狠以為然 已經跟商部商量 等議定那章程 就由山西帮的富商 大家合股湊起款來 預備開礦

各國新聞

美國改換鈔票花樣○美國報上說 他們國家所出的鈔票 都有印就的花樣 有一種票上 所印的花 是一個赤身的女子(鈔票上印人物 容易叫人認熟 不至被假票所欺 所以各國鈔票 多有印人面的)赤身女子的花樣 十分不雅 記得從前有一個中國人 在銀行兌換鈔票 接在手裡 細細點過 從中抽出一張來 請管帳的換過 問他何故 他說換這鈔票 是我朋友的妻子所託 赤身女子的花樣 不大方便 所以請換 把中國人的話一想 我美國這種鈔票 實在不體面 流傳出去 遇著不知道的 恐疑心美國女子 都是赤身露體 拿我們這樣文明國 作這種野蠻舉動 未免不知自重 趕緊嚴行查禁 免被外人笑話 審漁船案簽押○駐紮俄京英國丁欽差 現與俄國外部大臣藍斯突夫 為撞沉漁船的案子 立了審問的合同 已經簽過字了

小說

◎ 猪仔記

◎ (續前)

前文叙的是華先生 見了洋人 答應回去籌款 替鍾承祖贖身 這監工的洋人出來 就把鍾承祖另眼看待 居然晚上的工 也不叫他做了 從工場上 把他叫到蘆蓆底下 和他在一塊石頭上坐著 問他的詳細出身 鍾承祖這一樂 真是非同小可 比養心殿召見 還要榮幸幾倍 那同幫的猪仔 從工場上 望著蘆蓆底下的鍾承祖 也彷彿是登仙一般 話承祖心裏估量著 必是華先生有意贖他 所以這勢利的監工 就顯出這樣的優待 一時高興已極 趁著監工問他 便大大的撒個謊 裝裝體面 說他爺爺是箇欽差 他父親從工部尙書 一直升到了海關道 他母親又是什麼閣老的乾閨女 家裡怎樣的有錢 有多少的生意 因為被騙子 用藥迷拐 纔賣做猪仔 一派胡言 說得天花亂墜 究竟洋人心直 竟當做是真的 不覺替鍾承祖連連的叫屈 說道失敬了你 如今你又好了 我望你回到中國 做箇大官 將來我也要中國 好到你家來看你 你今天也不用做工了 明天那位先生 把你贖了出去 你也就是箇老爺了 鍾承祖聽了這一席話 真是心花怒放 樂得連嘴都合不攏去 監工的又從席子底下 掏出一瓶酒來 打去瓶嘴 也不用酒盃 自己先就嘴喝了一半 剩下半瓶 遞給鍾承祖 鍾承祖接瓶在手 正如奉到九錫榮封 雙手捧住 恭恭敬敬的送到嘴邊 一口氣飲盡 (未完)

諭旨 宮門抄

十月二十六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無引 見 榮慶謝管新

舊營房 恩 召見軍機

旨著派善耆符珍裕德繼祿看視獎賞欽此

旨兵丁等借支庫銀應扣本年十二月次年正月利息銀兩著加恩展限

兩個月欽此

電報

日俄戰報○日軍進攻旅順 勢極猛烈 但坑塹濠溝 俄兵防守狠

嚴 日本還沒佔據

西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八點鐘 日兵猛攻旅順 佔領高山一處

俄軍遺棄死屍甚多

俄提督古勒巴 定於西十二月十四號到奉天

誼重邦交○澳洲議政院斯美斯 打算在開議的日子 領頭說准令

日本人 入住澳洲 因為日本現為強大之國 并且是英國最敬

重聯盟的友邦

刺客審訊○安徽人萬福華 在上海四馬路 金谷香番菜館 鎗擊

王之春 還沒開放 即被巡捕拿住 送公堂審訊 有博易律師

代萬福華辯護 說他謀殺王之春 並無確據 况王未到堂

此不能定為罪案

兒童解字

合衆

合是合在一起 衆是衆人 這兩個字 是播譯的意思 不是播譯的 聲音 同以前說的意思 國名不一 像合衆的意思 就是合同衆小國 成一大國 這個國 在地球上 最有名 教化也最文明 是那一個呢 就是大美國 美國原叫美利堅 美利堅的音意 便是合衆國 合十三小國 立大總統一人 國在北阿美利加洲 本屬英國管 中國乾隆年 抗英自立 頭一箇大總統 名華盛頓 由他立國 京城就叫華盛頓

墨西哥

墨是黑烟子 凡黑顏色 都可說墨 墨西哥三箇字音 也是美洲的國名 在美國的南邊 立國很早 約在末通歐洲已前 明朝時候 叫西班牙 給滅了 國到中國道光年 國人重新自立 地多銀鑛 如今通行的 鷹洋 就是墨西哥所造 美洲各國 雖說土人不少 掌政權的 多半是歐洲的種 惟獨墨西哥政府 仍是本土的人民 今天的名字雖少 註解已多 恐兒童不易記認 不再加增

本報又得罪了德國欽差

(續前)

不要把國家的事 當做與自己無干 只要四萬萬人 都能齊心合意 有什麼事做不了 必得依靠着外人麼 如今粵漢鐵路 要想從美比兩國人手裡弄回來 歸中國自辦 只因款項不敷 還沒有定局 其實只須三四千萬銀子 若我四萬萬人 每人出一錢銀子 這件事就立刻成了 其餘礦務商務 以及輪船電車製造 這些事業 都得有大本錢 纔能經營 斷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做的 若我中國人 都能明白了事理 能夠齊心一意 這些事就一件件都能辦了 因此本報的用意 專為叫我同胞 要人人心中裏明白 若閉着嘴 一句話不說 叫我同胞那一天纔能明白呢 又何苦把自己吃飯的錢 白賠在這裏頭 又貼上這無數的心血 整日到夜的不得閑 做這京話日報幹什麼呢 如今出報已三箇多月 銷數不算多 也不算少 雖不敢說有什麼大益 大概看這報的人 肚裏頭也自能知道個好歹 只因在京城裏面 有些激烈的話 都不便說 怕鬧出交涉來 又叫朝廷為難 況本報以和平為主 斷不肯造言生事 合人家嘔這閑氣 至於外人在中國的舉動 合中國與外國的交涉 這是報紙上極應紀載的 為本報應盡的職分 那有一字不提的理 就使偶爾考查失實 不免與本來面目稍有不符 這也不是希罕事 歐美著名大報館 也不敢具這字字皆實的甘結 何況我中國報紙的程度 尚在低淺的一步 德國欽差 若見本報的紀載 有那一條不對 不妨指出來 把實在情形 對本館說明 本報查看果然是我們錯了 自當更正 又何必小題大做 竟到外務部去羅索呢 (未完)

要緊新聞

私運軍火○天津火車站上 有王姓杜姓單姓三個人 從新民屯來 由火車裝運豆子 每口袋裡 暗藏砲彈

一個 打算運到北戴河 換船運往旅順 到了北戴河車站 被鐵路巡警查出 當時人贓并獲 解交鐵路

巡警局審問

柴薪難得○奉天有人傳說 俄國營裡 糧食馬料 全都缺少 最難得的是柴禾 因為天氣太冷 從河裡取

水 都是搬來大塊兒的冰 非多多的燒火化不了 所以柴禾這一宗 價錢很大

法人干預銅元○福州崇將軍 打算就着船廠 製造銅元 日前法國欽差 照會外務部 說船廠的工程 合

同上曾經載明 凡是廠裏的事情 都得和洋監督商量 為什麼這件事 不跟柏監工商議 外務部打電到

福州去問 崇將軍回電說 這件事情 不過把廠裏用不着的屋子 收拾收拾 鑄造銅元 與船政一點兒

也不相干 請回覆法公使 轉飭柏監工 不必干預

本京新聞

謠言可笑○京城裏的人 愛造謠言 愛信謠言 本報已屢次說過 大家也該應明白了罷 那裡知道 這兩天更有新鮮的出來了 說皇上家開學堂 專叫我們念洋書 不准念中國聖賢書 已把那兩處的散學館 連老師帶學生 都拿去了 就像抄寶局抄烟館的一樣 各處的學館 駭的都把學生遣散 把門外黃紙寫的斗大學字 弄臭泥塗了又塗 彷彿洋兵進城 塗抹門對子的光景 這豈不是造早謠言嗎 開辦學堂 是最文明的事 何至於像抄寶局抄烟館一樣 並且二十二日那天的 上諭 明明白白的說道 學堂工藝等事 但當官為勸導 由紳民自行籌辦 不得藉端抽派 致滋苛擾 怎奈京城裏的人 多不看報 字眼淺的 看了也不懂 外面的事情 一概不知 聽風就是雨 說起來真是可笑 可氣 可憐 這件事情果真 也必有一箇緣故 或是出了大明白人 要把蒙學館的腐臭氣 洗刷洗刷乾淨 另訂一個好章程 那可是 蒙童的大福氣了 容我們打聽明白再登

犁牛之子○東單牌樓地方 有一箇著名的光棍 綽號叫口口口口 庚子以前 開寶局 保庫兵 無所不為 難得他有一箇好兒子 稍通些箇外國語言文字 聯軍進城時候 給外國人當了些日子翻譯 掙了不少的錢 後來考入八旗小學堂 每次考課 常常高列頭名 上年又考入譯學館 狠肯用功 將來必定成大器 可稱是犁牛之子

各省新聞

匪黨被拿○廣西桂林地面 有十幾箇匪黨 到鹿寨墟一帶 暗查官兵的動靜 這一天正是墟期 (墟期就是北方赶集的日期) 土匪進賭場賭錢 為爭競打起架來 防營的兵去彈壓 看見形迹可疑 拿住幾個人 在身上搜出槍來 解到營裏問明 是陸亞發的黨羽 當時正法

廣東商購槍枝○廣東張撫台 給兩湖張宮保打電 為廣東的軍器 本沒什麼富餘 現時廣西動兵 全仗着廣東接濟 業已搜尋空了 廣西正是吃緊的時候 廣東也大不安靜 軍裝要一空虛 狠是可慮 請湖北兵工廠 把自造的快槍 撥解二千桿 逼碼解二百萬顆 應該多少價銀 現時雖不能付清 明年准可全數歸還

即墨水晶礦產○山東即墨縣東北 沿海一帶山上 出有五色水晶 可以做眼鏡 和各樣玩物 現有烟台商人 請了外國礦師 坐着小輪船 前去查看 要用機器開挖 出產不少 某商人集了股子 到商部稟請專利 不知能批准不能

各國新聞

弓鞋賽會○昨天報上說 美國鈔票改花樣 同我們中國的事 有一個比例 聽說美國今番賽會 有一處會場 把中國的女子弓鞋 擺列了許多 纏足的惡俗 為全地球所無 最是可恥的事 奉 旨勸戒以來 還不能人人遵守 你說怎麼好

波艦過河○俄國波羅的海艦隊 有戰鬥艦兩隻 巡洋艦三隻 運船九隻 灣在畢達湖 魚雷驅逐艦七隻 灣在蘇彝士河 船上的砲 和放魚雷的管子 都有水兵緊緊的看守 岸上的巡捕 在他灣船的地方 也時常來往巡查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却因多年沒嘗着酒味 這半瓶酒入肚 已有點支撐不住 高興的時候 所謂酒落歡腸 格外的有勁 便迷迷糊糊的 皮也抬不起來 斜欠着身子 就叫兩個猪仔 把腿擡着 隨大衆同窩 舖去 恰好到了散工時候 便叫兩個猪仔 把腿擡着 隨大衆同窩 爾哈哈的笑 忽爾嗚嗚的唱 真是從來未有 便躺在爛溼稻草上 忽 一箇叫屈小 一箇叫陸亞才 年紀都不滿 十歲 還有兩個猪仔 大些的 便坐在朱天喜身邊 這三個人 見鍾承祖這樣的 高興 還有一箇年紀 一脾氣 又勾了上來 說我的腿怪酸的 叫陸亞才替他 把少爺 忽兒又說我脊梁怪癢的 叫屈小替他 搔背 翻來覆去 一刻也不 肯安靜 陸亞才向他說道 叫屈小替他 搔背 翻來覆去 一刻也不 面的睡了他一口 濺了亞才 一箇星子 說這該死的 小豬仔 不敢和他爭辯 把臉上的 吐沫擦着 忙說道 我的 二少爺 候的二少爺 高升了 求你提拔我 一箇星子 把二少爺 我的 二少爺 樣的好運氣 我們托了二少爺 慈悲慈悲 行箇方便 (未完)

諭旨 宮門抄

十月二十七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值日無引 見

召見軍機 葛寶華

旨杭州將軍著瑞興補授欽此

告示

商部示 據稟集股開辦奉天錦縣西北鄉沙果屯大窰溝地方煤礦實係華商華股並不轉售他人先行稟請立案旋據稟同前因繳呈協同慶保單銀一萬兩開礦照費銀三百兩並將章程合同圖說呈驗前來本部查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准盛京將軍增咨據辦理錦屬礦務釐捐委員等稟稱有候選直隸州州判之樂縣丞瑞謙稟辦大窰溝煤礦在先查閱原咨其中尚有從前票稅輾轉糾葛正在飭屬查核今該商所請與前案地方相同難保無暗中爭執情事應毋庸議其繳呈保單照費著即迅具領呈取具同鄉印結即日赴部具領可也此批 右批 商人王岐山等知悉 二十五日

商部諭 傳永年縣職商王熊兆胡少堂三日內來部問話勿得延悞此傳 二十六日

商部示 據稟前章程均悉查昭文花業公所已著成效所請參酌通海章程改公所為商會藉以合羣力而關利源事屬可惟章程內開通用司馬秤通九六錢此節有無窒礙仍候本部行查上海商務總會體察情形覆到核辦至於總理會董於商務關係綦重務將職名先報部如果才品地位資格名望與奏定章程相符再行加劄派充以資統攝此右批批花業公所徐如松盛等知悉 二十六日

兒童解字

巴西 巴西音八 古時候的地名 巴西兩箇字的音 又是現在的國名 巴西西國在南美洲 國土甚大 明朝時代 葡萄牙的人 到那裏開闢成國 後來被 荷蘭人奪去 過了多少年 然後又叫葡 萄牙奪回 到中國嘉慶年間 好容易離 開葡萄牙 自己纔立成國 本是葡王的 兒子為君主 此時改為民主 地曠人希 一切事情 都未能興旺 近來也 跟我們立 合同 招華工 前往開墾 華工的力量 外洋很要借重 只看相待如何 便去不得 得好便去得 合同立的不好 便去不得

秘魯

秘魯音必禾旁或作衣旁 這箇字的 本意 原是衣服掩蔽的地方 魯是愚 以凡瞞人的事 都是可說是秘密 魯是愚 魯兩字的音 也是國名 秘魯國在南 美洲的儘西邊 同巴西交界 開闢此地 也是西班牙的力量 中國道光年間 國人把西班牙的官 一齊趕跑 自立民 主 成了民主國的 土地很富足 可惜民 智不開 雖有許多 的礦產 沒去開採 農務也不講究 光緒初年 同中國立約 招雇華工 前往開礦 都城叫里馬

今天的名字雖少 註解已多 恐兒童不易記認 不再加增

本報又得罪了德國欽差

(續前)

就是各國的外部 也沒有禁報館不談外事的權力 我們也常看英法俄日各文的報紙 也常看德文的報紙 還看德國人在中國開的華文報紙 各報的紀載議論 也都領教過的 不能不真心佩服 獨有論到中國的事 實在不敢說句句公正確實 今天說瓜分支那 明天說亞州黃禍 後天又說本國的勢力範圍 這些話都是空論 原不妨說說的 至於紀載批評各段 冷嘲熱罵 目不忍見 耳不忍聞 種種不大文明的話 也何常不登在報上 要一條條的翻譯出來 編成一部笑林廣記 還覺着材料有餘 難道我中國不是國 中國人不是人麼 中國人的報 紀載了一兩條外國事 就要到外務部說話 算是我們違犯法律 有碍邦交 這番舉動 怕有點兒不合公理 德意志是文明大國 德國欽差的人品學問 爲各國所敬重佩服 有代表全國的資格 一舉一動 都是按着文明公理而行 決不致仗着勢力 用壓制的手段 所以我們可以直言不諱 詳細的辯白

要緊新聞

海參威近日情形○有英德兩國的輪船 從海參威到烟台 傳說現時那地方 防備的狠是嚴緊 港口各處

埋設的水雷不少 水面能走的路 只有幾個水手知道 目下又經冰凍 船隻出入很難 城池砲台 修的

都狠結實 城裡住的美國人不多 英國人數狠不少 本地和寄居的 人心也還安靜 將來波羅的海艦隊

到了 大概就在這裏作根本地方 旅順近情○旅順的俄軍 自被日本軍營 把水道給截斷了 吃的全是鱗水 不免受了瘟氣 害病的狠多

害病還要打仗 那有工夫去講究調養 因此死的狠不少 困守的日子太長 將來怕更不得了 裏邊的軍

裝火藥 聽說也狠缺短 私信勸降○旅順日本軍營 又有勸降俄兵的話 大家紛紛傳說 其實這件事 并非日本的意思 是俄國被

擒的兵 見日人相待很好 無可報答 估量著旅順這塊地方 終久也守不住 俄國兵將 不過空受勞苦

因此稟明日本武官 寫了一封私信 狠是懇切 日官就叫他自己送去 勸降了多少回 俄營還是死守

議和消息○美國政府 打算出頭 把日俄戰事 和平了結 看現時光景 必不容易辦 只好等他們兩邊

有了結局的機會 再行開議 廣西兵變○軍機處接廣西來電 說新放湖南劉藩司 部下兵勇一營 忽然一閃而散 軍裝洋槍 全都搶了

去了

本京新聞

民智不開的可憐○昨天登的一段新聞 題目是謠言可笑 我們用了點兒文明思想 以為是出了大明白人 要改良蒙學 所以有抄學館的謠言 那裡曉得 又是民智不開的可憐 今天有人說 此事從通州開端 有教會中人 到學館送教書 勸他們看 老學究一見是教會的書 不由的腦筋一亂 發起野蠻的舉動 便把送書的人打傷 這可就沒有理了 從此就有洋人出來 移禍他人 到處抄拿老學究 一直的鬧到京城裡 若不是自己先無理 洋人斷不肯這樣 此事果真更覺可笑 望有權力的大人先生 趕緊設法開民智 免得貽笑外人

旗丁盼賞○有人在西四牌樓 天德茶館 見幾個旗丁在一處喝茶 這個帶著笑說 今年除了天寒賞外 還有萬壽恩賞錢糧一箇月 那個腆着臉說 明年的錢糧滿給十成 米折照舊 也都奏准了 這個假充正經說 老二呀 你沒上保府練兵去嗎 那箇皺著眉頭說 我是滿洲旗人 那兒能受的了那樣的罪呢 放著舒服不舒服 往那們遠道受苦去 我可了不了 誰比的了他們武衛軍 唉 現在旗兵到了何等地步 還是自驕自傲 挑錢糧當作治恒產 一切工藝製造 看到眼裡 都叫不上名兒來 所盼望的 就是恩賞錢糧那件事 聽見出力當兵 腦袋就疼了起來 世受國恩數百年 到保定去還都嫌遠 好比窮漢養驕子 要叫他天良發現難上難

妓館天淵○崇文門內 八寶胡同 范子平胡同 船板胡同 各有妓館一處 妓女都是中國人 專應酬洋客 不應酬中國客 開妓館的老板 也是中國人 挑外國人的幌子 巡捕乾瞪著眼 不敢過問 南城外的蘇州班 因為不會花錢 叫五城給趕的無處安身 藏藏躲躲 狗腿子們還不干休 本京班子 官私通氣 就可以大做窩門 可是受氣的地方也不少 看看人家城裏的妓館 夠多們體面

各省新聞

熱河又鬧馬賊○熱河都統來電 近來又有大股馬賊 各處騷擾 不是借日本招募為名 就說是俄國的工程隊 在東圖默特旗一帶 搶奪殺人 鬧的狠利害 請照會日俄兩國 以後再有這樣賊匪 不管他說是那一國 只要傷害良民 擾亂地方 拿住便就地正法

杜道台又被悉了○江蘇常備軍統領杜俞 屢次被人奏悉 全都含糊辦過去了 現聞湖南陸撫台 又有摺子 參他 說調他到湖南防堵 沿路上縱兵搶奪 各處的鄉民 不但得不着益處 反受了多少禍害 請旨把他革職 發往軍台効力 這杜俞神通廣大 又派了心腹人帶著銀子 進京來謀幹 不知道辦的動辦不動

自辦晉礦○山西一省 礦產最多 各國洋商 早已就看到眼裏了 近有某國商人 借着游歷為名 各處查看礦苗 去見張撫台 要承辦太原以西的礦務 說是已集了一千萬元的股子 某國欽差跟外務部商議了好幾次 張撫台的意思 本地紳商 力量既能夠辦 何必再招外股 咨請外務部推辭 又打電給京城各票號 叫他們趕緊招股 趁早兒開辦 現時已由外務部 派了大德通票莊的東家 喬部郎 回去辦招股的事

各國新聞

俄軍不和○俄國由旅順逃出來的船 船上人到烟台傳說 旅順海陸兩軍 狠不和睦 就是他們的兵船 有一次逃出口來 被日本兵船截住 攻打傷了回去 苦魯巴金將軍 大排筵宴 請陸軍的兵官 好像是禱告海軍敗了的意思 艦隊各員 狠是氣憤 從此海陸兩軍 更不和氣了
氣球有效○日本河野少佐 在西洋留學 跟專門造輕氣球的 學習製造 回國試驗了幾次 狠有效驗 後來在旅順海口 放起來查看敵情 傳遞信息 狠是靈便 俄軍中大為喫虧
調停不確○據英國電報說 近來英法兩國 雖有調停日俄戰事的話 恐怕不大真 又有英國某大臣 說日本兵這樣的勇往 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 實在是小學堂多的好處 教導得法 所以養成愛國的心 人人 都奮不顧身 自然能成此大功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把我們都帶出去 我們一輩子 都忘不了你的好處 鍾承祖正在醺醺得意的時候 不耐這些絮煩 便一脚望陸亞才踢去 陸亞才沒有留神 正踢在鼻梁上 立刻鮮血直流 鍾承祖乘着酒興 又妄想顯顯二少爺的威風 便坐起來 望陸亞才一巴掌打去 陸亞才正雙手握着鼻子 又喫他這一下子 扭身體一幌 栽倒在朱天喜身上 把朱天喜也撞倒了 鍾承祖一面動手 一面嘴裏邊還喃喃不絕的罵人 說你們這些死猪仔 還想有出頭日子 小心明天入礦 一聲響都把你們壓在石頭底下 還能在這裡羅羅索索嗎 我明天早晨告訴監工的 一個人給一頓皮鞭子 朱大喜聽了這一番話 不禁的無明火直冒上來 也上前給鍾承祖一個嘴巴 打倒在地下 半天扒不起來 嘴裏說道反了反了 你們敢打少爺 朱天喜也不去理他 騎在他脊背上 舉起黑漆般的拳頭 使勁的亂搥 兩箇小猪仔 也搶在旁邊 你一拳我一脚 打踢得不亦樂乎 打得鍾承祖 像殺猪似的叫喊起來 (未完)

諭旨 宮門抄

十月二十八日工部 鴻臚寺 正藍旗值日無引 見

召見軍機 那晉

旨荆州左翼副都統著隆斌調補所遺正藍旗漢軍副都統著厄勒春補

授欽此

電報

日俄戰報○苦魯巴金將軍報告 西十一月三十號 由青界村退走
俄兵後隊 在一箇山路旁邊歇息 俄兵開槍攻打 日兵敗退

擴充海軍○斯丹達士報說 英國海軍 打算把艦隊的勢力 擴充
到極大的地步 支不刺兒達和香港兩處碼頭 加工修理 作為

救海軍根本 葡葡牙的運船 在紅海洋面 遇見本國的運船遭難
趕緊上前搭救 救出兵隊 三百四十四名 載到亞丁碼頭 用英

國輪船 裝載起身 救出兵隊 三百四十四名 載到亞丁碼頭 用英

烟台來電○據云英德兩國的輪船 進了海參威口 查知俄人防備
的很嚴 口內安設了許多魚雷 各街市上 要緊的地方 都藏

有軍餉火藥 堆積煤炭亦很多 有商議和平會一事 本想開議 現因

又云俄有戰艦三隻 正在口內修理

路透電報○據此會暫不開議 有商議和平會一事 本想開議 現因

上海來電○已革巡撫王之春 被刺客萬福華行刺一事 牽連的人
很多 現在拿到的 已有二十餘名 其中無憑據 誤拿到案

的 有 多 一 半

兒童解字

各大國的名子 已經講了大概 其餘小國很多 還有未曾講出 來的 今天暫且擱起 還是多多 的識字 最為要緊

坤 音晃 坤就是地 中國古時 天文

人 所以就把地 配了天 乾 乾坤兩字

動的 所以並稱 其實這個地 也是一個會

音 從申字裏取出 申的篆文 當中的日字

上 分爲兩半 個 一豎彎成 半箇在

子 正是地 旁 域 所以形容地 氣上通的 樣

九 域的 稱極邊 的地方 為絕域 古稱九州 為

住 意思 國 講 果 當 中 口 字 是 本 意 人 原 是 當 一

橫 是地 土 人 口 守 地 土 必 得 用 兵 戈 一

所以 加上 一箇 戈 古 文 或 字 必 得 用 兵 戈 一

這 國 同 那 國 必 有 一 箇 界 限 加 上 一 箇 國

口 算 是 國 土 的 界 限 這 樣 講 起 來 有 一 箇

家 的 武 的 了 是 境 右 邊 的 竟 字 也 是 邊 界

住 的 邦 音 邦 大 國 叫 邦 左 邊 是 音 止

意思 邦 音 邦 大 國 叫 邦 左 邊 是 音 止

成 畿 音 祈 王 都 叫 畿 譬 如 現 在 順 天 府

邦 畿 音 祈 王 都 叫 畿 譬 如 現 在 順 天 府

坤 與 絕 域 愛 國 境 界 隣 邦 畿 輔

本報又得罪了德國欽差

(續前)

如今我中國同各國的外交 本沒有勢力可講 幸虧在這二十世紀 一百零四年 過了一千九百年 就是二十世紀了 是文明進化的世界 論理不論力的時候 要像從前野蠻世界 動不動就講用兵 貧弱的國 還能夠立在上嗎 所以我們做報的人 也當主持公理 不敢以野蠻待人 若只顧揀好聽的說 諂媚逢迎 不論是非 叫看報的一輩子不得明白 就是自己不知羞恥罷 難保各國的報館 和各國的明白人 就不批評批評了麼 必定說道 這京話日報 是個沒有價值的東西 無怪乎買的賤了 各國政府的用意 誰不想在中國爭些權力 爲將來揀便宜的地步 可又怕被人說破 叫本地人明白了這個意思 便不就容易措手 彷彿一個打魚的 正在臨流撒網 悄悄的撒餌下食 四面的一大魚小魚 一羣一羣的前來入網 忽然走來一位愣大爺 又哭又笑 大聲喊叫 差一點把羣魚驚散 若白費了一番苦工夫 漁翁豈能不惱 德國欽差的挑揀本報 不知道是不是這箇意思 其實本報的力量很薄 資格亦很淺 偶然說着一兩句 也未必真能動人 着癢不着疼的話 那能有挽回事機的功效 沒有這次挑揀 本報還不知慚愧 經這一番的辯白 本報纔覺得抱歉之至了 (未完)

要緊新聞

忠告日本內田公使○北京城內外 開設小押當舖的 共計十家 舖東舖夥 本都是中國人 只因奉過我○朝廷的旨意 念貧民困苦 此等小押當舖 厚利盤剝 大于例禁 一概不准開設 本報上也說過幾次 只恨中國人無恥 貪圖目前 請外人作了護身符 有利雖然有利 受挾制的地方 一言難盡 近來聽見說 由工巡局照會各國駐京公使 無論那國人開設小押 從十一月初一日起 限定六個月歇業 各公使已經照覆了 除胃充德商的有一兩家 其餘都是日本人出名 還有不知羞恥的韓國人 也要出名來保護 唉 我們亞洲的黃種 所作的事 太不體面 怎們都是這樣不約而同呢 貴國文明日進 崛起東方 前途宏遠 原非中國人和韓國人所能比 怎奈像小押當一類的事 真是西洋人出名的 實在的不多 這件事體雖小 很有碍貴國的名譽 此類小人 應該怎樣辦法 我想貴公使大人 必有一定的權術啊 調停戰事○奉天增將軍 密派某知府 進京面見慶王 條陳日俄的事 據說俄營兵將 因爲打仗日久 不能得勝 現時細細查訪 兵將全沒有戰意 專指望和平了結 可是外面的情形 絕不露出意思來 我們中國 趁着這好機會 大可以跟各國商量 替日俄兩國講和 聞政府裡頭 現在要商議這件事

本京新聞

西苑洋樓落成○西苑裏頭 就瀛秀園的地基 修造了兩座大樓 仿照洋式 兩座樓的中間 橫架着一條橋 以便來往 底下是一道河 樓面前一座影壁 是漢白玉造的 雕刻的十分工緻 現時已經修齊 皇太后甚是喜歡 就在這裏駐蹕

各部仕學館開辦○吏禮兵刑工五部 因戶部設立計學館 全要仿照辦理 已紀前報 現聞各部仕學館 都開辦了 各司官辦完了公事 每天定准的時候 進館去學習 也是三年為滿 卒業之後 由堂官認真考試 能數列優等的 額外的就補實缺 實缺的就請放府道

察院批駁○前有湖北革職的知縣 到都察院遞呈子 說他被參革的狠冤 求替他奏明查辦 堂官交京畿道議 因為他呈子裡 沒有同鄉京官印結 一面的話 難以憑信 并且有求憐恤感恩的話頭 不成官話 當時就批駁了 這知縣連說冤枉 只好走了

大張聲勢○安定門裡 永濟水會北局 會首姓耿 叫耿紀五 是安定門有名的光棍 又有一箇姓趙的 叫趙彥濃 是匯元金店的掌櫃 近來該局大張聲勢 房屋牆壁 修理的極其壯觀 好像六部衙門一樣 門前掛着虎頭牌 黏着幾張告示 好不威嚴 其實都是舖戶歛的錢

免裁書吏傳聞○戶部趙尙書 到任以後 原打算滿裁書吏 跟各堂官全議好了 現時某中堂 說是本部各書吏 全都發過財了 裁了他們 他們也沒什麼損處 不如叫他大家夥兒 認捐五萬銀子 免其裁革 既得一筆大款 公事也沒有妨碍 豈不是兩全其美

愚人可憐○東四牌樓南邊 燈市口對過兒 歸東有一座二郎廟 左近的愚人 狠是信服 平常香火極盛 因為修馬路 遺廟的前厦碍事 路工局把他拆了 就留了一間神殿 要是燒香磕頭 可就沒有餘地 看廟的也會想法兒 在殿旁搭了一箇席棚 好叫人去燒香 但是席棚底下 整天家燒香不斷 恐怕容易鬧火 災 管地面兒的老爺們 應該去禁止禁止纔好

各省新聞

學生出洋○兩江端午帥 籌出一筆大款 在江寧府屬下 挑選學生一百多人 分往東西洋各國 有學陸軍的 有學各專門實業的 限十日以裏到齊 好領路費起身 派員伴送照料 辦的十分周到

四川礦務○四川總督 打電到外務部 說有某國教士 帶着礦師十幾箇人 在川南一帶 查看礦產 本處 鄉下人 出來攔阻 差一點兒鬧出事來 如果他們的欽差 到外務部來說這件事 千萬推辭絕了 不可 退讓一步

女戲破案○天津的女戲子 比那裡全多 已經登台的 有二百多人 沒有登過台的 更是不少 雖然禁止 過 也禁止不住 養女戲的人家 都狠發財 所以幹這箇買賣的 非常興旺 有一箇江蘇丹徒人 名叫 張連第 他女張杏兒 被拐子拐出來 賣到上海 現到天津學戲 張連第訪明下落 就在丹徒縣控告 江蘇省行文到天津 天津縣派了差人 把張杏兒提案 不知怎樣了結

各國新聞

德國親王觀戰○德國有位親王 名叫岸登茲窩魯林 正在壯年 相貌狠威武 胆量極大 由烟台起身 到 日俄打仗的地方觀戰 日本的司令官 派人在附近村庄 姓尹的鄉紳家裏 借作住處 兩邊打仗的時候 親王穿着軍衣 騎着大馬 來到戰場觀看 看見日本軍營 布置的周密 陣式的整齊 十分誇獎 又 用照像機器 照那山野的景致 和俄營的舉動 常有槍子兒飛到面前 親王也不慌不忙 絕沒有害怕的 意思 看到傍晚時候 纔回寓所去了

阿富汗燒火藥局○香港西報說 有阿富汗人 在堪虛克地方 把俄國的火藥局 放火給燒毀了 還燒死了 多少人 被燒的人 可不知是俄國的 是阿富汗的 還沒有查明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看猪仔的印度人 聽見吵鬧 連忙跑了去告訴監工 監工一手提着諸葛燈 一手拿着皮鞭 一直的跑了來 不問情由 舉起皮鞭就打 朱天喜這纔放手 監工把他提着耳朵 罰他跪在地下 再看地下扒着的 是鍾 承祖 因他即刻就要贖身 便沒有打他 鍾承祖的酒也嚇醒了 一骨碌扒起 溜到窩舖 鑽進自己的土洞 裏睡覺去了 兩個小猪仔 也趁空溜去 獨剩了個朱天喜 還直挺挺的跪着 監工的把他拉到米倉 罰他舂 米五斗 方准睡覺 朱天喜一面舂米 一面想着鍾承祖 又是妒忌 又是怨恨 盤算了半天 忽然想出一 箇主意 急急的把米舂回 跑到窩舖 去找陸亞才商議 說你想鍾老喜 今天這樣的得意 就把我們叉看 在眼裡 你們還盼著他出去了 想着提拔我們 那是斷然沒有的事 我們這一輩子 是不用想再見的了 (未完)

上諭 官門抄

十月二十九日內務府 國子監 廂藍旗值日無引 見 莊王續假
 五日 慶斌謝調荊州左翼副都統 恩 掌儀司奏初一日祭
 奉先殿 載瀾行禮 召見軍機
 上諭溥儀加恩著賞給委散秩大臣欽此

告 示

大學堂示吉林咨送學生德成錫康知悉生等試卷空疏穉孱斷難入選
 惟念東省干戈滿地該生間關跋涉向學殊般姑准附學以觀其後如
 能刻苦用功猛進不怠即作為正額學生特示
 督辦工巡大臣示 為出示曉諭事照得本大臣訪聞近有無賴棍徒捏
 造學堂現由官立不准私設等語到處傳播惑人心甚至有率領多
 人闖入各處學館擄人物贖之說以致學館師非疑議妄生驚慌匿避
 殊屬不成事體釐散之下豈容匪類無理取鬧非法橫行亟應訪查究
 辦除咨行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察院並飭各分局嚴密捕拿外
 為此示仰東城內外各學館生童一體知悉爾等務當照常肄業靜心
 教習勿為浮言所動遂使向學不專如有棍徒至各學館訛詐情事許
 即隨時鳴捕拿送總局按律從重究治不貸稟之切切特示

電 報

旅順主將陣亡○倫敦電報 說有人由俄京發電 到英京倫敦 旅
 順主將司徒西爾 十月十九這一天 在戰場之上 中了日營的
 砲彈 已經死了
 英土交涉○倫敦電報說 土耳其國皇 照會英國政府 近有印度
 政府 派人到土國考准 脫地方駐紮 這件事情 與英土條約不
 合 請趕緊叫回他去 英國外部 回答 說查明了必有辦法
 江督接印○調署兩江總督周玉帥 已於本月二十七日照接印 端午
 帥交卸督篆 定二十八動身 仍回蘇撫本任

兒 童 解 字

郡 音潛 郡字有群字的意思 古時候郡小
 縣大 現在郡大縣小 中國古時多郡如
 今日本國的制度 和中國古時多郡如
 是縣大郡小 左邊是君 邑音意 郡小 邑比
 是聲音 右邊是邑 所以知縣又稱邑令
 一縣就叫一邑 尚書上說的西邑夏
 古邑字當國字講 音甫 一郡為一府
 天邑商大邑周 府 官員所住的地方
 邑字是指國說 音甫 官員所住的地方
 叫府 就是現在的知府 亦叫府 古時的
 郡守 就是現在知府 亦叫府 古時的
 有府的意思 廳 音汀 正屋住人的
 是付音聲 廳 音汀 正屋住人的
 是聲音 也有意思 廳 音汀 正屋住人的
 官 比知府稍小 就叫廳 音汀 正屋住人的
 知 通判府 都是廳 音汀 正屋住人的
 有直隸州 都是廳 音汀 正屋住人的
 是歸州 都是廳 音汀 正屋住人的
 青徐揚 都是廳 音汀 正屋住人的
 營 禹王平 都是廳 音汀 正屋住人的
 改十二州為九州 都是廳 音汀 正屋住人的
 掛的知府管 又音炫 都是廳 音汀 正屋住人的
 都歸知府管 又音炫 都是廳 音汀 正屋住人的
 郡底 彷彿是懸在那裏似的 所以叫縣
 造句 州府 縣令 填字 熱心 立功 輯睦

本報又得罪了德國欽差

(續前)

雖是這麼說 本報出版以來 也幸有兩位公使的提倡 就是因此封了門 把這京話日報 永遠停止 也算 是中國的國民 與外國人爭權的紀念 將來外交史上 必要說道 某年某月某日 京話日報 因紀南斐洲 招工的事 與英欽差某大臣交涉 又某年某月某日 京話日報 因紀載德人在山東的勢力 又與德國欽差 某大臣交涉 怎樣箇起頭 怎樣箇結果 公是公非 後來的外交家 公法家 必有個定論 本報就祇出這 一百餘號 總算得沒有白費工夫 在中國報界上 也落得箇好名聲 豈不是欽差大臣的成全 所以本報不 敢自輕 前月的演說 仰攀英國欽差 稱為本報的知己 如今更有德國欽差的交涉 更是本報的榮幸 以 後遇有交涉大事 關係國家主權出入的 必當詳細考查 把實實在在的情形 演成白話 偏告我海內同胞 以盡本報的責任 以仰答欽差大臣的厚意 若是稍有波折 便嚇破了胆子 急急照人家的意思 自己打自 己的嘴巴 翻改過來 那豈不成沒有骨頭的人了麼 堂堂欽差大臣 那有功夫同沒骨頭人計較 本報連篇 累牘的演說 不是好辯 亦不是好名 正是敬重友邦的欽差 所以不敢自己看輕 凡看我京話日報的人 大概也都能體諒到此了 (已完)

要緊新聞

新定進口貨稅數目 進口貨稅 從前跟英國商議定了 現時中法商約開議 法國官商 把各樣貨稅 跟法 國有關係的 商明改定

原定稅則

現定稅則

假奶油 每担一兩四錢
 磨過印字紙 每担七錢
 無織花的綢緞 每斤二錢二分五釐
 有織花的綢緞 每斤七錢
 無織花的絲與雜質綢 每斤二錢五分
 有織花的絲與雜質綢 每斤五錢
 欄杆辦帶 每斤五錢五分

假奶油裝罐裝瓶者 每担一兩四錢
 假奶油裝木桶者 估價值百抽五
 磨過印字紙 同上
 有無織花的綢緞 同上
 有無織花的絲與雜質綢 同上
 欄杆辦帶 同上

本京新聞

推廣蠶桑○風聞頤和園裏 打算明年春天 栽種桑樹幾百顆 另外修蓋房子 預備作養蠶的地方 另雇南方種桑工人兩名 來指點種樹的法子 以備宮裏的繡女 好學習養蠶 ○皇太后的聖意 是要叫北方人知道蠶桑為重 從此可以推廣

工藝漸興○商部各堂官 早打算振興工藝 跟順天府五城會商 就因籌款為難 不能動手 現時想出法子來 由湖南應解順天府的漕折 每年提二成 可以得一萬多銀子 作為推廣工藝的費用 有了經費 這工藝可望振興了

商會派定議員○京城各商會的會總 約定十幾人 全蒙商部派作議員 有商務裏應辦的事 就由這十幾名議員 當面跟商部會議 為的是通達商情

北京自來水難辦○本年夏天 有某知府在商部稟請 承辦北京自來水公司 現時聽說該公司 招股已有款項了 但是某大軍機 因京城風氣沒開 要就辦自來水 不免搔擾地方 怕有妨碍 這件事狠不以為然 所以商部某侍郎 因為大軍機有這個意思 也就極力的攔阻 北京自來水公司 只怕辦不成了

粵漢鐵路近聞○近聞某國商人 前幾天來京 面見某某兩位侍郎 為商辦粵漢鐵路的事 可不知是怎麼商議的

都老爺如此○有一位都老爺 是個旗人 由繙譯進士出身 在某胡同住家 有工巡局的巡捕 到他宅子門口 查什家戶兒 貼了一個第幾號的黃紙條 都老爺大怒 趕緊叫家下人撕了去 氣恨恨的說道 住宅門前 無故的貼陰陽貼兒 數多們喪氣 可是他這大門口兒 貼着有孟蘭聖會的黃紙單子 這個他倒不怪 你說是糊塗呀 還是不糊塗呀

各省新聞

南京廣設小學堂○署兩江總督端午帥 現在南京省城 新立了初等小學堂十處 每一處學堂 一月籌款三百兩 作為經費 派知府傅增堉為正監督 候選縣任意吉為副監督

查拿票匪○端午帥行文到安徽 叫嚴拿華興票匪 各營裡頭 嚴密巡查 統帶長江水師的楊游擊 在西門外頭搜查 極為認真 因為那個地方 是匪類來往的要路 前幾天協同警察 拿住形跡可疑的好幾起 本處的地痞土棍 聞風全躲開了

化學專門○北洋大學堂裏 很講究專門的學問 現又添了化學一門 應用的東西 製備齊了 房子也另行修蓋 很是整齊
將軍府尹不和○奉天某知府 來京引見 奉府尹密諭 叫他面稟政府 說是增將軍辦理交涉 很是不好 跟府尹又狠不和睦 事事全都掣肘 請政府裏頭 把府尹調開 不知政府怎麼辦法

各國新聞

刮沙機器○美國內地 江河最多 常有沙淤 行船很不方便 近來有人得了新法子 做成刮沙的機器 能把河底的沙子 叫他結成硬塊 隨後再刮的粉碎 順着潮水沖下去 永遠不能再淤 有一條密西昔比河 用這箇機器五副 來往一千英里(合中國三千餘里)從此最淺的水 常有十四尺深 各國聽說 全都去試驗試驗 當作最有關係的事 我們中國的黃河 一開了口子 就得勞民傷財 總由沙淤的毛病 何不考查考查這箇法子
北極探險輪船○意大利維魯那地方 有一箇船主 名叫丕爾賴 上北極去過一回 探那極險極遠的地方 很是辛苦 沒有探到頭兒 現在某船行裏 製造了一條極結實的輪船 船裡的機器 全是上等的材料 加上最新的法子 有這一支船 預備第二次往北極探險 等他探了回來 那邊是怎麼個光景 又可以知道多少新聞了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我最氣不過他這個臭架子 偏是他有這樣的機會 真是老天爺太不公道 可恨監工的 這勢利鬼 專聽他瞎說的話 明兒早起這頓皮鞭 還饒得了咱們兩箇嗎 陸亞才聽了 只是發呆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朱天喜道 我們挨的打也多了 吃皮鞭也算不了一回事 只是爲了這短命鬼 受這冤枉氣 真是不值 他明兒就跳出這火坑去了 你我還有報復他的日子嗎 陸亞才道 依你說怎樣呢 朱天喜氣忿忿的說道 要我說嗎 我們趁今兒晚上 就把這忘八羔子 扔在橫溝眼的水坑裏 叫他去做淹死鬼的少爺去 不但我和你有出了出頭的日子 連我們這一大羣朋友 都得箇箇超升 豈不是件積德的好事 陸亞才道 你這句話 我有點不懂 把姓鍾的處死 也只能出出我們的氣 我還怕監工的查問 這箇罪要受不了 那裏還能出頭 你不是哄着我頑兒嗎 朱天喜笑道 你真是個不懂事的小孩子 這就是我用的妙計 (未完)

宮門抄

十月三十日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無引 見 溥倬謝賞
 委散秩大臣 恩 阿公謝賞廕生 恩 額勒春謝授正藍漢副都
 統 恩 葵公請假十五日 侍衛處奏派查驗箭枝 派出阿王
 洵貝勒 召見軍機 桂春 劉恩溥

告 示

商部批○據稟已悉查開辦鐵路按照各國通例應由國家權衡輕重審
 度利害方准開辦北京至居庸一帶為 畿輔重地關係緊要未便率
 意請修鐵路且傳詢該職商所集股款亦多影響約略之詞至而呈覽
 清記源豐洋藥局等保單與上年本部所駁王之洲等請辦 東張鐵
 路案內所呈之保結相同難保非易名影射希圖濫准所請着不准行
 此批 右批職商楊立濱等知悉
 據稟已悉查該職商等前稟蕭縣白土山煤礦被徐州利國礦局勘併
 封禁稟請咨查劃清界限等情業經本部據情咨行南洋大臣確查並
 經批示俟查覆再行核示等因各在案茲復據該職商等將白土山煤
 礦印契合同稟批等件赴部呈驗立案前請准其弛禁等語查此案現
 尚未准南洋大臣查明聲覆所請弛禁之處仍應俟查覆後再行酌核
 辦理至所呈印契已經本部驗訖仰該職商等出具領呈赴部先將印
 契並合同稟批各件一併領回靜候批示可也此批 右批職商朱象
 鼎知悉

兒 童 解 字

鄉 音香 城市的外邊 就叫作鄉 周
 公定的制度 五百戶人家為一州
 五州為一鄉 這樣說來 一鄉裏頭 要
 有二千五百戶人家了 這是古制 如
 今 那裏有甚麼定數 所以盜賊 隨地
 都有 很不 黨 音擋 一羣的人 就叫
 容易稽查 天下的大勢 豈不立刻就散
 並不是歹字眼兒 人要沒了黨 都是各
 人顧各人 周公的制度 亦有五族為黨的話
 了嗎 只因小人的結黨營私 把好好的黨字 給
 污壞了 你說 里 音李 古時五家為隣
 可惜不可惜 各處的地名 還是叫甚麼里甚
 了南幾省 要說道路上里數的里 古今
 麼里的呢 周朝時二十五家為里 古
 中外 大不一樣 又有說五十家為里的
 管子說百家為里 是三百六十步 英
 如今中國的里數 是三百六十步 英
 一海里 合中 畝 音某 十分田為一畝
 國三里三有零 畝 音某 十分田為一畝
 一步 百步為一畝 秦漢以後 六尺為
 百四十步為一畝 郊 音交 離國五十里為近郊
 畝 至今不改 郊 音交 離國五十里為近郊
 離國百里為遠郊 冬至時候 皇是意
 是祭祀的名目 夏至祭地 名叫北郊
 天 名叫南郊 夏至祭地 名叫北郊
 造句 鄉黨 里黨 填字 會○○○之財

三十三號四

◎論私鑄不必禁◎

我們中國的錢法 到了現在 要算壞到極處了 禁不了私鑄 怎樣能整頓錢法呢 然而事到如今 私鑄也不必去禁他了 外省且不必論 單說京城裡頭 行使當十大錢 一二十年以前 錢就不能一律 同是京城的地面 就有這一城用大筒的 就有那一城用二路用原串的 參差不齊 狠是難看 從外省新到京的人 更是不懂 既不知道怎麼個用法 又不知道用那一樣好 糊裏糊塗的用法 因此就不免吃虧 也還不算件事 可是大錢一天比一天少了 到了這二三年 大筒錢差不多沒了 滿街上全是沙片兒 實在不成個錢形 可有一樣 不論城裏城外 倒比從前狠通行 有人說地方官為何不禁止呢 那裡知道 要真禁止了 街上可就沒有使的了 天津的市面 自從禁止私錢 弄得百物昂貴 如今要找一兩串錢 難如登天 銅元的價錢 又格外的貴 窮人吃虧 實在不小 難道說因為這個 就不禁止了嗎 我說不必禁 并不是這個意思 衆位要不嫌絮煩 何妨聽我細細說 那鑄私錢的人 破著性命 做這干犯王法的事 雖說內中短不了匪人 勾串着私銷私鑄 大概也有本非匪類 就為的飢寒二字 逼的沒有法子 上了這個賊船 細想也實在可憐 要是大官大紳 能設法振興工藝 多立工廠 收養無數的窮人 自然這游手好閒 冒險犯法的事 也就少的多了 (未完)

要緊新聞

伊犁回漢滋事○伊犁馬將軍來電 據說回漢兩教民人 現又兩下相爭 聚眾鬧事 本地的兵力太單 恐怕彈壓不住 請飭下新疆巡撫 趕緊派撥幾營兵 幫着防堵 按去年伊犁地方 回漢就鬧過一次 幸虧沒鬧起來 現在要不預先防備 再勾上甘肅的回民 那可就不好辦了

重整海軍消息○整理海軍的事 紛紛傳說 總沒有定議 近聞練兵處公議 說中國重立海軍 總得南北洋聯成一氣 統歸練兵處節制 纔能辦的好 但海軍事狠重大 一時怕不容易辦成

新設華比銀行○比國商人沙多 跟中國人謝某 議定立了合同 在北京設立華比銀行 天津上海漢口 各處通商碼頭 設立分行

要案逃犯被拿○撫甯王維勤一案 已經刑部審明定罪 在菜市口行刑 還有王維恂等幾人在逃 沒有拿住 現聞山東福山縣 把王維恂王者賓兩名 和不知姓名的三人 一齊拿獲 不久就解送到京

本京新聞

戶部要辦官商捐○戶部趙尙書 條陳籌款 要辦國家彩票(名叫報國寶券)和婦女們首飾捐 經政務處會議說這兩條 有碍國體 已經駁了 裡頭有官捐兩條 商捐幾條 可以試辦 聽說就要出奏

緩裁驛站○裁撤驛站 歸併郵政局 已紀前報 聞某尙書說 郵局通信 雖然靈便 遇有要緊的公文摺報 萬一有個錯誤 關係不小 况且從國初設立驛站 到如今二百多年 靠這事養家度日的人 合天下算起來 不在少處 倘或因裁了驛站 鬧出事來 反為不妥等話 積重難返四箇字 就是這樣講

抽和尚捐○京南采育一帶 各處廟宇 因為籌辦學堂 有人在那裏抽捐 按着和尚的數兒 有一名捐銀二兩的 有一名捐銀四兩的 本廟的方丈加倍 這也是搆務裡的新聞 和尚向來白用人家的錢 捐些箇辦學堂 却是應該的

外人包辦土稅○有人傳說 因籌款為難 打算把內地的烟土稅 全歸洋人包辦 有人不大願意 說外人包了稅 怕商民更要受累 極力的攔阻 不知辦的成辦不成

各省新聞

械鬥案又見○福建地方 械鬥的風俗 (械是兵器 鬥是打架) 鬧的狠兇 往往這一姓的人 跟那一姓的人 因為不值的事 兩家打起架來 常殺傷多少性命 算不了一回事 地方官并不能過問 現時泉州府下 有一家姓施的 又跟姓吳的械鬥 吳家這一邊 死了好幾十人 又有姓王的 跟姓柯的械鬥 兩邊死的人 也有幾十個 這樣慘殺的壞風俗 地方官竟管不了 真是怪事

重慶商民罷市○四川重慶府厘局 抽收出關的百貨捐 向來肩挑小本營生 并不收捐 本年改了章程 添設分卡 徵收旱路的貨挑兒 人心就有點兒浮動 錫制台把委員撤了 派了張道台來辦 人情纔稍微安靜 誰知不多的日子 又換了一個陳委員 他把張道台的章程 全給改了 城門上盤查的狠刻薄 罰這一家幾百兩 罰那一家一千兩 又因為土稅 派了差人下鄉 到處搜尋 訛詐勒索 怨聲載道 有一個土販子 帶了點兒假造的阿膠 每盒不過值幾十箇錢 漏了稅 一罰就是幾十倍 這販子不答應 鎖押起來 因此藥行藥舖 全都關了門 隨後各家大舖商 也都閉門罷市 可不知以後怎樣了結

樟腦辦法○福建省樟腦 本是大宗的出產 自從日本人承辦 狠得大利 現聞魏制台奏請 歸本省籌款 跟日本商人合辦 算是華洋合股的公司 或者可以挽回利權

各國新聞

南洋羣島海嘯○南洋地方 從塔勒佛脫羣島 到西里伯島一帶 近來忽然海嘯 本處的商民 飄流被難的

狠是可慘 大約總有三萬人

巴拿馬運河擬招華工○自從英國招募華工 到南斐洲去開礦 已經有了效驗 各國也有羨慕的意思 聽說

中美洲巴拿馬地腰河工 也打算僱用華人 仿照英國辦法 在香港上海兩處 設立公司 派人經理招募

現在已經預備下資本 但是得跟美國政府商量 因為美國政府 從前禁止華工進口 要招華工 總得

把這個例改了



小說

◎ 猪仔記 ◎

(續前)

你想姓華的 拿了銀子來贖人 必是要贖活的 不要死的 今天

三對六面 見是活跳的一箇人 到明年來贖 變了一個死的 你

想姓華的可答應不答應 必定要打官司 打到官司 我們都是見

證 我們要到了官 有什麼冤伸不了 你想我的計策好不好 陸

亞才聽了 不覺拍手贊好 說看你不出 肚子裏有這樣的才學

朱天喜連忙搖手止住他 說你不要大聲大氣的 又驚動了旁人

天喜一面說 一面拉了陸亞才的手 輕輕到鍾承祖窩舖 偷看鍾

承祖 殘醉未醒 仰手仰脚的睡在爛草堆裏 香甜的狠 朱天喜

回頭 又向陸才搖手 躡手躡腳的 蹣到鍾承祖身邊 撕下一隻

破袖子 一劈兩半 把鍾承祖的嘴包住 直兜到脖子後面 使勁

的勒緊 免得他聲張 鍾承祖正在做夢 忽然合鼻子 出不了

氣 又開不了口 只急得兩隻脚亂蹬 朱天喜把嘴一努 陸亞才

便趕上前去 狠命把他兩隻脚抱住 朱天喜抱起他的頭 像拍死人似的 悄悄的抬望橫溝水坑裏一扔 可憐鍾承祖 迷迷糊糊 還當是在那裡做夢 已走向死地去了 (未完)

上諭 宮門抄

十一月初一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前出使大臣吳德章到京請 安 吏部呈進月官卷 召見軍機 那桐

上諭工巡局奏宗室祥山違禁私以小押請交刑部會同宗人府審辦一摺小押當局重利盤剝甚為窮人之累迭經諭令嚴行查禁近來此風稍戢茲據奏稱宗室祥山於奉飭禁止之後仍敢私押物件實屬故違禁令若不嚴加懲辦何以蘇民困而挽澆風祥山及夥犯李義清等均著交刑部會同宗人府嚴行審辦以儆效尤欽此

告示

商部批○據呈已悉查菜蔬一項多係小民零販生計微薄故向不設牙行該商擬假公司之名出為經理交易事類經紀抽取用錢未免多一煩擾所請應毋庸議此批 右批商人徐慶堂知悉

電報

日俄戰報○旅順的俄守將司徒西爾 並未身死 現負重傷 勉強支持 指揮軍士防堵 沙河日俄兩軍 相逼日近 日軍用犬守夜 稍有動靜 即有防兵出營探敵 盡力防堵

俄國內亂○據十二月五號的路透電 說俄國的革命黨 大為騷動 有蔓延全國的光景

長江會黨蠢動○江西安徽等省來電 說長江一帶 有會匪到處煽亂 已奉江督密諭 飛飭各營嚴防

兒童解字

音籠上聲大土坡叫隴 亦寫作壟

隴 田地 在高處的亦叫隴 陝西地方有 一座隴山 漢朝的隴西郡在隴山西 邊 所以有隴西的郡名

音習入聲 低田為隰 隰有潮溼的 意思 凡土地低窪 時常積水的地 方 就叫隰

隰 音墟 荒廢的田野 就叫墟 墟字本 當大荒土堆講 所以墳墓荒野的地 方 都叫墟 村莊沒了人家 亦叫墟

墟 音長 平坦的餘地 叫場 園圃旁 邊 可以晒穀蔬的地方 叫場圃 練習身體的地方 叫操場 打仗 的地方 叫戰場

場 音徒 道路不修理 叫泥塗 泥亦 叫塗 人走的道塗 亦可以寫作途 抹的塗 實意若虛用此字 就是塗 了漿糊 所以叫作糊塗 彷彿心竅裏抹

塗 音冲 四通八達的路為衝 行是意 思 重是聲音 一往直前 亦叫衝

衝 音重 是聲音 一往直前 亦叫衝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隴畝 原隰 墟落 會場 泥塗 衝要

填 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隣里○○○ 躬耕○○○

演說

◎說中華報◎

北京城的人 不論是什麼報 都叫做洋報 其實都是中國人做的 不過總有洋人出名 或是開在洋界裡面 叫做洋報 也還不能算錯 要知道報紙這樣東西 是國家照影的鏡子 是民間照亮的燈籠 又能代衆人說話的喉舌 所以東西各國 都把他看得很重 獨我中國的風俗 朝廷合百姓 隔成兩截 隔在中間的是什麼呢 就是大大小小的這許多官 官借着朝廷的勢力 壓制百姓 作福作威 朝廷那裏知道 近年因國庫空虛 賠款緊迫 朝廷沒有法子 只得辦各項的捐款 但屢次的上諭 總心心念念的 怕拖累了百姓 總叫各省督撫 以顧惜民命爲重 那知各省督撫 有慈善的 有刻薄的 心地已不得一樣 那些屬下官員 只圖巴結差使 升官發財 只要弄得了錢 還管什麼民命 從去年起到如今 各省因捐款激成民變的 有多少起 近來河南省 又幾乎鬧出大亂子來 這些官員的混帳 那些百姓的苦累 不要說朝廷不得而知 就是本省的上司 也未必能知道詳細 若親見那啼飢號寒的光景 與賣兒鬻女的慘狀 合地方官威逼暴虐的實情 差役們恐嚇刁詐的弊端 若一樣樣看到眼裏 聽到耳裏 做上司的 倘稍有天良 也斷沒有不動心的 只因處處有隔截的地方 憑你有多大的苦楚 多大的冤枉 上邊總不能知道 所以做官的 便肆無忌憚 (未完)

要緊新聞

福公司爭辦鐵路○福公司辦的河南鐵路 已經完工了 從前公司有箇洋商 要辦從山西澤州府起 到河南道口的這一條路 在外務部商量快成了 忽然被盛宮保攔住 把這一條路 作爲蘆漢鐵道的支路 現時這個洋人 又本國的欽差 到外務部去說 定要爭回這條鐵路 拿他原立的合同 作爲憑據 要是沒有憑據 可就好了

王參議考查商務○商部左參議王清穆 奉派到南洋一帶 考查商務 現時寄信到部 并有交商部代遞的奏摺 說是長江各處商務 已經查明大概情形 摺子裡頭 叙說的很詳細 并請旨飭派各督撫 籌辦工商實業學堂 爲的是自保利源 王參議現駐上海 還要到別省考查 聽說明年春天 纔能回京

本京新聞

條陳理財○某都老爺條陳 說中國每年的進款 二十六年以前 不過七千多萬兩 現時加增捐稅 已有了 一萬萬掛零 每逢辦學堂練兵的事 總說是無款可籌 這個緣故 就因為做官的沒有天良 把民人的膏 血 搜尋的乾淨 全入了自己的腰櫃 請按照各國章程 用豫算決算的辦法(豫算是豫先算明 決算是 算出一定的數目) 算清出入的大數 全按款列出表來 從此不敷用的 可以想法子津貼 有富餘的 也 不至全歸私囊了

毛部郎派往上海○商部前發電報 叫各省開辦商會 現已派定了郎中毛某 去到上海 查辦商會的事 不 日就起身前往

棍徒搶奪妓女○京城地面 常有凶惡光棍 搶人勒贖的事 雖然嚴拿嚴辦 這些棍徒 并不在意 仍舊拚 着命去搶 前天早十點鐘 又有一羣匪棍 手拿洋鎗 約齊黨羽 到王廣福斜街某妓館裏 把妓女搶了 出來扔在車上 拉着就走 妓館裡的人 那裡敢上前攔擋 當時紫街的兵勇 隨跟着追了下來 在鮮魚口 已經追上 誰知這般匪棍 簡直就開鎗對敵 有兩個勇的腿上 全都受了鎗傷 幸虧兵勇人多 把這些 光棍趕跑了 車上的妓女 連車一齊扣住 送交公所 受傷的勇 抬到藥房去治 像這樣匪徒 眼睛裏 並沒有王法 青天白日 在京都地面 就敢聚眾橫行 用車裝人 兵勇追了來 居然開鎗拒捕 打傷官 人 要不嚴嚴拿辦 街面上還能安靜嗎

各省新聞

馬平匪亂○廣西柳州屬下 近來匪黨又不少 馬平縣屬各鄉村 處處都有土匪騷擾 最利害的 有箇寥里

地方 匪黨有一兩千人 出來到處搶奪 府城裏都很驚慌 知府已派兵捕拿 并辦理防堵

重罰私當軍裝○廣西岑宮保 出過告示 禁止匪人接濟亂黨軍火 傳諭各當舖裡 不准收當兵器 這樣示

諭 出過多次了 那知典當舖 仍舊有收軍裝的 被岑宮保訪實了 每家罰銀一萬兩 作為軍餉

難民太多○奉天有人傳說 那裏的難民 大概總有好幾萬人 因碍着戰事的地方 俄兵全給趕走了 不走

的就燒房子 無論貧富 都是空身出來 這些難民 無家可歸 吃的穿的全沒有 現時增將軍撫卹的一

萬八九千 紅十字會救的也有五千 往後一天比一天多 飢寒困苦的樣子 實在可慘 天氣又狠冷了

不免有凍死的 增將軍派人買棉衣 紅十字會也行文上海 採辦棉衣去了

各國新聞

女工興盛○美國的女工 比那一國都多 按一千九百年最近的戶口冊 全國的女子 能夠自己出力量 做事業的 有五百五十萬人 無論官私大小 各項事情裏頭 全有女子 可見美國女工的興盛了 我們中國婦女 什麼全不能幹 就知道要吃要穿 把男人累的要死 這樣的要佔一大半 中國人怎麼能不窮呢 鹽沙奇景○美國舊金山 有一處鹽沙 長一百四十英里(一英里合中國三里)寬七十英里 一點兒草木也不長 沒有探出來的時候 有人冒險進去 連回頭的信兒全沒有 如今去的人多了 慢慢的可以遊歷 從前人馬的尸骨 居然沒壞 裡面有一道小河 水跟牛奶一樣白 還有幾處山谷 全是鹽聚成的 日光一照 五彩輝煌 狠是好看 這地方雖離海近 鹽可并非海水 另有一個泉洞 用機器起出來 跟使犁耕地相仿 可以掘起大塊的鹽 一天可以得六百墩 堆的跟山一樣 德國富女○德國富商克魯伯 身死以後 沒有兒子 就有兩箇女兒 把所有的家產 都傳給他大女兒了 大約世界上的女子 沒有能再比他富的 他的家資 有七十五兆金圓(一百萬為兆)其餘的船廠砲廠 和鋼料木料等物件 更是無數 今年這女子纔十九歲 等二十一歲成人以後 這家業就歸他掌管 就是天下的男子 能赶上他這樣富的 也不容易找去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到得天色快亮的時候 監工的提了皮鞭 到窩鋪趕打各猪仔 起身做工 查點了一遍 單單不見了鍾承祖 心知必有緣故 便查問巡更的印度人 那印度人也着了慌 四處的找尋 連箇影兒也沒有 因想起四更來天 看見朱天喜合陸亞才兩個人 鬼鬼祟祟的 打坑邊回來 問他說是出恭去了 臉上顏色 却大大的不對 想必因昨天晚上打了架 起心謀害了他 便細細的把這情形 告訴了監工 監工聽了 急忙帶了這印度人 一齊跑到坑邊 見一坑的臭水 攪得滿坑的水泡 却看不見有人 你道是什麼緣故 原來鍾承祖落水以後 嘴雖捆上 不能叫喊 手脚却没有綁上 喫下了幾口凉水 酒也醒了 知道被扔在坑裏 還當是監工扔的他 不敢扒上岸來 坑邊有個溝眼 把身體鑽在裏頭 連氣也不敢出 監工的當他沈在水底 忙把朱天喜陸亞才叫來盤問 朱天喜知事已敗露 嚇得瑟瑟的亂抖 把實情說出 監工叫他下水打撈 朱天喜沒有法子 掩住鼻子 一步步挪下水去 掏摸了半天 那裏有箇影兒 (未完)

上諭 宮門抄

十一月初二日商部 鑾儀衛 廂黃旗值日無引 見 伊犁副都統
 安成請 訓 景麟前往口外賜奠請 訓 出使大臣曾廣銓謝
 恩 恩佑琦侯各請假十日 補貝子志公各續假五日 達公請假
 五日 召見軍機 安成 曾廣銓
 皇太后 皇上明日辦事後進內 覲見畢還海
 上諭開缺喀什噶爾提督余虎恩聲名平常著勒令回籍不准逗留兵部
 知道欽此

電 報

日俄戰報○奉天日俄兩軍 現在雖就隔一道沙河 最近四五天裏
 狠是平靜 并没聽見砲聲

旅順圍攻近情○十月二十八日日本海軍 用砲射擊俄船 打中勃
 敵達號七砲彈 波爾達瓦號 歷士密山號 均中十一砲彈
 又是午三點鐘時 一砲打中白玉山南的藥彈庫 當時火光大起

烟焰騰空 一點鐘之久 火還沒滅

又在二龍山地窖內 奪出快砲二尊

又三十日俄營遣使到日營 議停五點鐘的戰 以便收回死尸

日營已經允許

兒童解字

皋

音高 亦寫作臯 水邊淤高的地
 就可以叫皋 皋本有高的意思 高
 門叫皋門 水岸高處 江有江皋
 漢有漢皋的名子

窟

音闕入聲 獸窩叫窟 就是窟窿的
 窟 古語說狡兔有三窟 說他狡猾
 的利害 如同人的主意多一般 上
 古的時候 人無房屋 都在窟窿裏住

藪

音叟 積水生草的地方 就叫藪
 音快 也可以寫作由 整塊的土
 就叫塊 地叫大塊

隅

音虞 四方的東西 必有四隅 屋
 的角上 叫屋隅 城牆角叫城隅 屋
 音其 兩義的東西 就叫歧 兩義
 的道路 叫歧路

鄙

音比 這個字 本不必加旁 郊
 野以外 就叫鄙 周朝的制度 五
 百家為一鄙 只因鄙本無 誤作
 了圖字 如今南方的地名 有叫第
 幾圖的 正是這個錯誤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東皋 窟室 淵藪 塊壘

向隅 臨歧 鄙野

填 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平○下○ 賽○○ 辱在○○ 地當○○

平○下○

賽○○ 辱在○○ 地當○○

演說

◎說中華報◎ (續昨稿)

只有這報紙 最能打通隔截 把民間的疾苦 上達朝廷 把朝廷的德意 宣布民間 叫上下聯成一氣 真是有益於國 有利於民 最不便的 是那些悞國殃民的官 所以混帳官 最恨報紙 地方上若有報館 必要想法子找他的錯兒 借一箇題目 把他封禁了 方纔放心 因此中國官管的地方 報館總開不起來 都逼着到洋界開張去了 這是各報都稱做洋報的緣故 近來風氣大開 皇太后 皇上 也都知知道報紙的好處 官裏頭天天的看報 京城裏面 都設巡捕 開馬路 興電氣燈 種種新政 都是文明氣象 各位王大臣 合滿朝的文武 都能仰體聖意 把公事認真整頓 決不至像那混帳地方官 把報館當做仇敵 京話日報 出了四箇月 從沒有官場人來麻煩 可見我中國的文明 已竟非昔比的了 所以又出了這一種報 明明白白的 叫做中華報 決不是洋報 請眾位放心的買着看看 裏邊有全份的彙摺 比京話報要多幾倍 有當天的上諭 有各衙門的告示呈批 有各處緊要的新聞 每天一本 到一個月 還可以裝訂成一厚本 每月只要當十錢六吊 自己到櫃上取的 每月初一出第一期 頭三天奉送 請眾位向送報的要一本看看 這是我中華自己的新報 比洋報何如

要緊新聞

議辦保商公司◎商部大臣 前議仿照各國辦法 辦理保商的事 上月打電到上海 叫王楊兩位參議 就在上海地方 招商局開設公司 好辦一切事情 將來就由兩參議經管 現在來了回電 說要辦保商 安郵船最為要緊 無奈上海的商股 不容易招 不敢擔這個重任 這一項股本 非到外洋碼頭招商 內地怕招不成 商部狠是為難 打算派兵部郎中林懋昌 辦這件事 因為他父親 作過新嘉坡的領事官 又是福建的富戶 跟南洋華商最熟 為人也明白時務 已打電叫林部郎來京 好當面商辦 機器被人扣留◎天津戶部銀元廠 早已動工修理 現時工程快完了 但是定買的機器 到如今還沒運來 聽說這宗機器 在新嘉坡被人扣住了 不知為什麼緣故 關外紅鬍子情形◎俄營在義州廣甯一帶 買了騾馬牛驢五百多匹 往奉天營盤裡解 走到半道兒 叫紅鬍子知道了 約齊了同夥 全給搶奪去了 又有哥薩克馬兵 在安子堡地方 遇見紅鬍子 打起仗來 兩邊攻打 真正是一場惡戰 到後來俄國馬隊 支持不住 撤隊往北敗下去 直奔了開原縣

本京新聞

石牌樓的問答○本報館的人 昨天到賓宴樓 下了樓梯 聽見一箇甜子裏的徒弟說話 問他掌櫃的道 東單牌樓北邊 有一箇石頭牌樓 是甚麼名子 難道叫二牌樓嗎 可憐這掌櫃的 傻頭傻腦 也不知道 本館人聽着 羞憤難過 當時告訴他說 你沒看見上頭寫著四箇字 叫克林德碑 克林德 是大德國的 欽差 庚子那年 義和團闖禍 無故的打死了人家 我們實在的理短 如今皇上家受了罰 賠了禮 還得給人家立碑 在克林德是露臉 在我們中國人是丟人 從今都要發憤自強 人人心裡明白 自然不會有這宗事了 在下的走到那牌樓底下 總是從旁邊繞過 並非氣恨人家 正是自己羞愧

臨嫁逃走○西直門裏頭 有一位正黃旗的參領 他有一箇女兒 已經許配了人家 定了日子過門 不料本月二十六日 偷着跟人走了 這位參領的太太 因為娶的日子 眼看就到了 豈有不着急的 第二天就吞烟死了 近來北京像這個事狠不少 全是女學不興的緣故 個個女子心裏 都不知德育怎麼講 要多立幾處女學 叫婦女知道大義 斷不至再鬧這個笑話

預保路權○風聞政府裡 因為粵漢鐵路 鬧的頭緒太亂 辦理為難 現在行文給各督撫 說所有各省的鐵路 除了洋商籌辦 已經批准的以外 其餘各處路工 應該辦的 務必勸諭本省紳商 趕緊籌款開辦 以免鐵路的權柄 再叫外人奪了去

各省新聞

湖南刺客傳聞○湖南會黨鬧事 被陸撫台拿住兩人 已經殺了 現又有人傳說 起事的原由 這兩個人實是在是刺客 拿着兩枝手鎗 要行刺陸撫台 因為先說明緣故 然後下手 已經來不及了 被戈什哈拿住 這也跟上海萬福華的情形差不多 可不知是真假

廣西會黨實情○岑宮保前次奏稱 廣西的會黨 漸漸可以平了 那原為萬壽以前 要安慰上頭的心 其實現時的匪黨 還是到處擾亂 並沒有平靜的信息

盜賣官地○直隸遵化州 有莫姓祁姓成姓幾箇人 把山坡官地 盜賣給某國教士 現被地方官訪明了 正在查辦

調勇防堵○四川湖北交界地方 忽有土匪起亂 已由湖北省城 派營防堵去了

鹽梟逃入河南○兩江端午帥 查拿鹽梟 辦的狠嚴 匪人無處藏躲 全逃到河南去了 意思是要勾河南的土匪 聚眾起事 地方官不可大意

刻... 正晚車... 下午一點二十五分... 來... 下午六點三十七分... 處... 開封... 總派... 處... 花牌樓... 中西...

各國新聞

法人論日俄議和○巴黎報上說 法國有位聖麥蘭伯爵 議論日俄戰事 說現時的機會 歐洲人可以出頭說和了 雖然和議以後 俄國的勢力財政 不能不吃一點兒虧 可正是俄人的便宜 想來俄國政府 也不能不以為然 但是現在世界上 誰能給他們說和呢 英國跟日本同監 俄人必要多心 法國是俄國的聯盟 日本也要疑慮 美國雖可以出頭 可是俄美的交情 也稍微差一點兒 算計起來 能擔這責任的 只有德國皇帝

俄國又起新黨○據柏靈電報 俄國革命黨 現又起事 俄政府裡 雖用全副的力量 也壓制不住 現時各新黨 仍舊是各處都有

俄兵變亂○俄國維智布斯克府 新調的豫備軍後備軍 共約三千人 不願意到前敵來 因此生亂 用鎗打死司令官 本處守備兵 正要彈壓 他們就開砲交仗 兩下裏都有死傷 統領官自來彈壓 辦着也狠不順手

韓皇犒賞日軍○韓國皇帝 派陸軍副將權重顯 到日本陸軍戰場 和旅順日本兵船 傳韓皇的旨意 安慰打仗的兵將 帶著金銀吃食 作為犒賞 為表出佩服感念的意思

禁止載煤○英國外部 派嘉的海口礦務局 禁止德國船(名叫紐克兒)不准載煤 因為這支輪船 以前運過煤 接濟俄國波羅的海艦隊 可巧這信到的時候 那船正載着四百頓煤 立時把他扣住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後來監工的急了 叫了七八個人 一個人手裏拿個長竹竿 向坑裏亂搗 這個坑本沒有多大 鍾承祖躲在溝眼裡 望上看得清清楚楚 後來知道躲不過了 又見監工的 沒什麼惡意 纔敢探出頭來 被朱天喜一眼望見 揪住了他的頭髮 死拖活拉的拉了上來 渾身上下 沒頭沒腦 都是臭泥 監工的見人已找著 也不追究 叫大眾仍照常做工 自己帶了鍾承祖 去見洋人 預備華先生來贖 却說華先生 是個過路的客人 身邊本沒有很多的錢 這一天因一時的義憤 滿答滿應了外國人 等到回到寓所 一查所存的鈔票 統共不滿五百元 若全拿去贖人 連回家的盤費都沒有了 一夜裏左思右想 連覺也沒有睡穩 (未完)

宮門抄

十一月初三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

肅王等看視獎賞覆 命 延伯假滿請 安 延侯芬

車良秦祥年各請假十日 吏部奏派考漢廕生 派出

陳邦瑞 錦文 楊佩璋 又奏派磨勘繙譯試卷 派

出文海 特圖慎 召見軍機

本日 皇上升 乾清宮義國使臣巴樂禮 覲見呈

遞國書

大學堂示 浙江學生陳敬與稟批該生告假已逾兩年學名業經開除所

請懇請之處現在亦無缺額擬難准行備取學生焦發第稟批孫松齡一名
出洋前已據山東護送委員函請以該省咨送生張鴻楷頂補所稟仍難准
行又直隸學生承裕等稟悉聽講生已滿額所稟擬難准行備取學生
邱俊侯仰候咨明駐日欽使查照辦理可也 又直隸咨送學生崔慶鈞等
稟仰候咨湖南巡撫總督部堂查照辦理可也 湖南咨送學生施文堯等稟
仰候彙咨湖南巡撫查照辦理可也 四川考取學生李光照等稟仰候彙
咨四川總督部堂查照辦理可也 初一日

電報

旅順報告○日本旅順海軍 在白玉山南口內停泊 俄船

西十二月二號起 連日轟擊俄船 力量極猛 俄船

中炮約有一百三十餘彈 昨日下午兩點鐘及三點鐘 佔領寺子

又日本陸軍 昨日下午兩點鐘及三點鐘 佔領寺子

溝三里橋兩處高地 俄京預備第三起艦隊 派赴東方

第三起艦隊成軍○俄京預備第三起艦隊 派赴東方

用大戰艦七隻 巡洋艦四隻 魚雷艦四十隻 聯合

成軍

回答勸降○司徒塞爾將軍 回覆日本云 貴國是新開

通約文明國 力量能支多少日子 敵國正在試驗

決計不能投降

濟南來電○胡鼎帥三十日到省 定於初三日接印

南京來電○端午帥交卸督篆 初一日申刻由南京起身

兒童解字

音叛 大家夥的田要分清界限必在兩田的

交界地方 掘一溜溝或是起一道崗子 這就是

畔 分開了界限 兩塊地可就離開了 所以離畔

的畔 也用這箇字 又有反背的意思 叫做背畔

音夜 很狹窄的地方 就叫做隘 狹窄地方

音顯 不寬平的地方 必多險 所以狹隘地方

音現 限有止住的意思 必有限止 必先畫界

音姨 限就是界 門坎本叫門限 亦有有限止之意

夷 夷人的夷字 並不是壞字 夷同險字相反 這樣

究講錯 所以外國人 不懂漢文的原義 亦不願意

稱夷了 你想蠻國等字 也是一種人 都從虫 秋

標等字 都從犬 貉字從豸 羌字從羊 楷書罷 寫出

人的稱號 獨有夷字 無論篆又罷 楷書罷 寫出

來 總差不多 既然是箇人 必須尚武 所以常中

一張弓 弓上一橫 可以當箭 弓箭掛在身上 纔

算是光明正大的人 一 弓 人 三字拚起來 就

是夷字 這個字何嘗不體面呢 中國古書上說的夷

也不是現在的 外國人 當初也不知有許多外國人

從那裡給他起名字呢 夷本是尋常人的 鷄名 所

以平等的 叫等夷 平等的人 不再相爭 又講成夷

悅的夷 要叫路平 必除穢草 又當作芟夷 同夷

滅的夷 芟就是去草

造 要把用法講明

讓畔 險阻 無限 等夷

填 險阻 無限 等夷

胸中 一人 握手

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一人 握手

一人 握手

一人 握手

演說

◎論私鑄不必禁 (續一百十四號稿)

況且錢法這件事 并不是真不能整頓 只在乎辦事的官員 辦的得法不得法 辦的得法 不必狠費大事 錢法可以整齊 并且可以暢行 永沒有錢荒之患 辦的要不得法 雖然是費盡氣力 到處去採辦銅斤 到了開局鼓鑄 鑄一文錢 要用好幾文錢的工本 鑄了出來 錢樣自然好看 可是暗中的虧折就不少了 如果常常使用 總在市面上流通 也還不錯 無奈官錢出來 樣子越好 毀的越快 那些奸商匪棍 把好錢弄了去 不是化了銅塊 賣給人做別的東西 就是化了大錢 私鑄小錢 所以現時的錢法 壞到這樣地步 雖然奉過旨意 叫外省搭鑄銅元 解進京來 官員兵丁的俸餉 按成搭放 也為是錢法不好 用銅元整頓的意思 無奈當十銅元 折京裡的當十大錢 只能當一百文用 要是賣到天津 就能賣一百二十文 故此銅元一項 京城裏簡直看不見 這就是辦理不得法的緣故 這樣說來 怎麼辦纔好呢 錢的這宗東西 原是貨物的替代 上古時候 買賣交易 全是用貨換貨 到後來纔慢慢有錢 歷代的錢法 各有不同 就是現時外洋的銀圓 也是各國各樣 (未完)

要緊新聞

銀行總經理遺言 ○華俄銀行總經理人樸克第 已病死在俄國京城 路透電報上 早見過了 臨死的時候 囑咐他管財產的人 說我死之後 你把我從庚子年到如今 所得的錢財 全數兒都孝敬中國國家 應該怎麼個用法 隨你去辦 總要把我這一輩子 所辦東清鐵道的權利 全都是俄國的 不可退讓一點兒 我纔能閉眼 據西國人這樣傳說 可不知道真不真

禁止小火輪 ○福建電咨外務部 說有英國商人 由福州到乍浦等處 來往行小火輪船 這件事與條約不合 請飭洋務局攔阻

承辦藥行總公司 ○中國藥材的出產 二十二省裏 到處都有 川廣雲貴更多 每年四月福州廟會 南北各藥行 買賣很旺 也是一大宗商務 某郎中在商部條陳 叫藥商開一箇總公司 南北立兩處分局 每年承認多少餉 把各處釐稅 一概免了 既省的好商偷漏 又可以籌出大款 實在是公私兩便 聽說已有商人承辦 年內必有章程

本京新聞

簡放府尹的傳言○天府尹一缺 向來都放旗員 近因廷府尹與將軍不和 奏請開缺 本報前幾天登過 有進京引見的知府 府尹叫他面求政府調缺 現時傳說 已經准其開缺 有簡放某漢侍郎的話 可是向 沒放過漢人 侍郎的品級也大 這話恐怕靠不住

世職子弟入學○政府大臣 因八旗的世職人員 多半是富貴子弟 平時就好閒遊 專講究喫穿 要一箇用 心念書的 很是難得 往往承襲以後 連字都不認識 將來怎麼辦事 請旨諭知八旗 凡有應該襲職的 先赴兵學館入學 定出年限 卒了業纔准當差

判斷公平○北蘆草園防局練勇 跟本街油鹽店打架 把舖夥頭臉打傷 陳都老爺派仵作驗明 把局裏坐辦 的趙委員撤差 兩名練勇責罰革役 糊號在舖外兩個月

絲商來京呈訴○廣東絲商陳某 稟請兩江督撫 轉咨商部 承辦上海的絲行 由他包攬 改立了納稅新章 已經商部批准 杭紹甯湖的衆商不服 控告陳某把持商務 借洋款作護身符 由兩江督撫交上海道審 問 陳某并不到案 現時已來京城 在商部遞了呈子 兩邊對告 必然有些個麻煩 於商務也很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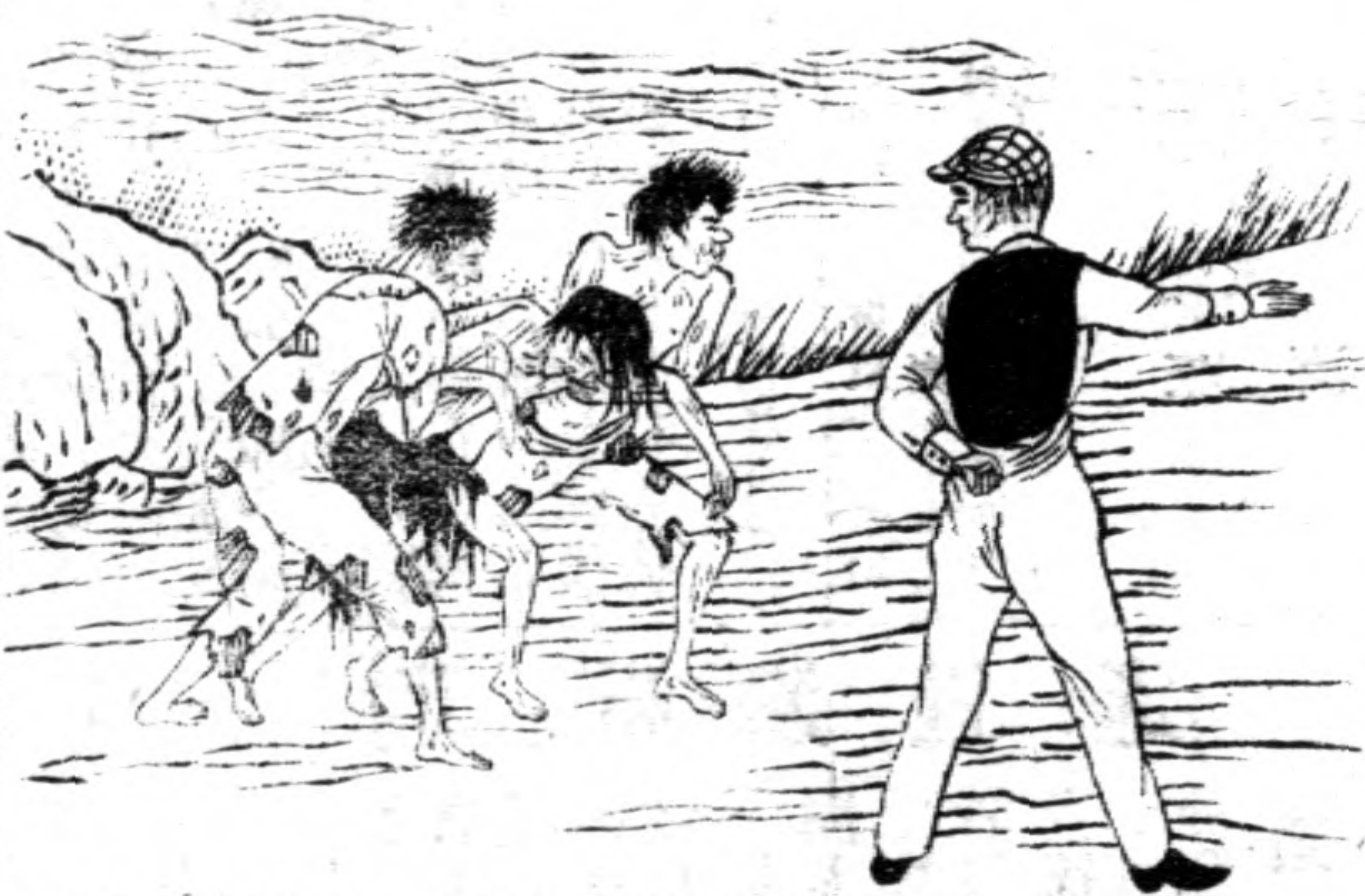
弄巧成拙○某姓婦人 把他親生的女兒 賣了十六兩銀子 給人家作了髮 自從賣了以後 他每天到買主 門口去哭 哭的很慘 買主看着可憐 心一軟 錢不要了 女兒叫他領回 他得慣這個甜頭 又賣給開妓 館的 身價六十兩 又照着老法子去辦 誰知開妓館的心狠 不但不可憐 倒送了他一頓拳頭 這婦人 十分氣憤 跑到提督衙門去告狀 說是搶走他的女兒 傳了被告去對証 實在是買的 他羞惱難忍 用 薙頭刀子自刎 幸虧沒死 豈不是弄巧成拙

各省新聞

盤查甚嚴○近來長江一帶 華興票會黨 常在上下江面來往 到處紛紛傳說 人心很有點兒搖動 揚州的 府縣 全奉了上司札文 叫小心嚴密查拿 揚州營跟巡警團練兩局 加派了哨官 帶着巡勇 在各酒館烟 樓客寓飯店裏 遇見面生可疑的人 就細細的盤問 聽說長江程提督 也奉了政府的密電 派人在各處巡查 川土大落價○福建廈門碼頭上 做土行買賣的很多 銷路也很廣 漳州 泉州 龍岩各處 所有的土行土 店 都到廈門來販運 所以能暢銷 每年專是內地土 總有三四百萬銀的來往 外間的洋藥還不算 今年川土大收 來的貨很旺 每斤的價 不過五元五毛 倒是洋藥價大長

各國新聞

公爵到奉 ○俄國政府 派了某公爵 前往滿洲地方 查考軍政 現聞這位公爵 西十一月月底 已到奉天
 俄皇調羽林軍 ○俄國皇帝 因為滿洲的營盤 兵力總振不起來 海陸兩軍 全都常打敗仗 狠是着急 欽
 派御前的羽林軍 全數調往東三省 一來為壯軍威 二來戰地的兵將 精神一提 自然就勇氣百倍了



小說 補昨日圖

●猪仔記 ● (續前)

到得第二天 又不好意思失約 只得把身上帶的金表 上帶的金鋼鑽戒指 在法國銀行去 押了五百塊錢 帶着去找那外國人 見他慷慨信實 很是喜歡 特把上等的香賓酒 取出來 當面開了一斟滿了一杯 手奉讓 一面吩咐僕愛 人稱底下人 都叫僕愛 管廚預備大菜 一定要留吃 飯 華先生見池情 只好應允 坐定之後 華先生使取出五百元的鈔票 給主人 說兄弟在遠游日 算合閣下商量 已剩不多 帶的盤纏 舍親鍾承祖 的身價 可否就照原買的本 略略的看了一看

退贖回 若把虧折的價錢攤算 要合八百多元 兄弟併湊起來 却也還夠 只是回國的盤費 就以要合閣下商量 這裡是五百元的鈔票 應得再添多少 不妨說明 主人把鈔票接過 手也沒有轉 仍遞在華先生手裡 (未完)

演說

◎論私鑄不必禁 ◎(續前)

只要辦理的合宜 使用的通行 原沒有什麼一定 照現在的光景 私鑄也不必禁止 只要通盤籌算 把錢式的輕重大小 務要與銅價物價相平 既不可過輕過小 也不可過重過大 總要恰到好處 叫私毀的沒有餘利 私鑄的也不能賺錢 又誰肯費事 去做這犯法的事呢 私毀既沒餘利 官錢自不致短少 街面上自然流通 可也就沒有錢短的時候了 官錢既夠周轉 又誰肯要這私錢 豈不是不禁自絕了麼 再叫外省多解銅元 以補不足 錢法這一端 就可以不必費事了 現錢只要通行 街面上全願意用 官話常說的俯順輿情 就是這個意思 (已完)

要緊新聞

韓公使奉命回國 ○韓國駐京欽差閔永喆 接到本國政府的電 催令趕緊回國 大約就要起身 日欽差起身出京 ○駐京日本內田欽差 初三日由京起身 坐火車赴塘沽 搭輪船回國 條陳西藏要事 ○聞兵部長尚書 面遞封奏 為西藏要緊的事 共有十條 皇太后問話很久 已交軍機處政務處外務部會議

川漢鐵路傳聞 ○四川陸道台 給總督上了稟帖 因川漢鐵路的交涉 頭緒太煩 打算請一位洋律師 專辦這件事 四川京官得信 很不願意 現在的閒話不少

遂溪鄉民報仇 ○廣東遂溪縣太平墟 前有廣州灣的土匪 一千多人 白晝攻進村去 殺人放火搶奪 并且鬧到洋樓 被法國兵打跑了 法人到各處查驗 有一家紙錠舖 法人疑心他通匪 當時把掌櫃夥計 用鎗排了 又為左近某村庄 也有可疑 合村男女老少 不分好歹 全給洗了 各村鄉民 大為不平 約齊了出賣田地 湊起銀子來 置辦鎗砲 要去報仇 黃知府得了信 派常備軍去彈壓 不知能解散不能

廣西客軍三不宜 ○廣西李撫台 有電奏到京 奏明接任以後 軍務的情形 并說調去的客軍 有三件事 於行兵狠不相宜 一言語不通 二地理不熟 三水土不服 有這三宗毛病 所以軍務不能見功 總得想出法子 免了這三樣妨碍 然後纔能講辦匪

香港禁軍火出口 ○香港地方 近又定了新例 從今後六個月裏 本口岸上軍火 不准運出口去

香港禁軍火出口 ○香港地方 近又定了新例 從今後六個月裏 本口岸上軍火 不准運出口去

本京新聞

推廣電話○外務部跟各國駐京欽差會議 因中國安設德律風線 各國官商 向來買的德律風股票 是丹國商人璞爾生的 就請停止 并請各國在使館界內 立杆掛線 全由中國辦理 以歸一律 聽說各欽差都應允了

錯怪了都老爺○本報前次說過 有一位都老爺 撕去了門外查什家戶兒的帖子 現在仔細訪明這件事情 實在是他的家人不好 那位都老爺 並不知道 前天看見了我們的報 覺着跟自己有關係 就到大門外一看 果然把帖子撕去 氣的了不得 又託出工巡局的委員 重新把什家戶兒帖子貼上 這位滿都老爺 也算是虛心之至了 令我們作報的人 佩服無地

前幾天的謠言○查拿學館一事 兩見本報 昨有巡役 在崇文門一帶 拿獲造謠言的匪徒數名 送交工巡局審辦

各省新聞

尚武精神○湖北常備軍 新招了十幾營 投營的有文武舉人 有秀才貢生監生 念書的人狠不少 可見是風氣開通 不像從前那些老學究的見識了 這就叫作尚武精神

女子遊學○上海有位金小姐 學問很好 漢文洋文 全都通達 跟他已出嫁的姐姐袁太太 拿這興辦女學 看作本分應當做的事 現在搭德國輪船 到英國遊學去了 將來回國 必能在女學上頭 辦出多少好事來

考派學生出洋○兩江端午帥 考派學生出洋遊學 現已考取了八十名 四十名往英德法美各國 四十名往日本 定了有三年卒業 有四年卒業的 札派學務處 傳齊了學生 每人發給銀二百兩 製辦行裝 每月安家銀十二兩 立了摺子 交給學生家裡 每月到學務處去領 端午帥在高等學堂 傳見各學生 就派饒提調率領着 搭坐輪船 由上海動身

難民怨恨○東三省開仗之後 中國的難民 也不知死了多少 有活着逃出來的 紛紛議論 有的說某國虛仁假義 有的說某國搶奪奸淫 本地平民 全趕的無處安身 雖然沒有法子 誰能不懷怨恨

蒙古人開化○前有蒙古人 立了養正學堂 每年要用七千多兩的款 哈薩克台吉 按年報効八千兩 還有富餘 現又有穆勒薩拉齊等五箇人 稟明了將軍 情願自備路費 先到通商口岸遊歷 然後再出洋

蒙古人能毀如此 也實在是可喜的事

蒙古人能毀如此 也實在是可喜的事

各國新聞

美工請禁日本人進口○美國舊金山 工業會的工人 聯名稟知議院 請定新例 禁止日本工人 前往美國
和美國屬下各海口岸

倫敦日使回國○日本駐英國林欽差 因倫敦的水土 不大相宜 身上很不爽快 所以要回東京

英國出煤之多○西洋人講測算的 說我們中國地下 沒有挖出的煤 足敷全地球上 二千年用的 現在倒

去別國買煤 真叫人不憧 英國三島 地方雖小 每年要出煤二百三十兆墩 輪船鐵路製造廠 和通商

各口岸 沒有一處不用煤 所以英國的興旺 不過煤鐵兩樣 就能國富兵強 中國不但是煤多 地土人

工 樣樣都多 反倒趕不上人家 這是什麼緣故

奮勇從軍○住在美威的日本人 有二百二十名 聽見本國跟俄人打仗 報國的忠心 忍耐不住 全都搭了

輪船 立時起身回國 情願意去從軍 替國家出力 這些日本人 遠在外國 有經商的 有做工的 朝

廷并沒有去調他 就趕緊自備盤川 回去當兵 不顧自己的私事 他這熱心愛國 毅多們至誠 怎麼叫

人不佩服呢 聽說上船時候 起身的跟送行的 全是滿臉歡喜 大家齊聲喝彩 真正難得

人心不平○俄國內務大臣 因本國各報紙上 議論俄軍連連敗仗 明指出政府的許多過惡 言語過於激烈

所以嚴定了章程 要握住報館的嘴 不准他說 全國人大動公憤 狠是不平 恐怕難免鬧事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華先生當他嫌少 臉上很不好意思 不肯把鈔票收回 連說還短多少 一定照數補上 這五百元 先請收

下就是了 主人道 華先生 我看你做人很誠實 我知道你盤纏不很寬裕 為朋友的事 却能這樣的慷慨

我實在的佩服 所以我要留你喫個飯 合你親近親近 至於那位鍾朋友 你只管領他回去 多多少少

我也不爭他這一箇人 我就要你這五百塊錢 也彌補不了我的虧空 我老實對你說 這養猪仔 是個忍心

害理的事 我越想越不對 可惜我一個世代忠厚的人家 却為這件事 把我祖上的名譽 給遭踐完了 我

狠愛慕美國大總統林董 能把通國養奴的風俗 竟挽回過來 地球上的人 那一箇不稱贊他的功德 從此

合衆國的太陽光 真要比從前光輝到一百倍 可惜我們國裏 竟沒有這樣個大英雄出來 把這養猪仔的壞

道兒 從此禁絕

(未完)

上諭 宮門抄

十一月初五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吏部引 見八十名 阿
 王請假五日 積公續假一個月 太常寺奏派視看牲隻 派出克
 王 李綬藻 召見軍機 張英麟

上諭前據給事中熙麟奏河朔會匪滋蔓地方官捕務廢弛各情當經諭
 令袁世凱確查覆奏茲據查明覆奏河朔會匪首要各犯業已就擒餘
 黨星散惟地方迭出盜案未能認真緝捕河北鎮總兵郎桂林雖無貪
 劣實據惟私役弁勇接管殊屬不合著即行開缺新鄉縣知縣魯恒祥
 娶代書之女為妾不知遠嫌且於書役舞弊詐贖漫無覺察辦理案件
 亦未允協著即革職該省營務吏治著陸夔龍悉心經理切實整頓餘
 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電報

日俄戰報○旅順俄國兵船 波爾拉陀號 與基利亞克號 兩船全沉
 阿木爾號也沉入水裏一半 其餘房屋倉庫 狼受傷損
 又西十二月九號 據營口電云 沙河地方 戰機很緊 連日砲
 聲不斷 大約兩邊大戰 就在今明兩天
 俄艦東來○十號路透電 俄皇傳旨 整頓第三艦隊 開往東方
 定於西歷明年正月開行
 又俄國在非洲買的大戰船 價值六十兆盧布 船上掛中國旗
 由非洲開行 與波羅的海艦隊 聯合一處

兒童解字

邊

音編 邊字的本意 當中有個穴 所以頭是 下頭是 離開自己

個地方 走到那裏 就算到了邊了 亦

可以講的 雖有點兒造作 按着字形 一

直說到國界 凡西東的界限 微同繳的意思

沒有不叫邊的 微 相近 繳是繞轉回來

微亦有遮繞的意思 西南的邊界叫微

所以稱微 關 掩緊 再用東西拴住 所以

插門的東西 安設一門 亦叫關 如潼關

地交界之處 都是此意 函谷關以西

以就叫 塞 音賽 邊城叫塞 邊界要緊

關中 塞字實音 必有軍馬堵塞 所以

叫塞 塞字實音 北方 氏 氏是抵字的古

虛用是堵住的意思 氏 氏是抵字的古

像腮的音 氏 氏是抵字的古

是堵塞的音 氏 氏是抵字的古

叫作抵 又同抵字 一樣 古文比今文省

事 凡是有偏旁的字 多半由後人所加

古文不加偏旁的字 可以借用 又音低 西

域的人 稱為羌氏 又星名

極邊 北微 秦關 塞外 氏奴

填 字 享○○○ 歲月

◎膠濟鐵路擾民實情◎

本報前月紀了一段德人在山東的勢力 惹出德國欽差 到外務部交涉 如今各報上 又有說膠濟鐵路的事 了 本報如不敢說 不但各報要笑話我們 德欽差也要看不起我們了 所以本報不敢不說 其中若有錯誤 還要請欽差大人指示 按膠濟鐵路 應當從膠州起 到濟南為止 總工程師錫樂巴 去年照會洋務局 要勘驗洛口地方 (離省城十二里) 以便造橋 山東官場 糊裏糊塗 也不敢駁他 打電報問袁宮保 纔知道是與約章不合 但仍舊不敢駁回 錫樂巴趁着風頭 借端招搖起來 派了一個帳房 到省城招工 把土工包出了幾十段 每段要壓櫃銀五百兩 小費一百多兩 後來因沒有開工 各工頭都找錫樂巴算帳 要回壓櫃小費銀兩 錫樂巴一定不認帳 署長山縣曹大令 深知底細 熱心媚外 把錫樂巴縱容手下 受贓害民 各工頭大動公憤 在膠州德總督那裡 告了十款 總督公正無私 判斷錫樂巴罰俸一年 那知錫樂巴並不理會 又在長清縣地方 插標詐贓 怎麼叫插標詐贓呢 把勘路的標桿 故意插在人家要緊地方 若送了銀錢 便把標桿拔去 這些弊端 在中國官場 是常有的事 不想文明國人 也是如此 以上各情 載在北洋官報 濟南報 順天時報 並非本報造的謠言 還有種種擾民的情形 一時也說不完 請問山東來的人 大概也無人不知

要緊新聞

旅順俄船危險 ○據東京電報 日軍在旅順口 攻打俄國兵艦 步步前進 自從佔了二百三邁達高地 由高處下看海面 清清楚楚 開炮最準 沒有空放的時候 俄船無處可藏 現在大戰關艦 已打沈了四隻 大巡洋艦 打壞了兩隻 其餘各船 沒有不受傷的 只怕旅順海口 俄國船要全完了 旅順最近戰況 ○旅順打仗地方 上月已經下雪 連日的陰雲密布 雪花亂飛 戰場上白茫茫一片 簡直像銀子裝的 白玉砌的 這一次雪有八九寸厚 天氣十分寒冷 兩邊冒雪打仗 實在是件苦事 調停戰事傳聞 ○東京報上說 日俄戰事 現又有人議和 傳聞這一次 是奉天增將軍開端 軍機處有幾位 願意辦 就是瞿尚書伍侍郎不以爲然 火車失事 ○東清鐵路 前兩天在盛京地方 來往的車 走了箇對面 躲避不及了 兩下裡車頭一撞 受傷 狠重 車上載的人 有俄國傷兵不少

本京新聞

改講銀行專門○戶部趙尚書 下了堂諭 由計學館轉傳各司 因中國向無銀行 沒有這一宗專門學 從下月起 每天早九點到十點鐘 改講專門銀行 凡是應辦的事 大家預先學習 將來銀行開辦 免的仰仗外人

設立教養局○管理工巡局那尚書 打算立一所教養局 把輕罪犯人 判罰局裏 學習各樣手藝 派警務學生定出章程 預備明年開辦

驗貨廠完工○前門外頭 兩邊的火車站 新蓋驗貨廠 已經完工 由外務部照會各國欽差 以後商人運到貨物 就在廠裡查驗

賠償銀款○本京協興昌信局 為私拆人家銀信 打了官司 查明是局夥李輔臣辦的 已由信局掌櫃 賠補了銀子 把李輔臣送案追究 他又誣扳上天津的局夥 行文去提人 經同行中具保 纔得免提

巡捕傷人○東城甘麪胡同口外 有做小買賣的挑兒 從馬路上經過 巡捕攔住 不讓他走 這人不服 頂撞了幾句 巡捕拔出刀來 把他砍傷 正遇景提督路過 做小買賣的 攔與喊冤 當時吩咐箭手 連巡捕一齊交了總局

娼賭被拿○東單牌樓春某 素不安分 窩娼聚賭 無所不為 初二晚上 被工巡局訪明 把春某鎖拿了去 連賭犯娼妓 共計十二人 一齊解局審辦

各省新聞

新疆告急○新疆地方 緊靠陝甘兩省 離四川雲南也不遠 從前回匪造反 費了多少兵餉 十幾年纔得平靜 前幾天伊犁將軍來電 說又有回漢鬧事 現聞新疆潘撫台 有密電到京 說回匪頭目張大淵曹六平等 招兵買馬 置辦鎗炮 約定日子起事 到處傳揚 要佔雲南四川新疆甘肅四省 獨立公清真教主 請趁早添兵急辦 稍微遲慢 鬧起亂子來 就要費事了

教士仗義○法商梅克德 在天津某公司管事 告了六個月的假 到山陝四川遊歷 跟隨着好幾個人 車馬行李很闊 還帶着好些匯票 借遊歷為名 其實是訪查好礦產 到了山西省 住在客寓裡 忽然害起重病來 教堂某教士 為是本國人 趕緊接到家裡 替他醫治養病 誰知病已不能治了 死的實在可憐 教士給天津打電 公司派人去料理

火 京倫早 車 上午七點 上午六點三十分 本 本京 各處報房 奉天新民府

各國新聞

德屬起亂原由○德國南非洲屬地 西南一帶 土人起亂 鬧的狠凶 據德人議論 這回亂事 實在受英國

屬地連累 并且白人跟黑人來往 買賣交易 全不能聯絡 所以鬧起事來 這些亂黨 狠不容易辦 只

怕要幾箇月工夫 纔能平靜

芬蘭土人充海軍○芬蘭土人的擾亂 還沒有平靜 狠有反叛的光景 俄政府因海軍兵少 倒調了芬蘭土人

去海軍當兵 這芬蘭的男女老少 沒有不看俄國是仇人的 現在叫他們出兵 能夠不鬧亂子嗎

韓公使回國原由○韓國政府 因俄韓兩國 交情已斷 駐北京的閔公使 不顧國事 還常到俄欽差處來往

并且常去赴宴 因此駐韓日本公使 到韓國外部去說 政府打電來責問 現又催着回國 不知是為這

件事不是

葡王遊歷英京○葡萄牙國王同王后 一齊到倫敦遊歷 英人歡喜接待 請到商業公所筵宴 葡王在酒席上

叙說以前英葡連合交情極厚 并表明葡國的人 全願意英國永享平安 可見英葡的和睦了

小說

◎猪仔記◎ (續前)

豈不是世界上極有名譽的事業 無奈我國人眼光 都是極近 只看見目前的小利 竟不願受環球的批評

受後人的唾罵 我想到一百年以後 那養猪仔的人 已是死去 枯骨也爛盡了 養猪仔發的財 掙的家業

已不知消耗到那裏去了 只留這違背公理的惡名 千年萬載也洗不乾淨 你想何等可憐 但是我們國裡

却也不是沒有明白人 常常的把公道話 做了論說 登在報上 無奈那些財迷的人 利令智昏 再也勸

不過來 我兄弟養這些猪仔 起初也當他是個發財道兒 等過了一兩年 那淘神嘔氣 費心勞力 種種不

堪的苦楚 竟是一言難盡 閣下不信 我這心裏 怕要比做猪仔的 還要難受些 這樣的事業 就是真能

發財 也沒什麼意味 何況發財這兩個字 竟是箇有名無實的 兄弟近來 早灰了這條心 所以死了的猪

仔 也不添補 閣下想想 我還能要你這五百塊錢 再去買幾個補上不成 一面說 一面把鈔票 硬遞給

華先生手裏 說這箇錢 你還帶回去 你那位親戚 我昨天就吩咐監工的 叫他好好的看待他 管保已離

了工場 等你回去的時候 一定能跟你走就是了 且多談一兩小時 我還有許多話 要請教哩 (未完)

上諭 內門抄

十一月初六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無引 見 良伯因姪以侍衛用謝 恩 增麟謝授奏事官 恩 道

府曹垣等謝 恩 陳庸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曹垣 陳璣

上諭政務處吏部會奏林紹年奏督撫同城事權不一請裁巡撫一摺雲南湖北巡撫兩缺著即行裁撤湖廣總督雲貴

總督均着兼管巡撫事餘依議欽此

上諭福建福寧鎮總兵員缺著福建候補道孫道仁署理欽此

上諭河南河北鎮總兵員缺著張相泰調補即行赴任欽此

補初五日奉 旨福建福甯府知府曹垣補授安徽祁門縣知縣著胡德修補授湖北咸豐縣知縣著秦毓補授江

蘇寶應縣知縣著陳祖懿補授山西河曲縣知縣著劉鶴年補授安徽舒城縣知縣著王之瑞補授山東清平縣知縣

著陳鉅前補授綏遠人王熙昌著以知縣用胡桂珍著以知縣用林瑞年著以教職用苑良著以教職用林心仔著

以知縣用項發榮著以知縣用蔣生定祥著以侍衛用連陞著以侍衛用文勳著以侍衛用文錫著以旗員用奎恩著

以旗員用恩增著以七品筆帖式用截取山東道監察御史陳庸著照例用保送知府禮部郎中延齡著以知府分發

省分補用保送直隸州知州刑部主事施慶修著交部記名以直隸州知州用年滿察哈爾游牧主事樂祥著授為游

牧員外郎奏留吏部司務陳士楨著准其留部內閣中書著愛申補授擬補南城兵馬司副指揮沈陳榮吏部筆帖式

志賢俱准其補授甘肅寧夏府理事同知着文陞補授保舉江蘇候補道鄧心茂廣西候補知縣蕭收裕吉林候補知府

王人文河南候補直隸州曹桐直隸候補知縣倪鑑江蘇候補知縣詹奎浙江候補知縣卓異俸滿安徽蕪陽縣知縣張

補缺後以本省主事補用全瑞俱照例用升補順天府東路同知許元震著准其開復原官照例用開復前四川候補知

樹建著回任准其卓異加一級仍註冊候升開復戶部郎中郝祖修著准其開復原官照例用開復前四川候補知

縣馬承基著准其開復原官銜翎仍留原省補用捐復前山西河曲縣知縣趙廷清著准其捐復原官照例用

陵禮部郎中著瑞純補授光祿寺司庫著恒桂補授光祿寺署丞著惠潤補授吏部筆帖式著文林補授 醇賢親

王園寢筆帖式著富英補授欽此

又軍機大臣面 諭旨本日引見之明保福建試用道何成浩著於本月初七日預備召見明保浙江候補知縣秦國

均著以知縣仍留原省補用前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振瀛著以原品休致降選教職前江西知縣姬慎恩著仍以教職

用欽此

告示

商部批 據稟已悉查各省經紀由地方官擇人承充已設者未便撤除未設者自無庸另充以杜流弊更無永遠充當行頭名目至所稱納課各節無非

藉端牟利起見所請著不准行此批 右批定興縣經紀李書生等知悉 又批 據稟江甯省城大德錢莊東夥挾貨倒騙各節仰候各行商江總督

轉飭江南商務局查明提案究辦可也此批 右批選授湖北黃梅縣縣丞余景瑜知悉

商部司務廳 諭商人王岐山朱可圓等業經批令迅速來部論話迄今未見到來特再諭傳務於三日內赴部切切勿延

金 三十三七五 金 三十四九五 本 白 卷 四兩二 元五米 二兩四 天

昌平百善印刷厂

合订本车回



拆书	索线	做壳	上面
粘衬	裁切	烫字	套壳
钢印	起脊	校对	扫浆

昌平百善印刷厂 核单

